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二卷第二十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樸民周仁





月刊目錄

十月十五日出版

大中銀行

活定兩便特種存款

招生 八尋汽車教習所

歡迎失業青年備有宿舍簡章函索附郵二分即寄

地址：北京鼓樓東前鼓樓苑一號

鼠瘡瘰癧丸

專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未破立即消化已破爛流膿流水或牛管子外面瘡口抹上敷貼任何物一概不用竟憑此丸服下准保長肉收平惟此丸藥質與衆不同吃時務使白水溶解泡開方可服下每打十二付六元病根深重加料每打十二付十元函購郵費五角國外朝鮮各國郵費八角姚鑫森大夫啓事凡男女鼠瘡瘰癧破爛牛管大症負責包治痊愈津地有相當舖保好後收款▲開設天津東門南路西胡同姚鑫森醫師大藥房製代售處北京前內內皮市光明畫報社

明德堂張寅卿藥舖

北京和平門內路西　電話南三八七四號

外貼調經內服濟世

回春膏救坤丹

婦女必備　特效專藥

專治婦女經血不調
諸虛百損功效神速

痔漏除根

痔瘡漏瘡發源不外乎五臟六腑濕毒濕熱大腸虛血流注肛門凝滯不散發起腫痛刺癢或生小肉疙瘩日久生管子破了流膿或黃水便血脫肛時好時犯本醫家傳秘製痔漏脫管丸善治痔瘡漏瘡不動刀剪全消藥力清根脫管臟腑濕毒濕熱滯淨自然痊愈每盒四元服七天輕者一盒重者二盒除根不好退洋本醫爲造名譽起見患病者親來診治不收診費見病賠送痔漏脫肛散外埠函購加郵費四角▲驗許證一一一號

遺精立愈

本醫經症實驗金仙固精膏專治腎虛腎寒夢遺滑精輕者一貼重者兩貼附有保單不好退洋每貼二元外埠加郵費二角普善堂醫藥社王醫社址前門外興隆街草廠二條北口外路南

自由膏

同仁堂舖東樂樸孫監製

主治

瘡疥、頭癬、脚氣、濕氣、頭痛，喉疼、感冒、咳嗽、發熱、去疫，防瘴、解瘟、常用此膏不染四時瘟疫兼能預防百病、以爲母親的手此一盒可調護兒女出門的人手此一盒可以預防百病　價目大型盒裝五角中型盒裝二角本市及外埠各樂店各雜貨商店均代售　總店樂家沛仁堂北京縣馬市路南電話南一三〇〇第一支店：前門外隆興街中間路南分局三八號　第二支店：漢口中山路商會對面　第三支店：山東惠民縣東門大街路南

招請經售家利益優厚

監製人樂家沛仁堂舖東

樂樸孫

腎病

淋濁　筋骨　腰腿　疼痛

濕液下瀝　腎子結腫　專門

腎爲人身根本男子以腎生精女子以腎生血風寒濕毒指傷腎經或患濕液下遺小水渾濁代絲固於盆中凝結等狀婦女白帶男子久淋久濁流注內腎腎子睪丸結腫腎囊作癢濕毒流注下部生瘡疼痛潰爛濕毒侵入內腎腎臟發炎濕毒流注筋骨腰腿發痛癱瘓一切腎虛腎寒各病本醫世傳專門腎科有經驗治法立能根本全愈門診施治出診收費西單沖樓西長安街大柵欄胡同口內頭條胡同一號

紫竹堂

保好羊癇瘋

皆由風氣痰驚氣鬱凝滯痰氣上沖痰迷心竅忽然倒地昏迷不省人事口吐涎沫牙關緊閉四肢抽縮醒後狂笑怪聲每月有犯四五次一二次不等諸君注意如有瘋癲狂症或經各醫治過或服多家藥無效來敝堂除根永久不犯輕者一料最重者兩料每料三元

婦女破血丹

破血化血通經塊瘀主治婦女月信不見經閉不通三四月不見月信氣血滯裹血嘔吐惡心飲食無味肚腹脹滿行經腹疼面黃肌瘦精神缺乏室女天癸不至癥瘕血滯牽連作痛小腹膨脹形如懷孕積塊乾血癆難產隱疾羅症服此丹一付即愈重者三付保好每付一元孕婦忌之認明本號以免悞病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二毛

同興堂

和外琉璃廠西門內



東亞共榮圈內之
新嘉坡

（1）新嘉坡之土語意義是「獅子之島」約一百二十年前爲英奪去，以之爲亞細亞殖民地之第一基線，中日事變後，全島悉作要塞化，圖爲可爲新嘉坡門戶之拉夫爾斯布列斯附近，已處處配備砲台。

（2）品慈教徒每年中爲消災免難所舉行之祭禮，以長針刺脣舌等處躑躅途中約七八哩。

（3）市上購買什物之馬來婦人。

（4）飄揚英國旗之總督官邸。

世界



（1）愛爾蘭首相巴列拉視察爲防德軍上陸奇襲而敷設爆雷戒嚴中之愛爾蘭海岸

（2）爆擊倫敦之德機（JV87）編隊

（3）美總統羅斯福視察新倫敦號潛水艇等新建海軍

（4）在熱砂中進擊之義大利利比亞騎兵

動態

（5）加拿大總督根克與羅斯福總統會見後，就返國之途，美國第一軍團司令官德拉謨中將，陸軍長官史汀生送行圖由左起爲德拉謨，史汀生，根克。

（6）與中國雲南省接境之老開省風景之一

（7）匈牙利農相特列克氏八月十八日曾訪柏林，圖之左端爲匈農相特列克氏與出迎之德要人。

（8）新任巴哈馬總督之溫沙公爵夫婦，於八月十七日舉行就任式，圖爲就任式中溫沙夫婦左爲巴哈馬法官塔利氏。



恐慌之倫敦



（1）商業中心地雷潛特街
（2）滿佈鐵絲網之國會議事堂時鐘樓附近
（3）國會議事室
（4）白金翰宮附近鳥瞰


美人坐對美人蕉
綠葉紅顏倍覺嬌
悄語侍兒粧好理
檀郎瓜代返今朝
大成寫

歐洲之新情勢與美國之軍擴狂



(上)以混凝土築造之多維爾沿岸之地下要塞
(中)防備德軍上陸而演習中之海岸防備隊
(下)多維爾沿岸之地下要塞中之觀測室

對於此次歐戰今後進展之兩種觀測

歐洲戰爭今後將如何演變，現在有二種觀測甚爲普遍。

一則謂德意志將不顧一切而進攻，在短時日內卽可使英國屈服，一則爲英本國尚有相當之能力，最近雖或捨棄本國，逃避於加拿大後，亦將仍繼續抗戰，戰爭將因之長期化。所謂德意志於短時日征服英國，以一般人之觀察，大概至遲亦不出一兩個月以內，據一般傳說，十一月美國改選大總統，假若羅斯福三選連任，則參戰之可能性更爲增大，故德意志無論如何不能不於此選舉前將英國征服，德意志短期內征服英吉利之說，亦由此而發生。

另一方面所唱之長期戰說，是以重視英美之結合最近已有逐漸强固之事實，英領基地與美驅逐艦之交換，美國與加拿大之共同防衛，美國軍備白熱化等一聯事實，使所謂美國參戰期近之感更爲强固，或者以有所謂英美合邦之預想，英美如合邦，則參戰自動的實現，已不待言，美國現在與加拿大之間已成立共同防衛委員會，事實上與加拿大已結有軍事同盟之關係，因之，雖未至於英美合邦，英國如逃至加拿大，美國不見的不自動的參戰，英國今正運用各種方策，將美國誘入於戰爭，故或者卽趁此機會移往加拿大亦未可知，所以德意志以預定之作戰於短時日內敢行向英本國之上陸作戰而攻略英本國，雖然預想戰爭或者仍繼續之。

爲檢討此等方面，則先當就與最近歐戰相關聯之重要諸事件，加以簡單之說明。

羅馬尼亞問題

第一是羅馬尼亞問題，羅馬尼亞問題不單是多惱河流域國家間之問題，很多是德意志，（更可說德義）問題，德意志爲完成擊滅英國戰爭，無論如何必須確保其背後地巴爾幹之和平，不安與動搖起於巴爾幹，則背後卽被擾亂，如此不能不使德國紛其對英作戰之舉。

本年六月底，蘇聯從羅馬尼亞奪取比薩拉比亞及北布哥維亞以來，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亦繼之以如與蘇聯同出一轍，將要求回復失地之問題表面化，德義兩國始終希望和平解決匈保兩國之對羅要求，繼續經過兩個餘月之努力，在英國方面迄今尚謂戰火在巴爾幹，將以此問題而勃發，並期待德義與蘇聯間起抗爭，並以之作宣傳資料，事實上與英國之希望完全相反，不僅羅馬尼亞問題和平解決，羅馬尼亞自身更放逐其色彩曖昧之國王卡羅爾二世，以親德派之安特內斯克將軍爲首相，出現以羅馬尼亞那其鐵衛團爲支柱之新政府，而成爲有如德意志之保護國，此無論從何處說起，亦不能不謂之爲德意志外交之大勝利。

所謂羅馬尼亞之國家，爲以前次歐戰大戰參加英法方面一躍而膨脹之國家，曾從蘇聯奪取比薩拉比亞，從匈牙利奪取達郎西瓦尼亞，從保加利亞奪取南多不魯甲，（此地是羅馬尼亞於第二次巴爾幹戰役，由保加利亞奪取之，及前次大戰中，羅馬尼亞敗於德奧軍，曾一度返還於保加利亞，但其後又取而有之）從奧地利亞奪得布哥維亞故前次大戰之結果，以不過七萬四千平方哩之小國，一躍而至十二萬三千平方哩，人口由七百萬曾一度飛躍達一千九百萬。但今次之分割當下降爲七萬平方哩，人口一千萬上下之小國

放棄英法外交

羅馬尼亞原是由英法之庇護而增大之國家，故外交上當然是始終依存於英法，與舊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共同形成所謂之小協商國，多年服役於德意志包圍陣，但以那其斯德意志急速的躍進，以至於合併奧地利亞，羅馬尼亞遂突然罹恐德病，國王卡羅爾二世遂於英法與德義之中間，開始運用二股交外。

運用二股外交者，是欲求如向來之安全但事實上絕不如此，不過是在不相容之兩卞勢力間，作有如踩軟纜之危險行為，卡羅爾二世亦不外是，前年二月修正憲法，作成一種全體主義的組合國家，解散各政黨，創設職能代表制之議會，在形式上是整備德義的國家形態，但究為德義派，抑或英法派，在其色彩上則不明瞭，前年十一月下令解散羅馬尼亞之那其斯團體的鐵衛團，將其首領哥得列牙魯以為嚮道德意志而企圖叛亂之政治犯而槍殺之，迨今度戰爭德意志獲得壓倒的勝利，卡羅爾二世更為恐怖，今春對逮捕中之鐵衛團員發出特赦令，適足以暴露其心中之狼狽。

鐵衛團員漸得勢於政治上，其活躍亦表面化，以本年六月底，蘇聯奪取比薩拉比亞布哥維亞，故更加讜力於羅馬尼亞政府，強硬主張排擊以黃金等懷柔羅馬尼亞之英國，終至羅馬尼亞政府於七月一日正式宣言拒絕英法對羅保障之旨，並加壓迫於居留於羅馬尼亞之英國人而追放之，又積極壓迫國內之猶太人，卡羅爾王寵愛名為爾佩斯克之猶太女子，為週知之事實，鐵衛團排擊猶太人，故必然的至於清君側，而成為反對卡羅爾王自身之運動，今次安特內斯克政府成立後，卡羅爾王立即退位，即是由於如斯之情事。

匈牙利，保加利亞對於羅馬尼亞之要求回復失地，以七月底之隣爾堡會談，德義兩國之調停以及關係國間之直接交涉，已上和平解決之軌道，八月初在羅馬尼亞之克拉伊俄瓦地方舉行保羅會談，已暗示退還南多不魯甲於保加利亞，另一方面，在羅馬尼亞之茲爾奴塞維林舉行匈羅會談，兩國之主張甚難達於妥協，兩國關係竟有一時據傳於國境起衝突事件，然而以德義方面之急速調停，而舉行八月三十日之維也納會議，以德義匈羅四國外相之會談。將達郎西瓦尼亞之大半，決定割讓於匈牙利，以此達郎西瓦尼亞割讓問題，在羅馬尼亞國內忽然充滿不穩空氣，騷擾事件勃發於各地，親德派乘此國內之動搖，巧妙的實行苦替打，而成功樹立親德政府，逐走卡羅爾王。



上：視察英東海岸軍事設施之邱吉爾首相
下：防備德上陸英本土而訓練之英裝甲車隊

另一方面，南多不魯甲割讓問題，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間已立成圓滿之協定，九月七日已由兩國代表簽字，羅馬尼亞先被蘇聯奪去比薩拉比亞（一七，一四六平方哩，人口三，一一〇，六五四）與布哥維亞（四，〇三〇平方哩，人口九一〇，九九七），今又失去達郎西瓦尼亞（二四，〇二〇平方哩人口三，四一四，四九二）與南多不魯甲（八，九七九平方哩，人口九〇六，五八八）唯賴德意志之保障，以維持其一線之生命。

羅本富有國家

羅馬尼亞在巴爾幹諸國中，本來是最富有之國，殊其是鑛物資源及小麥非常豐富，依去年度之統計，鑛物資源中石油約達六百二十四萬噸，鐵鑛約達十三萬噸，小麥約達五百萬噸，德意志入於長期戰，此等鑛物，食料等資源當然是最為重要，以使羅馬尼亞確實依存於自國，則不僅得確保背後地巴爾幹之和平，且將此等重要資源入於自己手中，而且對於蘇聯今後向巴爾幹進展計劃，於軍事上政治上皆予以防止，德義今度之解決羅馬尼亞問題，可稱為收得一石三鳥之效果。



美國參戰乎？

英美之關係，美國之動向為如何乎？窮極無聊之英國，今日所有之唯一打開局面途徑，僅有美國之參戰，七月十日羅斯福大總統送至議會之教書中有「不派兵往西半球外」之誓約，七月十七日在芝加哥舉行之民主黨全國大會——羅斯福於此席上三度被推為候補大總統——於黨綱上亦強調主張上述之主旨，但此是迎合現在美國民之感情以求有利於其選舉戰，假若羅斯福三選成功，更變此主張亦未可知，甚至於可說此主張業已變更，以現在戰場已限於英本國之情勢，即使美國派兵赴歐洲，亦已無用武之地故羅斯福已思用別種形態而參戰。

第一步，八月十八日在與加拿大國境接近之奧克顛斯巴克斯列車內，一如今年三月布林濤爾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兩巨頭之會談，由羅斯福大總統與根克加拿大首相以嚴肅之面容相見，而決定美加共同防衛計劃，此美加共同防衛計劃實質上可視為美加兩國之防禦同盟，於大西，太平兩洋岸之防備，美國與加拿大共之，亦可視為美國實質的接近於參戰，兩國立即決定共同防衛委員會委員之名單，舉行委員會議，慎重研究防禦之具體案。

美國走向參戰之第二步，是羅斯福大總統於九月三日不待協贊，即通告議會，以租界英國之海空軍基地為交換條件，而提供以美國驅逐艦五十隻，英國今次決定於九十九年間貸與美國之基地，跨大西洋加勒比安海北自紐芬蘭，南至南美洲英領圭亞那，為散處於延長四千五百哩之海面上的諸島，即紐芬蘭，百爾慕他，巴哈馬，牙買加，聖路西亞，特里尼巴答，安的瓜，圭亞那。

美國以於此等島上有基地，可以強化美國所宣傳之兩美洲大陸共同防備，提高美大陸上各國對美國之信賴感及依存感，英國則取得超過艦齡而不十分堪用之驅逐艦五十隻於防禦德軍之進攻，而未見得有若何之效果，此外美國特以舊型之戰車數百輛，讓渡於加拿大，但美國以如斯大量之武器進軍於歐洲，與美國之參戰無異。

美國為來年一個月中以三千隻飛行機供給英國，現在急於作此設備，至此美國雖未宣戰，而在客觀上已立於同於參戰之立場，義大利與德意志本結有明瞭之軍事同盟，但於九個月間尚能採取非交戰國態度，現在美國對英國援助，已越出中立之域，而較義大利宣戰前對德關係為進步，此蓋為無可疑之

美之軍備擴張

美國於美國自身之擴張軍備，正表示着不可思議之狂奔，第一，於九月五日通過於下院之海陸空三軍之特別國防追加豫算五十二億五千萬元，其主要用途為增强軍用機三萬五千隻，整備陸軍兵力一百二十萬，以建設太平，大西兩洋艦隊為目標而建造大量之軍艦，於此特別追加豫算之外，加上現在議會所通過國防經常費，美國之軍事費實突破一百億元，合計日本金達四百億元以上。

其中海軍之增强，據斯塔克海軍軍令部長提議增强現有勢七成案，擬於今後五年乃至七年間，建造軍艦七百五十隻一百二十五萬噸，補助艦艇十萬噸（內計主要的為戰鬥艦八隻三十八萬五千噸，航空母艦十二萬五千噸，巡洋艦四十二萬噸，驅逐艦二十五萬噸，潛水艦七萬艦，及其他）此計劃完成後之美國海軍實力，實可至三百萬噸之驚天動地的龐大。

擴張軍備之第二，為九月七日通過於下院之徵兵法案，從此美國廢棄建國以來之自由的傳統而實施徵兵，將有一百二十萬之常備兵，五百萬之預備兵，美國如斯之不惜廢除建國以來之傳統，又擺脫財政上之困難，於開始古今未曾有之大軍擴之裏面，蓋已有相當之覺悟。

前次大戰時使美國參戰而成功之喬治佩許，今次亦有暗中活躍之事實，八月十八日駐法大使蒲利爾氏在菲得爾菲亞曾演說「美國現在不覺醒，則將遭與法國同一之命運，德意志打敗英國後，次必至攻擊美國……」是由英國之授意而以德意志恐嚇美國民，又前駐美英國大使羅香氏與赫爾美國務卿之書中，並書有英國首相邱吉爾確言英國在本土雖敗北於德軍，英國海軍亦絕不自沉乃至對德降服，逃至加拿大亦繼續抗戰，於此英國已露骨的對美國表示態度。

美海軍擴與東亞

英美關係如斯之强化，可以認為是使歐洲戰爭長期化之有力原因，美國從英國租借海空軍基地的新方式，不僅有對歐洲戰爭關係 更勿忘與吾東亞亦有重大關係，當此英國不能不集中全力於對德戰爭之現在，牽制遠東方面之勢力不能不緩，故授意於一丘之貉的美國，使代英國而努力盡守門狗之任務，據傳現已考慮將新嘉坡，南太平洋之根據地亦租借於美國之案，又美國與加拿大之結連，更與濠洲亦結同樣的協定，而出以從南方威脅日本之態度，美國於遠東於在華利益外，更顧及菲律賓，供給橡皮，錫等之荷印，美國於自國之權益與乎代英國防衛之權益，皆須盡最善之努力，其發狂之擴張海軍，亦多半以東亞為目標，吾人於英美之合作上，絕不可忘却是美國對東亞壓迫之軍事上政治上的强化。

英美兩國已有為完全單一國家化之形勢，英美兩國之結合愈固，對日本之壓力亦愈强，英美結合將以歐洲戰爭中英國之敗北為契機而急激的進展强化，但此吾人不能銘記之為一轉即成日本自身之問題。

歐洲之爭霸戰

在歐洲德空軍之猛襲英本土，日益熾烈化，每日有千隻之那其斯荒鷲投巨彈於英國各地，尤其是九月七日，僅倫敦即飛至數千隻投下數百萬啓羅之爆彈，據傳死傷者已達千數百名，可見德空軍之强襲已漸本格化，將來之工作僅剩上陸作戰。

阿爾比溫島之末日，當漸來矣，但德軍於英本土上陸成功後，戰爭果能如斯即終結乎，英國將以本土委之於德軍而降服乎，現在一般之觀測為英國雖逃往加拿大後，亦仍繼續戰爭，英國最低之限度亦以逃亡於加拿大將美國誘入戰爭，使戰爭長期化之方法，於自國為有利，而為彼所選擇之唯一血路。

英國之企圖，無疑意的是在此處，但德意志蓋亦講求種種之對策，即或以使得意之第五列推倒現在之邱吉爾政府，作成親德政府，而與之講和之方法，或以用電光石火之攻略，使英政府不能逃避於加拿大之方法，或者使用前代未聞之可怖新兵器等，德意志自有德意志之確實自信與成算，為無可疑意之情事，總之，爭奪歐洲霸權之勝負，即將以其最後之偉大的鬥爭表現於全世界。

偉人的嗜好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德國總統希特勒，無疑的是轉移世界情勢的偉人，墨首相不但一手富强了義大利，而且在一九三六年克服了各國經濟制裁，吞併了阿比西尼亞，早已威振全球，使世人側目了，希氏自那時起，就硬幹起來，撕毀凡爾賽不平等條約，出兵萊茵地帶，近來更滅了波蘭，打敗法國，直到現在，又將要制服了向來自命不凡的英國。

偉人所以成為偉人，自然有些必備的條件，强健的體魄，聰明的腦筋，堅忍的毅力，豐富的知識等等。但這些都是大題目，道理淵深，難以片言講盡，現在我們最好將這兩個偉人關於飲食起居所好所惡，一番考究。

墨氏不喝咖啡或茶，每天下午吃些菓子汁，飲酒極有限制，每日喝糖水二三次，吃肉極少，喜吃蔬菜，可是永遠不加辣醬油，希氏同樣不喝咖啡或茶，常喜喝一點礦泉水，有時過度辛勞，就在牛奶裏加上一滴白蘭地，他是素食者，喜歡吃通心粉湯，菠菜，洋薯，蛋黃與橄欖油混合物，不吸烟。

墨氏的愛好，是比賽汽車，夜間自開汽車，開飛機，學劍，練拳，滑雪，駕船，游泳，音樂（特別是飯後奏提琴），兒童電影，新小說，歷史，政治笑話，簡短報告，養猫，養狗，養獅子等，他喜悅新聞記者，農人，他把這兩種人統稱為意大利人。

希氏的愛好是建築，（他能用他的記憶力，描繪世界有名的建築物）圖畫，機器，小孩，音樂，電影，養狗，貝許特斯加登鎮，波羅的海的巡洋艦。



墨氏不喜冗長的文字，在他的公案桌上，若發現長過三張以上的報告，他就感覺不快，他的部下若告訴他每件事都是好的，他也感覺不快，他最不喜的是小房間，貴族，金錢，老人，尤其是老年婦人，沒有一個人，敢向他說一九三三年他已經做了祖父，他的年齡在國內的報紙上永不會提及。

希氏喜讀委曲達意的作品，但是無論年青的或年老的女人，他一概不喜歡，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箭已離弦之新體制將如何躍進

日近衛首相發表聲明之經過


日首相近衛文麿公

可稱爲昭和維新之新體制，其確立之出發，由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新體制準備會發表近衛首相聲明以來，即邁進於第一步，關明新體制之根本理念的此項聲明，以總理大臣之資格發表之，驟視之無何等之奇異，但觀於發表該聲明之經過，則有一種之意義。

所謂新體制運動，原來不是由上而下的官製的，近衛公以提倡此運動，當從本於全國民的要望之觀點，自己應爲自由立場上之一個國民，故辭去樞密院議長而下野，雖爲首相之後，當發表聲明以前，仍以同一理由豫定不以總理大臣而以近衛公個人之資格發表之，但擔任起草聲明之新體制準備會常任幹事會，以新體制運動誠然不是由上而下的，然而近衛公現在既任首相之要職，將近衛公分爲首相之近衛公與一國民之近衛公，實際上是一困難問題，因之，多主張近衛公自己以首相而竭力呼起國民爲妥當，首相亦對此主張同意。遂決定以總理大臣之資格聲明之，於是首相對於新體制運動之積極的意圖更爲明顯，此點於聲明中更有，『完成國民組織之國民運動雖然是當由國民間自發的上昇，但現下情勢不能僅期待此運動之自然發生的展開，政府對此運動亦當有積極指導育成之必要』，之明瞭敘述。

該聲明原文，已見報載，而有相當之長，以之爲新體制之根本理念與新體制之根幹，而明白表示各國民組織之輪括，此種聲明無論在文章上，形式上皆可爲近世之珍，而確不愧有盡期的聲明之譽。

新體制決定事物之方法

二十八日第一回準備會，對於此聲明，準備各委員及閣僚會發揮眞摯熱烈之意見，準備委員之名單，是網羅國民各界各層之代表者，所以意見亦各不同，會議經過三時間之久，座長有馬伯即席發言，謂「準備會由國民各界各層之代表者組成，因之，是集從前在對立立場之人等，故各委員必須捨去私心不固守各個之立場，不非難過去，以公心而協力議論」全體委員對之甚表贊成，稍事休息後，遂各署名於「我等奉體大御心，除去一切之私心，不拘泥於過去，不固執各個之立場，誓協心戮力盡全力以確立新體制」之誓言，此蓋是第一回會議所得到最大收穫之一，有馬伯以會議進行途中緊急動議之形提出提案，爲貫徹今後準備會之指導精神，而明白說出「盡可竭力議論，但所議論必須是建設的」，且於新體制之本組織之審議方法上亦適用之。

所謂「不拘泥於過去」之精神，於中核體及其他方面人選亦有深長意義。

準備會討論中，後藤文夫委員曾以「在此準備會既已充分發表意見，首相並以之爲參考，而下最後之裁定，故非如由決於多數之議事，如此爲之可乎，」近衛首相對之答以「即是如此」，準備會審議方法始終即以此爲新體制指導理念，而採用由首相自身積極的指導之統裁衆裁方針，此點頗堪注意。

所謂統裁衆議，是盡量的發表意見，但於選擇取捨之際：不用如從來基於自由主義之機械的取決於多數，而是由委員長近衛首相之裁斷以作最後之決定，此不僅準備會如斯，於今後組織之新體制執行機關之中央部及諸問機關之國民協力會議蓋亦適用之，在新體制中「決定事物之法方」於此即可明瞭

所謂「新體制究是如何」之問題，依近衛首相之聲明，即當瞭然，此聲明最初本擬僅簡單的說明新體制之根本理念，與乎以新體制基礎而構成之國民組織，並有於聲明之外同時更發詳細說明文之計劃，但以中途變更，將簡單之聲明與詳細之說明合而爲一，以折中之形式出之，試於次節分析聲明之內容。

詳述近衛聲明內容

聲明文

一，立於世界大動亂漩渦中之日本，爲完成所謂處理中國事變，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未曾有的大事業，不能不先整備高度國防國家體制，高度國防國家基礎，在確立遍及於國內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部門之新體制。

一，新體制所含之基本問題，甲，調和統帥與國務，乙，強化政府部內之統合及能率，丙，確立議會翼贊體，對於此等各點，政府亦銳意以期其實現。

一，然而全國民必須脫離私利私慾的立場，而確立協力於國家最高目的之萬民翼贊的國民組織，以爲新體制之基底。

一，此國民組織是國民於日常生活中奉公於國家之組織，所以將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部門皆使成爲縱的組織化，更不能不有橫的統合全國的組織，由此組織，國民不僅取服從政府政策之立場，並從內面積極的參加於政府諸政策即不能不成爲下意上達，上意下達，發生全國民一體之政治力的組織。

一，爲構成如斯之國民組織，故必須一種國民運動，此種國民運動，本當是由國民間自發的上昇，而不可爲自上而下的，官製的，且現在國內情勢，如此之運動，不僅待於由下的自然發生，故政府方面亦有積極的育導此運動之必要。

一，此國民運動是全國民的運動，故不是從來代表國民各層之部分的利益或立場之事實。

各政黨運動，如斯國家與黨可同一視之，而繼續採取使黨之權力恒久化之一國一黨的形態。

一，不是政黨，亦不是一國一黨之黨，而是官民協同之全國民的翼賛運動，如此言之，非狹義之精動運動乎？

一，為防止墮於精動運動，廣為登用朝野有名無名之人材，組織運動之中核體，並使之結集强力之政治力與實踐力，此中核體有推進運動之力，具最重要之條件。

最後對於新體制準備會，與以協議決定下述諸問題之使命。

一，國民組織之一般的構成，具體上將如何以為之。

二，國民運動之推進力之中核體組織如何。

三，調整中核體與現存諸團體，即如何連繫國民大衆，中核體與國家機構之連繫如何。

課於準備會之三問題

新體制準備會被課以三大使命，由是觀之，在國民組織中最重要者是中核體之組織，以此中核體組織之如何，而左右運動之將，以與國民組織中之中核體同一意味，新體制準備會之實質的推進力是常任幹事會，常任幹事八人，為富田書記官長，村瀨法制局長官，武藤陸軍軍務局長，阿部海軍軍務局長，小畑企畫院次長，扶間內務次官，及在野之後藤隆之助氏，松本重治氏等，更以有至誠奉公熱心之革新分子輔助之，此常任幹事會，對於上述三問題加以研究，而得試案，故於三日在首相官邸開第二回準備會，應委員之要求，而提出試案，並以之為中心而進行討論，蓋可成為九月中旬準備會之成案，所謂於準備會之三問題，於外傳之外貌大體如左。

一，國民組織之一般的構成及中核體之組織。

甲，為國民組織之中核體為最高指導機關之中央部，設總務會及直屬於中央部之總務局，總務局設總務，企畫，宣傳，組織，議會，經濟，青年，文化，東亞國民生活，訓練等十一部，此外設顧問，參與，以各省大臣，各省關係官吏，及其他民間代表者充任之。

乙，國民協力會議

此組織是國民組織未完成前之過渡的機關，以中央之國民協力會議為最高，順次及於府縣，其末梢由市區郡協力會議及於部落常會與隣組會議，由町村協議會以至上級會議皆由職能及地域兩代表構成之，而為再編成經濟，文化等生活領域內各部門之協力機關。

而且中央部為執行機門，負上意下達之任務，於國民組織之各部門再編完成之時，經過再編成之過程，亦可盡下意上達之任務。

協力會議除將中央部之指導方針侵透於國民各層外更為諮問機關，而負下意上達之任務，協力於各領域之國民組織再編成，萬民翼賛之理想體制築成之後，此協力會議自然解消。



日本新體制準備委員會合影

一，中核體與國家機構之關係。

首相兼任中核體之總裁外，並考慮連繫中央部與企畫院，以中央部優秀分子為內閣各省之參政官等。

一，調整中核體與既存諸團體

中核體與在其下部國民組織之現存各種團體，例如各經濟團體，各文化團體，非政黨之各政治團體，青年團等無所屬之團體，如何以連結之，而使之具體化之問題，尚未明瞭。

於是，準備會將以國民運動之中核體為中心，而進行研究，但準備會之任務，是在所謂國民組織之大工場中，決定活動此工場之原動力的中央部的位置，與乎其他各機械的設置地方，關於配置此原動力之人的構成，其擔當重要責任者，蓋將由近衛首相之指名決定之，而且準備會活動之原動力的常任幹事會諸人，將全部被吸收於本組織之中核體，新體制運動之方向，將由此中核體人選如何所左右，此人選一有不當，則於全組織上恰似畫龍未點睛，故於準備會中關於簡拔之範圍及中核體首腦者之適格性等，蓋亦陳述積極的意見，有最後決定權之近衛首相於此點於特為注意，不為自薦他薦運動所惑而以愼重之態度以臨之。

國民組織之運動，一，不使政治結社為由某一主義綱領而結成鬥爭組織之政黨，二無論如何，亦不使墮於易陷入官軍民一體之全國民的組織之精動運動，三，結局既不是政黨，又不是精動運動，但所謂有貫徹全國民强力的政治力之點，在確立新組織上是最為重要，雖至第二回準備會以後，亦將為討論之中心。

首相之聲明，對於此點，為不使運動精動化，組織之中核體的構成最為重要，此中核體與下部國民組織與密接連結而確保强力的政治力，其下部國民組織，經濟。文化及其他部門，皆為縱的組織化，而且為橫的統合全國民的組織，經此組織，使全體國民從內面參與樹立國家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政策並以企圖將所樹立之政策，行之於國民生活之末稍，故擬將國民總力集結於政治之上。

國民之下層組織如何組織之

其次即是所謂如何以確立國民之下部組織問題，官軍民之革新的分子，即將結成中核體，但與此結連之下部國民組織尚未整備，中核體雖能呼喚「隨我來」，然而如與下部國民組織無密接連繫，國民雖欲與之隨

行而不能，為使之能以隨行，不能不先以能隨行之形式而整備下部組織，於是想出下述之方針。

一，以中核體與經濟，文化及其他部門之革新分子結合，從上領導各部門之再組織化。

二，中核體與企畫院等行政機關，作有機的連繫，將法制的力加於各部門，依法强制再編成。

三，集地域代表及職能別代表於國民協力會議，促進各代表者從內部再編成當該部門。

此中最重要者，蓋為從各部之內部促進國民組織之再織成的方法，僅以官僚之命令不能使經濟及其他部門再編成，只仰望於集於協力會議中之職能代表，是力有所不足在各部門中，最要於廣為結合同志的革新分子，此同志的結合以如何之形式實現之，則不能不深加考慮。

新體制如成功，則以為立即可以石炭及汽油等之足用，國民生活亦急遽的入於樂境，此是最不理解新體制之不良思想，為一面繼續處理中國事變之作戰行動，一面建設高度國防國家，故以龐大之軍需工業為必要，以必須更龐大之物資與勞動力，故以物資及勞働力不足之故，結局不能削減消費之生產部門，由此必使國民生活水準向下，理解此意而自覺，並有將國民生活使從屬於建設國家最高目的之高度國防國家的意志。始可謂為最理解新體制者。

在政府亦於邁進確立新國民組織工作之另一方面，亦謀急速接受今日之國民生活問題，而着着見諸實行，於新體制運動上以得國民之諒解，而導出國民積極的協力，且蓄以運動上有全國民的政治力為最要。（完）

日新體制準備委員會最後之會談

世界情報

法前總理雷諾等被軟禁

為究明對德戰敗責任而被監禁之雷諾前總理，達拉第前國防大臣，甘茂林前國軍總監，及前內務大臣滿泰爾四氏，現正幽閉於中世紀夏塞倫古城，而待裁判，緣該城距夏特爾鳩雲地方頗近，係為十二世紀建築之典型的中世古城，其建築極為堅固，並建有方塔，城之地面，築有土牢，專為藏埋昔日秘密之悲劇者，在此可怖之古城中，被監禁之前大臣等，其日常生活，雖非與普通犯人一樣受極度苦難，係為軟禁，然被彼等完全於此一門鎖之古城中，甚至彼此通話即不可能，其生活情形，亦可想像矣。

黑人飛行家之雄圖

一黑人種，飛行家，名叫哈爾德，風托爾雷，驚力昂，是上尉階級，他近日發表談話，說他已函請指揮大德意志空軍的海爾曼，戈林大德意志元帥，跟他實行「空中決鬪」，並且要約定單打單個，不許第三人參加，美國全國人聽說這話，都很興奮，驚力昂上尉在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曾以阿比西尼亞惟一的飛行家踴躍從公，並想作橫斷大西洋不落地飛行，是黑色人種中有名的飛行家，他看見希特勒總統的「我的戰鬪」書中有「半猿半人的黑人」的話，他氣憤的了不得，所以他請和戈林克元帥決鬪，他說「我和戈林元帥的決鬪，在三十天以內，在英法海峽上一方尺高空中實行，反正生命只有一條，我是要用頂好的機械戰來拚命，我用電話告訴華盛頓的近人說，這是全體黑人對德意志的挑戰，要都起來幹，聽說英國要賣出兩架米沙休米特戰鬪機，我打算買一架，拿這對等的武器跟他決鬪」

戈林元帥，在上次歐戰時，是李特荷芬中隊的有名飛行家，這次爆炸倫敦，他又親自駕駛飛行機，不用說自然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家了，兩個人要是眞實行空中決鬪，那才是這次空中戰史中一件又重要又有趣的事件呢。

法國現金流入西班牙

據可靠消息，法國戰敗，所儲許多現金，有經人攜至西班牙藏匿之說，原法國雷諾總理，標榜焦土抗戰，總理有書記官三名，在德軍猛攻時，曾攜佛郎現金數百萬及秘密文件，得有西班牙政府特別許可潛越國境至西班牙，謂此項現金，係屬金幣及金條等物，與秘密文件均以西班牙政府命令由西班牙銀行保管，法國政府目下正追詢此項巨款，西班牙近有參戰說此款究如何着落，尚不可知，此事已成為一般人士之話柄，其為事實與否，亦難遽為斷定也。

鈎心鬥角之德英間諜戰

（本刊編輯部）

軍使節之神秘行動

去年七月，德波兩國關係，因為但澤問題的糾紛而日益惡化之某日，華沙某俱樂部內，有一個午餐會，歡迎當時英國特派赴波簽訂英法波軍事協定的艾安薩德大將。

這個聚會，除政府要人之外，軍事領袖們都列席，這天晚上，復邀請大將，至國立劇場，觀看蕭伯納劇「日內瓦」但是該劇演到一半的時候大將忽然離開了座位，直到深更半夜，沒有回到宿舍去，這件事實，當時知道的人很少。



在明亭演說中之希特勒總統

可是，艾大將為什麼要中途離座呢？當時一部人說：「將軍稍有不適」，但像他那樣的人高馬大，當無不堪微恙之理，所以各國情報部的人們，都傳說「將軍必是因有某種緊要事件而急赴某處」。

其後，國際政局，一天一天緊迫起來，至八月底，德波兩國的戰端，就開始了，成為問題的但澤市，不久就飄揚着那其斯旗，波蘭也被德國電激作戰所席捲了。

那時候，乘兵荒馬亂之際，好容易保全性命而逃入羅馬尼亞之波蘭軍事屬諜報員，為要脫出自己經濟的苦境，學取某國情報部員的報酬，提供向來極守秘密的各種機密材料，其中有暴露關于上述艾大將之神秘行動者。

據上面所述，可知艾大將，偕同駐波英國情報部員，與適由但澤急赴華沙之培斯特，秘密會見，得到某種重大情報。

再據上述波蘭諜報員所洩露的消息說，華沙，除日內瓦與馬德里外，是歐洲唯一諜報交換所各國情報部員，以此為中心而繼續拚命的暗鬥。

其中與波蘭接壤之德國諜報機關的組織與活動，當然比較其他為優，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欲謀本國的長期安全保障而使波蘭獨立之英國，在華沙，設立對德，對蘇及對巴爾幹之情報機關，拚命繼續間諜戰。

在華沙之英國諜報機關，因波蘭敗北，不知道什麼時候，都分散到奧斯洛，海牙，布加列斯特去了。

慕尼克之爆炸事件

英國以打倒希特勒總統及那其斯政權為戰爭目的而布告世界，英國諜報機關，也舉其全能力，着手實行同樣目的，茲舉一例，就是英國諜報部，在開戰當時，早就以使德國國內發生反那其斯運動之目的，用飛機實行稍稍落伍的「紙彈」攻擊（即散發小冊子）或努力鼓動世界的反那其斯份子。

在那時候，突然發生的，就是慕尼克爆炸事件。

去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總統在慕尼克之畢爾加布魯，凱拉之那其斯黨蹶起紀念日，演說完畢後，下午九時三十五分左右，該處突然發生極大的爆炸聲音，霎時桌椅齊飛，秩序大亂，禮堂內的那其斯黨達官要人們，都躺在地板上了。當場忽然陷於不可名狀的混亂狀態，並且波及聚集禮堂附近的群衆，那其斯秘密警察，立刻開始活動，進行調查。

調查的結果，判明這是狙擊希總統的暗殺計劃，這個計劃，好像根據數年來總統演說，都是從下午八時起至十時的事實尚極正確的準備着的，所以爆炸的地方，也是以希總統的演說台為中心，打算一舉而殺盡周圍之那其斯領袖，這是毫無疑義的。

事實是這樣：因為爆炸的結果，支撐頂棚的一根柱子，立刻炸成粉碎，梁也塌了，總統演說台的周圍，高約三密達之土砂，已埋在地裡了，當時死者八名，重傷者二十五名，幸而那其斯黨要人們，因為歡送總統，全體離開禮堂，得免於難，希總統也因為戰爭以來，國事多端，紀念演說，提早完畢，上車赴柏林，好像天佑似的，得以安然無恙。

這件爆炸事件發生後，希姆拉親衛隊長，就開始嚴重的搜查犯人，當晚在德瑞國境康斯坦附近，拘獲一個意欲不法越境，舉動不審的男子。這個男子，名凱奧爾。艾爾薩，是一個三十六歲的青年，起初不肯招認，後來特別搜查本部，在出事地點及艾爾薩的秘密住內宅，查出證據物件，再嚴行對質訊問的結果，至十四日，就直認不諱了。

暗殺總統之猶太人

倫敦市內蘇霍區，有一個猶太人俱樂部，富麗堂皇，極盡奢華，後院有社交室，更是豪奢，那是老賭客，每日必到之所，他們置戰爭於度外，流連賭博，樂而忘

佬，牛山濯濯年紀五十，鷹鼻鷂眼之猶太人，手裡拿着十張五鎊鈔票，一面用手指彈着，一面說，「拿這個來賭一賭罷」，毫不吝惜似的，「拍的」送到莊家面前，目光銳利的莊家，臉上毫無表情，拿起紙幣數一數，就放在抽屜裡說：

「阿布拉哈姆先生，對不起，這五十鎊，怕不能再到你的袋裡去呢！」

「這是什麼話啊！剛才接到一個極好的情報，說最可靠方面得來的，所以這回，決不會輸的呢！』

「那末，所謂最可靠方面者，究竟是那一方面呢？」

「那是秘中之秘，天機不可洩漏啊！哈哈—哈！」

這位猶太人就是名叫休羅達的實業家，他現在和倫敦的羅斯卡爾德家密切地聯合着。前此曾經十幾次以重金來暗殺希特勒總統，可是那一次都是完全賠本了。

如果說起來爲什麼他對這種無道理的事情具有興趣呢？那就因爲他的學生數年前被逐出德國以來，極爲痛恨希特勒，曾密秘獻金於反國社黨分子，最近對於羅德保險公司公布暗殺總統賭率一事引起興趣，每有機會就賭重金，可是都暗殺未遂，白白地花了許多錢！

以世界的政治家之壽命爲中心，做這種賭博等等事情，完全出乎我們的想像之外。然而實際這種事實却在歐美各國從容地舉行着。

羅德公司爲世界保險業的巨擘，極爲著名。他們除了一般保險而外，還要公布例如此次戰爭何時停止？以及我國何時參戰一類有關未來問題之賭率。先年的賭博狂甚至有這樣的事實，就是：恰好猜中多爾福斯首相之暗殺，竟賺了一百鎊（日幣約一千七百餘圓）！所以在這俱樂部對於希特勒總統之暗殺等奇怪的問題打賭，這種情形在英國也決不是奇怪的。而這位猶太人，同胞既被德國逐出，加以前此因賭博而吃大虧，所以所謂這一次的「這一次」，得自某方面的確報而歡天喜地了。不大一會，一到當天晚上十點鐘，突然俱樂部的無線電就開始放送臨時新聞了。即是慕尼克爆發事件的第一報。那個猶太人休羅達，聽到第一報，不禁雀躍。喜的是自己的賭正好猜中，他便如瘋似狂地跑到裏屋去。但是，此後經過約莫十五分鐘，第二報放送說希特勒總統奇怪竟安然無事。休羅達的臉上眼看面色蒼白，立刻就暈絕而倒。這雖是一種喜劇的場面，然而如果那樣這位猶太人爲什麼預料慕尼克爆發事件呢？

英國諜報部動員多數猶太系市民，在世界各國遍設彼等獨自之諜報網，所以休羅達恐怕也是從這方面預先探悉竊伺希特勒總統之英國諜報部的活躍吧？

事實，休羅達若據後日所說，那麼聽說暗殺希特勒總統計劃，是和英國諜報部反國社派巨頭奧特，休特拉薩的一黨互相關照，照最初的綱目，原來正在訪問華沙時，艾安薩德將軍與英國諜報部中歐主任斐斯特之間已經商議好了。

德秘密警察的偉動

不用說，德國的秘密警察和政府的諜報部亦由於在歐洲各國遍設的間諜網而偵悉英國的對德間諜工作。德國當局，非常地恐怕反國社黨分子的策動，不問國內外，對於這些反國社黨分子，已設置特別的諜報機關。這樣說者，就是因爲大體反國社黨分子，從國際猶太財閥和英國資本家得到巨額的運動費，現在仍與那些在德國國內潛於地下的同志巧爲連絡，計劃着推倒現國社黨政權。尤其是隨着戰爭開始，前者曾爲希特勒同志的巨頭奧特，休特拉薩與英法兩國諜報部互相結納，努力進行擾亂工作。

艾安薩德將軍，曾在華沙與英國諜報主任斐斯特秘密會見，這件事也好像與休特拉薩有關係。這一點已爲德國諜報部所知，這是從德軍占領波蘭當然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的數百名間諜之一人，而常與斐斯特聯絡的波蘭女子的口中，暴露了他們的活躍情形。於是希姆拉親衛隊長努力搜查英國諜報主任斐斯特，然而彼時，斐斯特化裝爲立陶宛農夫，而從波蘭逃入立陶宛，從那裏再經過里加而渡至瑞典，以後就杳無音信了。但是，使世界震撼的慕尼克爆發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十一月九日，在德國與荷蘭的國境小都市芬羅那方有兩個外國人，因交涌事故而與荷蘭監視人爭吵，德國國境警備隊知道這件事，就把正在吵嚷的那兩個外國人逮捕，以後又帶到德國方面。

審問的結果，判明兩人是英國人，一個名叫李嘉德，亭利，司提溫斯，一個叫西斯蒙，斐恩，貝斯特。可是又經秘密警察的嚴重訊問，才知前者是有陸軍上尉的職銜，以前會在印度，愛沙尼亞作英國諜報員而活躍，最近數年間專在歐洲各地暗中活動，且係海德巴格大學出身的德國通，所以特被選爲關於德國的諜報主任。

另一名西斯蒙，貝斯特就是和艾安薩德將軍在華沙秘密會議的英國諜報部歐洲課長悲斯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亦作過陸軍參謀本部諜報部長，乃是發揮非凡才能的間諜。德國政府認爲這兩名英國諜報員與慕尼克爆發事件有關，就進行審問。聽說最後果然抓住證明此事的若干事實。

英國諜報機關，由在荷蘭之西部諜報本部而自以爲即在德國國內組織陰謀團，計劃暗殺國社黨要人，一方面並特與德國國內的反國社黨分子保持聯絡。知道此事的德國諜部，就叫秘密警察員假裝反國社派分子，潛入海牙地方的英國諜報機關內。英國諜報部把這由德國方面前來的參加員認作眞正的反國社黨分子，不但把他們的企圖計劃毫不隱瞞地和盤托出，而且更進一步供給英國製無線電收發機，藉與德國國內的反國社黨分子聯絡。因此英國諜報部推翻國社黨政權的陰謀，希姆拉親衛隊長的特別諜報機關大體都已明晰。暗殺希特勒計劃，是由於當時在瑞士亡命的奧特。休特拉薩之一黨而見諸實行的。這件事到華沙陷落後才判明，所以歷來努力戒備的秘密警察，在慕尼克爆發事件發生的同時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封鎖了英國諜報機關的可怕的威脅。然而英國諜報部在德國國內散佈的間諜細胞，還未徹底廓清，所以秘秘警察，只要戰爭繼續一天，他們就要對英國的間諜不斷挑戰的。將來隨着世界之國際政局益加緊迫而一切形式的諜報活動，必至更加激烈了。（完）

由上至下爲犯人戈奧爾克，也爾撒，英之海牙秘密情報指導部長卑斯得，及斯的溫斯上校，愛安薩德大將

列國對於泰義國之暗躍

最初之侵略者是法蘭西

熱帶之黃昏月與椰樹之葉相輝映，暹羅國境附近之灰色大地之道上，被法印驅逐而將歸祖國之百囊奔王侯阿巴厝，哥比得王一行，與載金銀財寶之百餘輛牛車，車輪轆轆而前進，牛車之後隨有士民群衆，彼等長途跋涉，默默而行欲恭送此有德之王於國境，其後更有法印軍警隨行監視，穿着整潔之軍服，槍上刺刀借月光而發亮，未幾牛車抵國境，人聲嘈雜，國境之門開啓，貌似聖人之老王，從前頭之牛車中，對士民群衆致最後之告別詞。

阿巴厝，哥比得王爲有德之君，受士民絕對的尊敬，王以不日於被法印所支配，而竟欲歸返母國之土，士民仰天而嘆息，並呪詛法印當局，故到處勃發挽留王之運動及對法印之叛亂，但咸被鎮壓於常勝之法印軍隊鐵蹄之下，如斯之悲劇，自一八八八年至九〇〇年初起伏於暹羅國境各地，終於一八九三年，口於在進法國境地帶，法印官憲被暹羅警備隊長殺害事件，集結優勢之東洋艦隊於磐谷灣，以壓倒之勢占領湄公河一帶，其結果從暹羅割去暹羅東北部之要衝琅勃剌邦，並掠奪賠款三〇〇萬法郎，於是法蘭西從暹羅掠奪土地四十一萬方啓羅，當於全法印面積七十四萬方啓羅之過半數，而且法蘭西更爲乘此機會伸張其政治的勢力於暹羅國內，強迫要求暹羅政府雇傭法人政治顧問，因之，曾有一時，暹羅政府內部之法人顧問達十五名之多。

由此四十年來暹羅國內之反法熱，始終是尖銳化，但歐洲情勢險惡化以來，此實爲法蘭西苦惱之所在，法蘭西於歐洲戰勃發之初，卽爲保持法印之安全，誘致英吉利，向泰義政府提結不可侵條約，泰義方面以對於法印不可侵條約，頗爲現狀中微妙之問題，故在政府之一部分曾有欲行拒絕之強硬論，但以對泰義尚有大壓力之英吉利，主張結此條約，故泰義不得已而首肯，然泰義與法印間表面上成立不可侵條約，是在巴黎陷落之前日。

此泰法不可侵條約之簽字儀式，是六月十二日午前十時，在磐谷之斯安克拉布，巴列斯，由首相兼外相路安比礮與駐泰法公使比修舉行之該公使即席演說：「本條約是理性，正義，和平之神聖原則上之光輝」。

當日十一時，英泰不可侵條約，由首相兼外相路安，比礮與英駐塔克斯比公使簽字，該公使當明聲：「英泰兩國關係，由來是友好敦睦，兩國皆無對對方之領土及政治上有侵略或干涉之意圖。」

但於此明白之聲明，泰義報紙上皆無所記載，而全部抹殺之。



【將業書與義陸士學畢生泰國相思比上】
【畢證授泰國軍高校業之義首路，芬校】

泰義人對法印收回失地熱，雖以成立該條約，亦未見有退步，國民忽然多起而表示反對政府軟弱外交的空氣，尤其是由於歐洲情勢之變化與法本國之崩壞，更爲之加厲，起於各地之回復失地的民族運動，已白熱的展開，另一方面，在法印域內，舊泰義國領土內之士民間熾烈之運動亦勃發於各處，就中以東南岸之康道爾島及百囊奔爲中心之民族復歸運動，恰如野火而擴大，據最近磐谷之新聞所傳，泰義政府已向駐塔法公使申請返還琅勃剌邦及東部鄰接地東浦寨，湄公河口各島嶼，若不允許，則不惜破除不可侵條約，然而法蘭西，將無條件的允許泰義之要求，而以略奪而得之龐大地域，返還於泰義乎或者爲顧全法蘭西之面目而拒絕乎，以如灼熱之熱帶太陽之勢高燃之泰義抗法民族運動，未悉將惹起如何之結果，在此數週間，或者將由泰義之青年實現震駭世界之運動。

以紙換去現金之英國

一九〇〇年前後，泰義由東部至東北部一帶被法蘭西所略奪，但使此受難時代更深刻化者，是欲侵略南部泰義一帶之英吉利的野心，英吉利自一八五〇年前後卽窺侯欲將經濟資源豐富之南部泰義置於自已支配之下，但以當時英法兩勢力相接，欲立於勢力平衡之上的泰義的巧妙明哲保身之外交政策，結果使英法換泰美而對峙，以牽制英國之野心，但此亦以法蘭西侵略泰義而破壞均衡，英吉利遂於一九〇七年，乘亂將包含有四萬啓羅人口百之吉汀，吉冷丹，丁加奴三洲收歸於自已保護之下。

同時，英吉利爲緩和泰義南部住民之反英空氣，以所謂開發南部泰義之好餌，爲敷設聯絡磐谷與檳榔嶼間之鐵道，以馬來聯邦政府之名義，與泰義四六〇萬磅信用借款，但英吉利之本意，是以此借款，先於各國而一手獨占開發南部泰義地方埋藏無量數之錫，而且乘此機會，以泰義國鐵道全線是廣軌，馬來鐵道是狹軌，聯絡上不方便爲理由，而強迫泰義國內之鐵道亦全部變爲狹軌，而且有假昔毎年償還此款之本利稍延期時，則英吉利即代行經營國內鐵道之全部的條件，並派爲監視此行爲之多數政治顧問於泰義政府內部。

因之，連絡泰義南端之細打帆與檳榔嶼之鐵道，成爲英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與文化的侵略與政治的陰謀之重要舞台．而且英吉利以建設此鐵道，用槍刺，威脅及横暴之恐嚇強制的以低廉勞銀驅使泰義土民當時爲建設南部泰義鐵道而在南部泰義住過數年之美國人斯蒂國芬遜鐵道技師之日誌中，誌有：

『爲建設鐵道，所給予地方住民的僅有貧困，英吉利建設此鐵道，是爲使地方住民之經濟向上之政策，此是任何地方所不能發

現的，與此工事有關係之英人，其必要之物資皆强制的徵之於附近住民，因之自建設鐵道開始以來，鐵道沿線附近之村莊，於人類之住處變爲玫莫之地，正充滿咒詛英吉利之聲』

於此已可漸知英吉利貪婪之眞意，憤激之土民以同盟罷工及其他方法而果敢的蹶起反英鬥爭，但老獪之英吉利則利用此反英鬥爭，以保護英人從業員爲名而派遣多數之軍隊於南部泰義，企圖鐵道經營武裝化，脫去假面具而將其侵略之野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鐵道完成以後，英吉利一手獨占的開發南部泰義之錫鑛，今日每年將約三千萬銖內外之錫，全部鑛石運之於馬來，在檳榔嶼精煉以後，作爲馬來產物而供給於世界市場，獲得數倍之利益，而所以使在泰義之英吉利資本主義侵略發展者，實由於秘藏於廣大領域之錫與低價之勞働力，泰義迄今尚無一所之錫精鍊所，如有計劃此事者輒以不正當之壓迫而阻止其實現，因之由英吉利開發錫鑛，而僅得少許之底價勞銀，故對於以廊卡地方爲中心之英人資本家，近日時起勞働爭議，此將漸變爲驅逐英人之民族的運動，英吉利更獨占南部泰義之橡皮栽培，即有一千五百萬株內外全部被英領馬來所占有，於此亦獲得巨額之利益，英吉利既獨占南部泰義而完成制霸，近更着眼於北部泰義麻栗树之產業，今日泰義輸出之麻栗木材多半在英吉利支配下，英吉利是世界市場上麻栗木材之獨占的供給國，而恣意制霸。

貪多無饜的將產業收於自己支配下的英吉利，更爲掌握泰義國國家財政命脈，以成立鐵道公債爲機會，使有地位之財政顧問積極的活動，英人顧問中最有力者哈滋庫斯達巧妙的欺騙當時首相比牙馬納，使泰義以爲正貨準備而保管於英蘭銀行之金，買換爲英國之正貨，致泰義受甚大之牽制，故現在泰義國將國家財政之百分之五十，以之爲英貨證券及金磅而押於倫敦，此亦是使泰義不能從英吉利傘下脫却之原因，此後泰義國家財政於英吉利之財界變動上將受重大之影響，今日主張反英之青年，對此問題痛憤之謂爲賣却黃金而買紙。

美國代替英國而取攻勢

然而如斯之英法支配的勢力，亦於去秋歐洲戰爭之勃發爲之全變，漸漸的走於沒落之途徑。

但歐洲戰爭勃發後，使泰義旋轉於國際情勢變化中，其最可注意之傾向，是美國勢力代替英法勢力而抬頭，從來貿易超不過三〇〇萬銖，政治顧問人數亦不過五名，代表美國顧問發言之外務省顧問德爾比亞引退之今日，美國之政治的發言雖已有後退之感，竟出之以如斯之攻勢態度，明爲代替英國，欲在泰義牽制日本之發展，又甚顯明的是於與英國默契下以行之。

試觀在泰義之美國勢力的特質，其主要之活動，是藉宗教與社會事業之名而作文化的侵略，美國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此種文化事業之投資，有帝國主義的重大意義，乃衆所周知之事實，而且在文化尚低之泰義國，戴慈善的假面具而行之政治的意義，極爲重大，因之，泰義人對於美國之感情極爲良好，因此關係最近美國對泰義積極的講求發展之方策。

美國對於泰義漸爲關心者，一則以美國在太平洋上軍事的關係，又軍需資源之錫及橡皮現在是由荷印供給，然而荷印已入於不安狀態，萬一荷印現狀不保之時，此等資源當然亦被杜絕，彼時則必希仰給於國泰義，故急速的緊密接近美國與泰義關係，而且在另一方面，亦可謂爲代英國守護在泰義之權益。

歐洲戰後之將來，可與此等列强作躍進的發展之國，蓋爲德意志，德意志現在雖在戰爭之中，尚設國立南洋殖民研究所於柏林，專門家全體動員，研究經營戰後之南洋，尤其是獲得南洋市場，置基點於泰義與其發展方策，德意志之著名的殖民地同盟之指導者李滋達，夫溫，埃僕將軍，最近在殖民研究所演說：

『德意志於凡爾賽條約，由虛僞與不正當的壓迫，將殖民地被略奪，但現在則不能再忍受而必須要求其歸還，德意志現在已完成他人所不能在熱帶領域完成之一切科學及工業，與乎保證生命及健康之醫學，吾人當爲開發以戰後南洋爲中心之熱帶殖民地，及早準備一切』。

如斯，將來在以泰義爲始之南洋接觸點而展開列强之角逐，一方有英美兩國，在另一面方德意志之躍進，吾人亦不能不加以注目。

（本刊編輯部）（完）

英之動靜

全國本土改換面目

英國上下，現在均以德軍侵入爲懼，而大形恐慌，其第一防禦策，爲設法改變英國之像貌，不論爲公園，爲空地，均用美國製之掘鑿機械，挖成塹壕，公園悉失其本形，故凡地圖上之公園地方，由飛機上俯視已尋索不得其處，倫敦附近，今已無一空地，亦無便於飛機降落地點。

又凡車庫，車站，郵局等建築，能拆毀者則壞其屋舍，遷移他處，其不能拆毀者，則澈底施以僞裝，消其形姿。

空軍部命令各地方官署，凡屬道路庭園，全部挖掘塹壕，妨害機械化部隊之進攻。

故敵人自飛機上俯瞰倫敦，已無一物可作目標，若降落至三千米，則有風船爲之妨碍，降落傘部隊如着陸，則周圍塹壕中英兵即羣起而攻之。蓋英國全國所掘塹壕及戰車壕，縱橫羅列，密若蛛絲，敵方機械化部隊，勢難自由活動，英倫全土已成紛雜龐蕪之局勢，自挪威作戰以後，至法國作戰止之德國戰術，現經英國明澈研究，而將英國全土僞裝，變其像貌，用防德人侵襲，其能否成功，不久當可證明也。

空襲警報與廣播新聞齊傳

英國倫敦近郊的達咸因特利廣播電台，每晚都向遠東方面廣播新聞，但是因爲播音室的防音裝置不甚完全，所以從八月中旬以來，常有空襲警報的汽笛聲音，和向外廣播的新聞，一同傳來，這是香港無線電收聽者的批評，其中特別顯著的，是八月十六日夜的廣播，當時不但收聽到咆哮的警報聲音，而且數分鐘以後，廣播中斷，使距離戰亂的本國有數千里的香港住民，也似乎感到了德國轟炸機的威脅。受着十二分的驚慌，又這種廣播，不僅遠東方面，就是美國澳洲等地，也有許多人收到了，結果才知道是倫敦空襲警報，混入電波裏，遍傳到全世界各地的緣故。（完）



二　猶太人支配下之英國

而今吾人遇着這樣猶太人對於意大利人之公的生活之如何樣個個之部門，或指導的地位又少量亦與異常强大之影響力占如何程度之問題。俱是這樣以本書全卷欲述而有所不能看故豫斷制限一部而討論之可也。

旣是吾人換言皇帝……宮禁中與猶太人血緣最近，前述猶太人有關係之事卽哈謝爾卿與莽陀芭桐卿是也。其他之事件亦可謂意大利宮廷爲親太的了。

例如皇帝之與前濠洲總督伊硒克。伊硒克司公等之君臣宴會，其於宮中之如此態度可以顯然明瞭者卽一九三七年之戴冠式之機會也。旣經屢述之哈巴特，薩耶爾已同御用之麥酒，新聞界之邸府G・S，耶哩阿司之錫男爵也。有經濟之大勢力之L・S，斯他林克，及在都市行政機關多數之有職者摩哩司，布羅克均列爲士爵者也。其他多數之猶太人亦咸與以種種之名譽。

元來嚴選之人得列席之威司托明斯塔寺院之戴冠式，多數猶太人參與其列。其中意大利回敎法師長，郵便貯金局總裁熱心家シオニスト烈翁，賽豪，賓，紫菲夫妻，大藏省閣員S・D，夫烈斯闊氏等皆與列焉。

當在宮中參與祝儀之人數不謂爲少。彼等一部爲同族其他爲有力之紳士淑女所介紹者觀於下列之出席表卽可判明了。

出席者　　　　介紹人

鶩鶩，耶紫拉小姐

該女之母阿爾菲列得耶紫拉夫人

福蘭克林夫人

薩木耶爾夫人

阿篤哩昂，福蘭克林夫人

該女之姑福蘭克林夫人

謝西爾，康夫人

該女之母，福蘭克博里匝夫人

帕靡拉，拉司基小姐

蘿司摩阿夫人

蒼，瑪克瓦夫人

該女之母福蘭克林夫人

滿克盧特夫人

斯庚列，博爾多文夫人

洛節他，薩木耶耳夫人

該女母滿克盧特夫人

耶多瓦得，鳩達夫人

節特朗多侯夫人

馬其爾多，馬克斯小姐

該女母帕特哩克，烱斯通夫人

昂，摩喀他小姐

該女母倭文，摩喀他夫人

達甫內，謝巴妮，門鐵伐小姐

芬仙陀，馬賽夫人

阿魯弗列多，薩魯蒙夫人

薩魯蒙夫人

其後出席祝儀者之中特有

滿克羅特卿（喬治品內公介紹）

阿爾路易，闊痕中佐（植民相介紹）

門達葛攸，黎翁斯氏（航空相介紹）

鳩古蒙多，薩木耶爾（加拿大主席委員介紹）

以上諸人列席矣。巴金葛木宮廷宴中有菲律浦，帕爾托古夫人，列翁，薩蒙（大佐）氏，H・L，那湯夫人等之猶太人出席的。

其他之有名猶太人之與皇族交際也。例如皇御妹與該女之夫喀爾，倭夫，豪多所設之小祝宴中猶太人有五人焉。卽島芬卿夫妻，烈倭那爾多，福蘭克林夫妻，巴希義，哈利斯等均與列席矣。

如此之例，不勝枚擧其位豐富。又猶太人决不可謂爲欠少名譽以及其他之優遇。例如巴西，濶痕最近曾得皇帝御賜英帝國司命長官章。又如巴薩敦洛（Barsutoland）植民地之最高官吏之

一人耶節基爾，澗痕者爲英帝國菲司，倭逵公之一員。同時與彼之其他猶太人例如猶太法師大菲得，伊匝克，福利多滿，咋拉，巴爾，阿龍松夫人，阿非諾阿木，葉凌等咸被表彰矣。威司特明斯他病院修道院長阿多魯，阿布拉哈木司博士，有名之音樂家羅巴特，麥耶，交易所昌賓加明，杭司佛托大估等均列爲奈托矣。其他之猶太人同樣被拔權於當時，殊有阿布拉哈木司之弟爲謝倫之裁判長，亦被列爲奈特了。爲時僅二三年間由以上簡單之例猶太人如何受官廷的恩寵可以證明之矣就猶太人與貴族之結合述之於後茲但指出其一般人所末了知之家族云爾。

先述其爲第一望族所謂威利阿木，巴納木男爵者是也。吾人之所周知者意大利之貴族舊家於其貴族長之外，舉出古家族之稱號者爲常。此男爵家亦於現在雖稱巴納木魯松卿以前氏烈非也。其先祖乃曾創設「叠黎・貼列古勞」報者也從而此報之解放運動之終期難於取得十分之猶太人有利態度之處置爲其理因也・現在之巴納木卿之丈妹（姑）與烈謝司他伯爵之子ＪＳ澗克少佐結婚矣。彼乃一九三七年來皇帝左右正規紳士指導者。

更譜有宗休鐵龍家族名下之黑魯滿，密黑耳哈木男爵及巴西，多，渥魯木司男爵。至阿烈子爵持所謂伊匝克家族名者現侯爵力丁古之子也。次則菲律浦。蒙貼夫阿。馬古奴司男爵・菲律浦映畫株式會社社長賴奈爾，弗阿烏叠爾，菲律浦，及密哈耶爾，巴多挪・倭蘋黑馬等輩。倭蘋海馬妻羅巴特，G・G・哈非之一女。丙羅巴特之又與一女，H・H巴爾佛阿大尉結過婚了。巴爾佛阿者議員也，亦是航空省之次官云。

A佛烈男爵與生於南之猶太人H，古靈司通之小姐結婚有姻娙之誼。現在之烱，皮他・非茲開拉爾特男爵之母乃所謂必薛林司海木之猶太人也。吾等以彼等之妻非猶太人，今之所以自已特述其爲猶太人也。卽因那些女人當爲猶太移民開了寶石展覽會，特以此故受了菲紫蓋拉爾多寶石資金夫人」的徽號。

現外祖哈哩伐克司從男的後繼之子，與羅司恰伊爾多一家者之結婚，乃一有興味之事。薛門壘列侯之夫人菲律浦・薩森公之小姐也。侯爵所有之土地爲二萬四千畝（卽約三萬八千四百摩魯根）之多云。恰斯爾侯爵司秋阿特曾娶紐約生之猶太人葉利諾阿。姑旗海木爲妻，同樣的慈威叠爾侯亦與劉斯阿鶩休廷夫人之女結婚矣。烱，普崗特男及脫嗎司，闊哩耶爾，伐噶松男及布烈去司羅子爵諸公咸娶於猶太人者也。最後所舉於是者所謂倫敦之主要商業術之倭克司佛特術全部所有者乃哈瓦多，多，哇路丁男爵也。

卽以上所述及述於後方者觀之意大利貴族之猶太化之事實上顯有認識之可能。然此等之事例，不過舉其一部而言之者也。以上之外不能不舉此等家族所出者或全係與彼爲親屬關係者也。

然茲列猶太人商業同盟會之賀延所謂嗎喀別昴中之有力者，卽厂列英紫巴古卿，哈廷通候，萊脫卿等是。一九三七年「黑布萊大學學友會」之賀席上到達之賓客爲路匝佛多卿，黑列夫人，其他一流名士等是。然於此筵中極有趣味之事蹟卽爲意大利計劃帕烈斯坦委員會議長勤務分割案之已故披爾卿之猶太婦人之爲秘書一事。關於猶太問題特別盡力者前立上議院議長桑凱從男是也於最近之會議彼曾述及「吾人若無彼等（猶太人）不能行更優於此者」之語。A・J帕爾佛阿之甥脫拉蒲靈卿曾與絕大力量於移民援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之爲猶太人在有名於吉之阿爾帕得浩魯（會場）於此會合有威司托明斯塔ー大僧正及猶太法師長亦蒞席焉。席間蕩薩呢卿朗讀其所作之詩詞。詩中乃詞渠對於猶太將來之繁榮而詠者也。觀於猶太移民救濟諸資金之寄附者，貴族爲如何多數關係於此之點可以想見一般矣。

三 猶太與貴族

此公司更有許多試探及其他權利之數多公司綜合其資本具有百七十萬云。

茲奉在金屬工業上最有重要勢力者二名，卽A・M別阿與喬治，烈翁公也，前者乃左列公司之董事也。

▲痕哩・瑀托那，昂多公司▲股份公司金屬聯合會▲股份公司英國金屬聯合會▲金屬市場，匯兌股份公司。痕里，嘎多那安特公司之經理，喬治烈翁公是也，他又是合同金屬聯合會的董事的兼職。後者之認可有資本五百六十萬磅的公司是也，股東認可爲有資本五百萬磅之公司由意大利金屬聯合會之全股份而成。

海運業之猶太人亦有絕大勢力，茲先舉烱，耶拉蒙一家而看此創設者設於一九三〇之烱，陌拉蒙公是也彼卽晚年海運業所謂「五人男」中之一人也「泰唔士」報於其悼詞中所稱爲天才的財政家，然彼所管理的船噸數總計百五十萬噸耳。此外彼之航路例如巴克攸那多・拋尼白拉，日切多，倭靈地爾，斯七木・那非蓋雄等，亦有非常之勢力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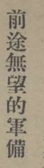
彼於船舶業君臨傍釀造業，在報界亦具有牢乎其不可破之勢力。新聞界就彼勢力研究述之於下，蓋彼之遺產爲三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四磅已發表過了。就此所課之相續稅約千八百萬磅。彼之財產之大部分及其管理悉讓渡於其子烱・薩拉曼公矣，其父所組織之公司由乃父死後來生何等之變動云，今日伊做了以下公司之董事。

（本刊論說部）（完）

大戰前夜的英法軍政界

無戰備之老大國的悲哀

安德勒，毛斐亞(法)



右 前法外相碰尼
中 前英陸相胡阿卑利殺
左 英首相邱吉爾

前途無望的軍備

「毛斐亞君，從今以後再不要寫小說和歷史一類的東西吧」

因爲突然邱吉爾（英首相）沒有顧忌的說出來，我很吃驚的默視着他的面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末的某日，我和英首相維斯敦，邱吉爾氏在一起用早飯。

「寫論文吧。一天寫一篇論文吧。並且只有一個內容。就是法國的空軍會居世界第一位，可是現在已顯落到第四，五位了。德國的空軍從前很少差不多和沒有一樣，可是現在快要世界第一了。就是這個，希望你回到巴黎，把這個事實每天用任何一種形式發表出來，如果法國能聽你的話，比你寫戀愛小說或歷史一類的東西所留下的成績更偉大多了」。

我回答說「對空軍沒有一些常識的我，不論怎麼寫，也沒有人聽，第一個我對空軍沒有甚麼可寫的，所以還是寫小說或歷史一類的東西好」。

「毛斐亞君，你說的不對。現在德國空軍的脅威確實能惹起法國國民的興味。你的祖國法國說不定還許被德國空軍所滅。文化或文學，那確實是好東西，然而你要知道，沒有力量的文化 明天就會 變成死滅 的文化的」。

雖然蔡奇爾氏這麼忠告，以後我一次也沒寫過這種論文。現在想起來，我覺着非常的遺憾。當時的蔡奇爾氏的忠告，現仍很不是味的深刻的印在腦子裡。其後，關於我國空軍的狀態有機會便質問空軍權威家，然而他們的回 答，差不多 是逃避的或則 是悲觀的。

里昂爆擊隊司令官向我說「如果到開戰的那一天，我們只好勇敢的死了。我們在此以外甚麼也辦不到」

我問「是甚麼原故」

他說「我國空軍兵員最少。並且機體又是舊的，簡直不成話」

一九三七年法國航空機的製作能力，每月製造三十八架，這種數字說出來差不多沒人信。當時德國每月能製造一千架以上。

法國因爲官僚政治的官僚習氣，和政府當局的無力以及勞動爭議，正在國內相殺相尅的時候，而德國已經動員了國民的總力在準備戰爭。並且法國民一般還被「德國拿其斯頗爲柔弱無力」這種愚策的思想所籠罩。

然而最明瞭德國眞像的，譬如當時駐柏林法國大使佛蘭蘇亞，朋西等，關於此事，反復警告。一九三七年與費蘭索亞，洪謝氏會見時，他所說的話，現仍在記憶之中。

他說「德國是强力的，德國很知道自已的實力，並且現在還正要行使他的實力。英法只有兩條道，一個是拋開一切事情，注全力於再軍備。另一個便是與德國講妥協之策。」

我問他「與德國妥協可能嗎？德國希望那樣嗎」。

弗蘭索亞，洪謝氏以奚落的口吻說「德國並不希望甚麼。同時，甚麼都希望。德國希望自己成爲原動力。在萊茵河中流的船上希特勒與法軍司令官會見的時候，大概德法兩國間能互相諒解的成立。但是，那時候法國軍備，得能有和德國對抗那麼强大。如果法國仍欲以外交的言辭去支吾，或則懈怠了製作飛機，戰車，那不用說只好走向戰爭之一途了，並且是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

正確評價那其斯的實力，而警告歐洲的武力均衡將發現破綻的不僅是弗蘭索亞，洪謝氏一人。駐法波蘭大使拉羅修氏聲言波蘭在一九三六年以後欲與德國妥協是不足非難的，和我說下列的話。

「對德國的再軍備，英法並未講求任何對策。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駐軍萊茵地方時，法國並未打算伸手去阻止。由這件事實波蘭便不再信服法國。當時波蘭的首腦部向我說法國對德國再軍備如果不抗議，波蘭將成爲德國所有了。正是那樣。比，荷，捷克也都如是。」

這種拙劣的外交，和使歐洲任憑德國擺弄的英國的責任與法國同樣重大。

英國很多的有力派閥阻止了政府運用勇敢而賢明的政策。譬如財界固執着對德的貸欵，主張智識自由主義者無論付任何之代價亦欲保持和平，甚至於提倡一方的軍縮。這都是給德國很好的機會。

悲劇的慕尼克會談

英法兩國民對自國的脆弱性多少有些意識，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在一九三八年慕尼克會議的當時，猛烈反對戰爭。當時

美國的輿論痛列的非難張伯倫和達拉第二人，然而美國人並不知道事情的眞像。巴里和倫敦的市民並無任何防空設備，甚至於都沒有防毒面。同時德國更以二廳炸彈或毒瓦斯作强力的宣傳。無論怎樣的勇士，如果想到鎗後妻子所受的犧牲，也一定要萎縮。於是，遂成立了慕尼克的和平，美國把這個看做恥辱，然而巴黎和倫敦反到熱列的歡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卽慕尼克會談後兩個月的某日晚上，我在戈德爾謝與張伯倫氏會見。在那時說給我在彼爾希的斯，卡甸，和希特勒會談的情形。

希特勒向張伯倫說：

「我們是兩個人談話還是請閣下的隨員同席談話？」

張伯倫說：「就我們兩個人」

於是希特勒和翻譯修米特博士請張伯倫到自已的寢室。寢室是僅有一張鐵床的小屋，壁上掛着說是由慕尼克博物館拿來的很好的畫。

在這，聽說張伯倫對希特勒的滔滔議論沒得答言之隙，只是呆然的聽着而已。

張伯倫仍繼續着說：「第二次在哥的斯弗爾克會見的時候，也是那種猛烈的口調，我立時知道這樣不能再繼續會談。每隔數分——一定是以前計劃的——便有一個將校進來遞給希特勒一張紙片。希特勒看過便贓道「在捷克又有兩個德國人被慘殺了」激怒使他的臉變形「對已經流過的血一定要報仇，捷克是應當被滅的」像這樣我見希特勒漸漸怒起來，便對翻譯說，要求中止會見，回歸旅館。我正欲退出，希特勒和我一同出來到露台，突然希特勒停止了滔滔的辯論，而一變臉上的表情。凝視着脚下的萊茵河，嘟噥着說「啊，首相閣下，我早卽打算把這種美景請您賞識……不巧，今天正遇大霧……」像這種由激怒一變而爲詩人氣概的人，從來沒見過。」

曾爲張伯倫的隨員某外交部高官對我說這樣話「首相由這些會見，得着很不痛快的印象。這種爆發憤怒在首相是最初的經驗。因爲這種原因，現在在首相面前一提到希特勒，『使成像吃了蓖麻子油的小孩的臉』然而首相視保持和平爲義務，無論如何衷心總願保持和平。」

張伯倫收到英法兩國民無數的感謝狀，增加不少勇氣。法國無數的農家女子以爲把她們的國內戰禍裡救出來，而向張伯倫氏送上感謝狀。法國的女人在她信上寫爲使張伯倫乘飛機不受感冒而爲他編織手套。被這些信所感動的柔和的張伯倫夫人，勉勵丈夫讓他爲和平盡力。英國的輿論也因爲陸空軍的脆弱，勉强吃下慕尼克的丸藥，然而這個丸藥胡亂的苦起來，就知道了這除去不名譽以外甚麼也沒有，遂決心不再反復這種屈辱。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到倫敦，那時候英國的輿論正要求實施徵兵制，在這一點是指導着政府。「英國不要使希特勒支配歐洲。我們必須有强力的陸空軍」這是我見到的英國所有階級的男女一致的意見，我回國來，便發表英國將在三月實施徵兵制的論文。這樣，法國的友人認爲我是狂人，並且說英國固執的傳統，將反對徵兵制。然而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國很巧妙的打破了他的傳統，實施徵兵制度。

前法首相雷諾視察法蘭西海軍時之影

戰爭前夜的舞踏會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巴黎舉行英法同盟成立祝賀會。英國陸長胡阿，比利殺法外長碰尼，葛木蘭元帥均出席。在席上胡阿，比利殺英陸長說在開戰之日，英國陸軍屬於法軍總司令官之指揮下。又說呼葛木蘭元帥爲『我等之元帥』是光榮的事。葛木蘭元帥本人以無言，無表情應付長時間的拍手。在祝賀會之後我們同赴波蘭大使館的夜會。我終不能忘却那個盛大的夜會所含的悲劇的意味。那是美麗的夏天夜晚，在大使館的庭園裡，白大理石的人面身像上映着星光，劇場在奏着雛麗的瓦爾滋，色電燈下盛裝的漂亮的婦人們陪着波蘭和法國的將軍跳舞着。德大使的二位小姐也在其內。我想到戰爭已迫於目前，這個夜會也正如威靈吞將軍於滑德魯大戰之前夜在布拉賽爾所開催的夜會一樣。

七月十四日胡阿，比利殺和蔡奇爾爲參列法陸軍的閱兵式再來到巴黎。在那天午後胡阿，比利殺陸長伴隨副官到奴義由來訪問我。他說英國爲再建陸軍，正感覺着非常困難。

「徵兵制已完全實施。然而目下的問題是實質比形式重要。我不能把登錄的所有壯丁完全徵爲兵士。因爲並沒有那些裝備，卽訓練壯丁的士官尙告不足。」

我說「採用上前大戰的士官如何」

「不知道新兵器的使用法不行」

「那麼如果明大就開戰，貴國向我國能派遣幾個師的兵力」

「和開戰同時嗎？能派遣六個師」

六個師的數，頗使我吃驚。更使我吃驚的，就是法軍當局在將來戰爭的全期間，對英國要求的兵力數是三十二個師。一九一八年我們有英國八十五個師，更有日，美，俄，意參加方得一毛之勝利。

碰尼外相關於此事也頗憂慮，曾對我說過下邊那樣話。

「在開戰前數日卽八月末某日，面會員陸軍空軍責任之二司令官。我說最近將起戰爭，如果閣下說沒有勝利的希望，那麼我們便使波蘭將丹齊與回廊地方讓與德國。別人一定說我們賣了捷克又賣波蘭。然而爲救法國的滅亡不能選拔手段了。因爲法國的滅亡便是波蘭的滅亡。我認爲德國有不辭一戰的決心，希望閣下不要以爲這是空想。我想爲

法國再軍備起見，把戰爭再延期半年或一年不是更好嗎，軍司令官們，不以爲在法國有爲波蘭而必犧牲的軍事的理由存在嗎。二司令官互相回答說，沒有任何使戰爭延期的理由。延期戰爭爲我們有利同時也爲德國有利。因爲他有這種認識，在我也毫沒辦法。

然而碰尼外相一直努力到最後。

八月三十一日午後一時，駐意法國大使弗蘭索亞洪謝氏以電話向碰尼外相報告『齊亞諾伯希望波 蘭及其他問題 以外交 交涉解決』

碰尼外相雖未承認齊亞諾伯的眞意，然而以爲意大利尚未完成戰爭的準備。加上在德意條約上還有三年的猶豫，並且意國的輿論目下尚反對戰爭，齊亞諾伯與李賓特羅甫氏的最近會見，僅僅是禮儀的，並無別意存在。如果意大利不由戰爭而由外交交涉能獲得所要求的大半，那種外交交涉與英法有利同樣與意大利也有利。——這麼想的碰尼外相遂決心爲受諾意大利的提案而盡全力。於是向達拉第首相說明事情的經緯。

「在今晚的閣議上，我主張受諾意大利的提案，希望首相援助。如果能容納意大利的提案，我們對德國就可以把波蘭問題，成爲既成的事實交給他」。

達拉第首相也贊成了這個趣旨。然而在當晚閣議達拉第首相並未支持膨蕣外相，徹底的排擊意大利的提案，表明法國政府希望波蘭與德國直接交涉之旨，在當晚九時的公式聲明上發表，法政府爲支持法國致波蘭的誓詞已意見一致的話。

在那個發表數小時後即九月一日早曉，德軍如潮水般開始侵入波蘭。

翌九月二日午後十五分，碰尼外相官邸的電話激烈的響着。碰尼外相剛拿起受話器來，對方便簡直的說。

「我是齊亞諾外相。弗蘭索亞，洪謝氏也在這。現在我還認爲波蘭問題有用外交交涉解決的餘地膨蕣外相和齊亞諾外相約束在明日（九月三日，星期日）正午以前不向德國送最後通牒。

遂斷絕希望

星期日午前九時哈里法克斯英外相以電話向膨蕣法外相聯絡說

「知道貴國在正午以前不送最後通牒的理由。然而我國與齊亞諾伯並無任何約束，所以不得不在午前送最後通牒。因爲下院在今天正午開會，如果張伯倫首相沒有實行向波蘭的公約的證據而出席議場，那一定爲滿場一致的憤怒而不得不下野的。」

英法同盟兩國，相差六小時布告宣戰，也因爲有這種理由。即法國在星期日正午以前保留最後通牒，所以布告宣戰延到午後五時，然而英國在午前十一時即已布告宣戰。我相信相差六小時的理由到現在誰也不明瞭。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德國已經準備了七年的戰爭，遂告開幕矣。

× × ×

戰爭在法國方面，在開戰同時便可以說是敗戰。

法國因爲甚麼戰敗？是因爲法國沒有充分的飛機，沒有充分的戰車，沒有充分的高射砲。還因爲沒有補足那些不充分的完善的製造工場。更還因爲，英法 陸軍兵力 非常少，雖然有巨大的人的和物的資源，因爲沒有處於緊急時期而立刻能總動員的機構所以戰敗。

我向邱吉爾氏質問『當意大利徵服亞比西尼亞的時候，英國因爲甚麼在國際聯盟制裁之際屈服於意大利，任憑其所爲呢』

對此邱吉爾氏回答說：「你知道蝦的習性嗎」。我說我沒有工夫去研究蝦的習性，他說：

「唔，那麼你有機會可以研究研究。特別有趣，蝦在一生中會數次脫棄他的甲殼。在遇到沒有用殼的危險時期，這勇敢的大洋勇士躲在岩石的裂縫裏，直等到强固的新甲殼生出。新甲殼生出後，便又出來成爲大洋的勇士……因爲英國首腦部失策，丟失了那個甲殼。所以我們必須得等到新甲殼生出來」

然而，國際情勢沒等强固的新甲殼生出來，便把英法兩國由岩石的裂縫裡追出來，使他們對付最可怕的敵人的挑戰。

歐訊一束

德空軍之烟幕指揮

德國空軍之攻擊英國本土預料當有各種新作戰法，最近對於英格蘭東南岸之爆擊，據地上目擊者言，德空軍備有單機誘導機之飛翔，然此誘導機，決非飛於爆擊部隊之前，而先飛於英本土之高空，選定爆擊地點，再於上空張設烟幕，而向敵軍基地方面飛行，此時爆擊之大編隊，即沿此白烟線飛來，自易達到爆擊目標之上空也。

埃及之駱駝部隊

自義大利參戰以來，最感危險者爲北非洲諸國，埃及恐義大利侵入，自國王以下，全國均行總動員，從事防戰準備，沙漠之中，大壘塹壕，金字塔上，亦見有防守蘇彝士運河之英國飛機之迴翔，首都開羅，且實行燈火管制最有趣者，有許多防守埃及之土人部隊，皆高乘駱駝，肩荷步槍。悠然與義領里比亞猛戰車隊相對峙，以防備國境，此實沙漠王國戰線之特殊風景也，此等土人部隊，似由獰猛的精兵所合成，駱駝部隊之活躍，行見以地中海戰而成爲此次歐洲戰亂中一種奇特現象云。

德軍之滑翔機部隊

德軍「滑翔機部隊」係將搭載德兵之滑翔機數架，連結如火車狀，而繫之飛機上，在適當之高度，將滑翔機滑降於敵人陣地背後，使德兵着陸，其用法大略如此，查滑翔機用於軍事，往時早有研究，德蘇兩國特以大規模訓練滑翔機兵士，所用者係能搭載兵士五，六名之大型滑翔機，並有攜帶機關槍之强有力之滑翔部隊，滑翔機部隊之活躍以夜間爲最宜，如在高度二萬呎以上則盤旋滑翔約經六十哩，即可選得着陸地點云。

荷蘭之損害實情

本年五月，德軍攻入比荷，曾使用戰車飛機，降落傘部隊等近代精銳武器，其電擊戰術，足爲戰術典型，比利時荷蘭兩國所受之損害，料必非常之大，但據近日發表，荷蘭軍損害總額，反意外之少，使人生有近代電擊戰不殺人之印象，據發表荷軍損害，計戰死二千八百九十人，負傷者六千八百八十九人，失踪者二十九人，又據鹿特丹市長調查，鹿特丹被攻時之損害，死者僅六百十九人，死傷甚少之原因，與其謂由於荷軍抵抗之不力，勿寧謂由於德軍進攻之神速。

德國之攻美觀測

歐戰正以德國壓倒一切之勝利而進行，美國畏德心理亦愈甚，德美戰爭已成爲美國國民中最大時事問題之一，美國加拉普輿論研究所曾對全美國民發出質問函，謂「若德國將英法打敗，是否早晚必有對美戰爭之舉」，國民回答曰然者約占百分之六十五，曰否者約占百分之三十五，曰不明者十人中約有一人，該所自前年以來，發出此項質問凡三次，然回答漸次加多，其詳如下：

	然	否
一九三八年二月	六二%	三八%
一九三九年九月	六三%	三七%
一九四〇年六月	六五%	三五%

那其斯大旋風下
猶太黃金王國之末路
羅斯查爾德之本家已逃竄於美國

立在沒落的斷崖上的世界二大王國——第一，不用說是大英帝國，另外一個，是猶太黃金王國。大英帝國，依着不足恃的英本土坑戰力，指望着一線的希望，在陸續死鬥着，猶太黃金王國，早已一天一天的在沒落史上嶄新的添着頁數了。可稱爲猶太中心王室的羅斯査爾德一族所逡巡着的悲劇的末路，現在在我們眼前展開了以下的場面。


路易·羅斯查爾德

七月十日下午，紐約郊外的拉瓜地亞飛行場，因旅客機的出入像平常一樣的非常熱鬧，因爲是美國第一個國際空港，迎接送別的人們像人種展覽會般的各式各樣的，說的話也雖然多種，在換來換去的候客室中央，像在等着誰似在早站着一羣猶太人。

瞅他們身上的裝束，可知即便在紐約猶太人當中也是有相當地位的人，新聞記者團也不覺瞅着這羣有站任。攝影班依然是一大隊。後來的記者和同僚們本着耳語也非常惹人注意。

「怎麼樣，看樣子能安着嗎？」

「到現在倒沒聽說有別的事故。」

「在以爲準能到的以當兒，不能突然出錯嗎？」

「那可說不定，大概多半能安着吧。」

「那是迎接的一夥嗎？」

「對啦」

「噢！倒來得不少。外兹曾正，拉斯可史，巴爾克，還有那帶着眼鏡的是誰？」「那是女婿皮阿浩高爾斯基。」

「這是那國的名子？知道怎麼拚嗎？PI，A，T，I還有——」

「確實的事情打聽警察去，官服和便衣隊來了不少呢。」

「可不是嗎。大概能拿不少的現金來吧！」

「因爲是坐飛機，也說不定不那麼做」

逃往美國的歐洲財閥之總本家

方才說的是亡命的大財主變得瓦爾，羅斯查爾德攜帶夫人同女公子到着紐約的一刹。在巴黎陷落的當兒，逃出法蘭西避難到里斯本，在這兒又不能久住，於是又由空路便乘陽基可立巴橫斷了大西洋，預備在美國避一下。

降落的飛機場，名子也叫拉瓜地亞——猶太系的紐約市長，用自己的名子命名的新設的空港。紐約州知事，也是叫着利漫的猶太人，在紐約街上住着一百八十萬同族人。美國的猶太人人口是四百廿萬。他們都信奉從來的猶太教，避免和別的民族結婚，在各地組織了自己們的病院，集會場和共濟會等，最之的集成民族的隣誼。只要到了紐約，便像到了本國一樣。流入紐約的猶太人却是這種心情，迎接的人也是一樣，祗要能到紐約，以後就好辦了

候車室的猶太人們，瞅着遙遠的東方天空，都像等陽基可立巴的機影等得不耐煩了似的。

沒有國土的國民！是猶太人。被擁爲王室的羅斯查爾德家的當家，現在從歐洲最後的牙城巴黎逃了來。說起巴黎的羅斯查爾德，是法蘭西財界最高的存在，和羅斯查爾德並肩而君臨法蘭西財界的晉易。得列夫由斯家也是猶太族。歐洲大戰後的數十年前，維爾塞體制的甘蔗，變成黃金的奔流，而注進法蘭西的時候，即在蔓延於世界的猶太財閥中巴黎的羅斯查爾德，依然是牢牢實實的總本家而確立着。

波折多得很。一九三四年的史他維斯基事件，使世界的耳目集中於猶太財閥的橫暴暗躍。以猶太人列昂，布路姆爲首於一九三六年六月樹立的內閣，攪動了人民戰線的急進勢力，一時曾擾亂了法國的財界，但傳聞猶太財閥和布路姆內閣也在暗中做交易，和其後的軍閥結合，吸收暴利，更乘美英法三國匯兌協定之使，而越法得意起來，猶太的勢力，在法蘭西的新聞界裏，各種事業界裏滔滔的氾濫着，堅固的種植在猶太人胸中的「選民意識」，使這樣在法蘭西發收未曾有的成效。

吹翻黃金王國的那其斯大旋風

但，這企圖到底沒有成功。

曾經數世紀的猶太進展史，結局却不能成爲近代人類史，在猶太勢力結合威爾塞體制而展開其權威的飛揚的翅膀的時候，與這兩種勢力成爲正面之敵而起的那其斯德意志的出現，臥薪嘗膽，蓄貯鬱積的勢力，終於在前年五月爆發了，德意志合併了奧地利亞

吹翻猶太黃金王國的大風，突然侵襲了全世界，最先嘗到滋味的是奧地利亞首都維也那的羅斯查爾德家，從一八二二年五個分家被封爲男爵而列入奧地利亞貴族之列以來，進出於哈普斯布爾古王室的賬房，從心所欲的操縱了中歐經濟約有一世紀多，但最後的運命終于到來了。

一家遭到這種風波，都爭先恐後的逃向外國流浪去了，寄身之處亦沒有甚麼不自由，不論在羅馬，在巴黎，在倫敦的財閥最上層羅斯查爾德一家都有地盤，從各種路徑都可以把資產運到國外去的。

維也納的羅斯查爾德一家，託英美法的同族對求着新生的局面，只有遺留在維也納的路易，德，羅斯查爾德，因寄託在倫敦及巴黎銀行的一億丹做身價，爲人阿爾娜，林姑豪貸被人虜去，懷着滿胸煩惱，轉轉在歐



愛得瓦爾·羅斯查爾德

羅巴流浪着。

雖然如此，羅斯查爾德仍在不灰心的謀算着，那一天能復了讐，而把帶利息的財產取了回來。

德法國境，有一條馬其諾要塞線。在法國北部的，把馬其諾線延長的達拉迪要塞線遠到英法海峽，嘗有難攻不陷之豪語。反猶的那其斯武力，對這也感到束手無策。羅斯查爾德一家，非常高傲的等待着不久由經濟窮困而脫掉戰衣的那一天。這時節，正是他們指望着以一得十的恢復損失的時候。

然而，運命之神給羅斯查爾德一家按排了一個夢想不到的悲運。

今年春天，湧進比利時和荷蘭的德意志大軍，把羅斯查爾德一家賴以爲命的達拉迪要塞一突而破，一刹之間殺到了巴黎。在巴黎郊外空貧森林裏展開的停戰會議的那個場面，爲世界歷史劃一大轉換期，同時，正是歐洲羅斯查爾德一家的輓歌第一節。

歐洲財界支配者的最後一日到來。

在巴黎陷落已迫眉睫的某日，羅斯查爾德系的銀行裡，有坐汽車而慌張的走入地下室的老婦人。像預先有了通知，地下室的看守一聲沒只的把鐵門開開，讓老婦人進去，在走下幾段台階的裏面的屋裡，有一個雖小但堅固的金庫，老婦人大搖大擺的走近金庫小聲轉唸着暗號號碼，左右着廻轉鎖。金庫的門上刻着有條不紊的紅盾牌的細紋。

紅盾牌！唯這，才是十八世紀曾與歐洲財界神經中樞佛朗克福路特有借貸關係而出名的羅斯查爾德一核的家紋。

老婦人迅速的把金庫裡的小箱放進去，關上庫門想走，突然看到家紋，在一個極短的刹那老婦人閉上了眼睛。曾君臨歐洲財界二世紀餘的羅斯查爾德家，以此一瞬爲終止符，而閉幕了波瀾起伏的在歐二百年史。愛得瓦爾，羅斯查爾德男爵爵的亡命史，從此開始。一八一七年在巴黎開業以來，執法蘭西財界之牛耳達一百年之羅斯查爾德兄弟財團，因動搖而離開了巴黎，最先逃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在這兒又立不住脚，於是乘飛機渡過大西洋，而流浪到紐約來。

拉瓜地亞飛行場的上空，萬里無雲，在地上歇着銀翼的旅客機，像睡着了般的安息着。但凝視着東方大西洋上空的猶太人的眼裏，却邊漾着無限的不安，羅斯 查爾德一家，和那其斯德意志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在巴黎分家的幾億巨富裡，混有巨多的利用維爾塞體制的法蘭西所吸收的德意志民族的膏血，對愛得瓦爾，羅斯查爾德男爵一家，在德意志說起來有兩倍三倍以上的仇恨，法蘭西已在德意志支配下。但羅斯查德却要經法蘭西把資產拿齊逃走。以國事犯的罪名，德意志滿能把他遮住去路而抓起來，更因在戰時下，「理由」是不成問題的。縱即飛機是美國的陽基可立巴，在公共海上是沒有什麼保證的。

孤翼飛渡大西洋三千公里，從里斯本急急飛往紐約的陽基可立巴，帶纏着這種不吉祥的預感。可克巴向拉瓜地亞飛行場的無線電台刻刻報告着安否。在那時，穿着制服的僕役拿着電報向候客室跑來。親近者和友人的廿幾雙眼睛，一齊射在女婿皮阿迭高爾斯基拿着的電報上。廣擴全歐的「神經戰」，在紐約郊外的拉瓜地亞飛行場裏，也展開了小小的縮圖。

午後二時廿七分，機影終於出現在東空。

「可立巴！可立巴！」

人們都不覺喊着跑近候客室的欄干。播音機的通告，像天來的福音似的在人們的耳裡響着：

「現在入港的是里斯本出發的陽基可立巴，迎接的客人請到稅關的出口！」

嚇倒稅官的提包內容

午後二時三十分，旅客機界的女王陽基可立巴響着四基大型發動機着了陸，主要的五六個迎接人特許貼近飛機邊。最初下來的是一個中年婦人，攜着八九歲的孩子的手。

「那是波蘭大使夫人吧？」

「對啦。你看，國務省來人迎接了，呵火特基大使也來了。」

記者團很快的低聲談着話，邊仍然在注視着可立巴的乘降口。

接着下來一位老 婦人穿 着水色的旅行服，戴着呢帽，而容非常衰弱，更因受到日光的直射，像晃眼睛似的縐着眉頭，一眼看見皮阿迭高爾斯基，眼裏閃耀着喜悅，緊抱住跑近的女兒，不顧在那兒的哭了起來。

緊跟着下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青女性，是女兒白涉碧，在白反領衫上胡亂的穿着茶色旅行服，斜戴着小帽，年青青的眼裡閃着活潑的光輝，踏上了美國的土地。

其後，下來一個朽木一樣的老紳士，軟帽下露出白髮，在下垂的眼眉上，泛着疲勞和憂鬱，眼裡顯示着無力，像漫然看着遠方一般的空虛，曾經很講究的製作的衣服，也或許因爲肌肉消瘦了，像借來的似的從肩膀到腕下肥肥的擁着縐汶，右腕上掛着外套，左手緊提住革製的結實的提包，機旁的脚行將說了句「把提包！」而把手伸了去，羅斯查爾德翁只瞪了他一眼，理也沒理，女婿皮阿迭高爾斯基一邊道着寒暄，伸手要接，老人又輕輕拒絕了一下，像又使了些小氣似的緊緊握住。

就連忙着打招呼的夫人，也時時很耽心的向丈夫提着的手提包投着視線，在大西洋橫斷機到着的場面裡，到着物件的混淆中，環繞着這皮提包，漂盪着一種可怖的空氣。

一切行囊貨物都搬運到稅關檢察場去。皮阿迭高爾斯基跟隨着，一家一一回答着檢查官的質問。因爲是飛機的旅行，貨物特別少，揣疑着會從巴黎銀行帶來金塊的記者

世界新發明

發明蓄電池飛機

加拿大某機械師

加拿大某機械技師，最近發明使用蓄電池之飛機，查蓄電池體量太重，乃其缺點，故從無用於飛機之想，今所發明之蓄電池，體量甚輕，時速三百英里能續航三小時，惟輕量蓄電池，卽愛迪生氏亦中道而止，愛氏之後，此項研究殊尠進步，而今日忽傳此吉報，寧非人間一大快事，果爲事實，則又發明界一大劃期事業也。

發明鋼鐵質帳棚

美國斯鏗那公司

麻薩秋塞州之布魯克斯，斯鏗那公司，對防空用具，經過種種研究，近日造一鋼質帳棚，頗可實用，每個價值百美元，所用鋼鐵厚四分之一吋，爲四角錐形，安設在戰壕之鐵條洋灰台上，可禦炸彈，功效已經證明，安裝或卸下各須一二小時卽可，普通者可供五人戰壕之用，又經實驗，證明此物卽不掘戰壕，只安置於平地上，亦可禦炸彈，不久必運售於歐洲各國，生産既多，售價或卽低落也。

的期待，隨着檢查的進行而終於發現了，也許這是記者團的一種錯誤觀念。若想把金塊搬入亂黨橫行的美國，祇靠十人二十人官服便衣是警戒不過來的。即便在紐約市內，把金錢從銀行拿到銀行，也須使用帶輕機關槍的武裝自動車，看守金囊的人，更必得把手指放在唐姆生機關槍的火門上，假設羅斯查爾德一家若帶來金塊的話，飛機場的周圍當配置着武裝自動車隊。

稅關官吏最後檢查着各人的提包，老夫人從丈夫手裡接過提包，在稅關官吏的鼻子下打開。瞅向裡邊去的檢察官，只看了一眼不覺把伸出的手抽回，受到恐嚇似的急速瞅了一下左右和背後。又急忙把打開的皮包關上，握住老夫人的腕子，跑向稅關長室而來迎接的人們都吃驚以爲發生了甚麼事情而想跟上去，羅斯查爾德老男爵落寞的微笑着把大家擋住，自己一人跟着到稅關長室來。這兒是想左右世界金融的猶太人。只用眼神便可以疏通了互相的意思。大家都在那兒靜靜的等着。

未幾，從稅關長室出現的兩人，被稅關官吏引導着，催促着女兒很快的下了台階，乘上預備好了的汽車，便一溜烟的去了。

滿裝着稀世之寶

也不怪稅關官吏吃驚，在提包裡面，夫人裝滿一下子從巴黎銀行金庫裏拿來的羅斯查爾德男爵家的珍寶。無論那一件都是世界稀有的寶石，拿到市場上去，論行市總額竟能值一百數十萬美元。從一百萬數十萬美元說起來是五百萬元，把這裝進皮包裏提着走，實在沒有比這再危險的了。

頭幾天的新聞，載有五人手鎗强盜，襲擊了紐約的銀行大門前搬運存款用的武裝汽車，奪去了十萬幾千美元的金囊而逃去的記事，從世界集聚到美國金塊的大部分，都帶着軍隊的衛護而搬運到堅達基山中要塞去。美國的亂黨竟這樣的兇獰。若知道是裝有寶石一百萬美元的提包，眞說不定會有多大的亂黨在覬覦着，所以稅關的檢查官，慌慌張張的塞進裡屋，是當然的事了。

愛得瓦爾，羅斯查爾德一家往投奔處拿來的祇是寶石等。但巴黎的財產怎麼辦了呢總額一定上了億數。在巴黎危急以前，移往別處去了嗎？但歐羅巴大陸，早已無存身之處。至於英國，尙有十八世紀以來，坐財界的王座二世紀半的羅斯查爾德分家。六十五年前，在英國得到蘇伊士運河的股金而致成爲大帝國的劇所機會裡，演主角的也是倫敦的羅斯查爾德家。羅斯查爾德在那時若拒絕了猶太系的英國宰相地滋列克的要求的話，英國便成不了蘇伊士運河的大股東。由羅斯查爾德家當家的頭豎搖或橫搖而決定一國的命運的事，此外還有好幾次，巴黎的羅斯查爾德一家若亡命逃來的話，論義理英國是立在歡迎的立場上的，像從巴黎偷偷拿出來的羅斯查爾德家資產的保管，簡直不能問題。狡猾的英國，把這利用價値是怎樣在打算着，也可以想像得到。

幾億萬的財產將如何？

然而，猶太財閥賴以爲政治經濟地盤的最後的牙城倫敦現在竟不斷的降着那其斯，德意志的爆彈之雨，英本國之降服於新興德意志的軍門，據一般的觀測已是不久的事，羅斯查爾德一族，更說不定會把德意志，法蘭西，義大利，英吉利等處分散着的動產的大部分總括起來移到美國去，但看起匯兌之管理，財產之國外運出嚴禁等列强的現狀來這却是一件難辦的事情，也有說一定藏在那兒的，傳聞在拿破崙戰爭時代，佛朗克福爾特的羅斯查爾德本家在丹麥避難的時候，曾把動產的大部分裝入酒瓶，藏到丹麥一隅的酒庫下，而得免當時歐洲大戰的烟火所以這次也有或能使用同樣方法的謠言。

但今日的世界却和拿破崙戰爭時代完全不一樣。把那種把戲看成玩不通也或許最爲適當。

七月三十一日，以佩丹元帥爲首而組織的法國政府，已宣言沒收愛德瓦爾羅斯查爾德男爵和魯易德列夫斯財團的財產。是在男爵落脚在紐約剛剛第三星期的時候，又說對這宣言不服的話，可返回法蘭西來受法廷的裁制因爲罪名是嚴重的違反抑留命令，羅斯查爾德決不能爽爽快快的回到法蘭西。雖然如此，男爵一家若總住在這裏，美國的法律是不允許的。入國許可上是旅行者的名義，所以滯在期間只爲半年。自然並不是沒有向當局設法通融而執行歸化之手續的路徑，但若如此，殘留在法蘭西的財產只好拋棄了。

七月十日，在紐約郊外飛行場裡站着的時候，泛在羅斯查爾德男爵面上的絕望的陰影，看眞相不祇是在旅途的疲乏。許多人說由於羅斯查爾德黃金王國救濟無策的自覺，而把他的姿態弄得那般殘酷的。

（本刊論說部）

學術知識

治療瘧疾的金鷄納

——爲爪哇所出產——

現在唯一治療瘧疾特效藥，金鷄納（Ciucdana）日本名爲「規那」非國産藥品，乃荷屬印度爪哇產物，據近人研究「金鷄納」的原產地是南美秘魯地方，後運至歐洲，歐人勢力東進南洋，遠在十六世紀的初葉，南洋是瘧疾世界由歐人傳入爪哇來的。

金鷄納樹屬茜草科「規那屬」原產熱帶地方，是一種常綠木本的野生植物，莖高四五尺，群生成林，葉卵狀合瓣，花冠五裂，呈圓錐狀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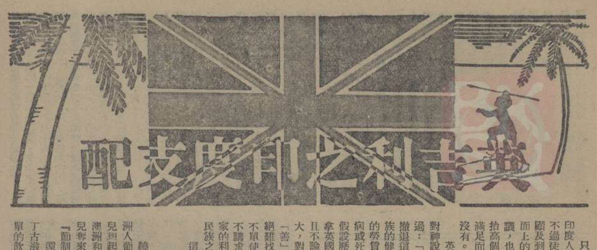
爪哇所產的規那樹。種類頗多，由樹皮內含霜成分之多寡，分爲凡十一種，霜的名稱（即植物鹼類）有規寧鹽（quinme），規尼丁（quinidine）金規寧（Cinclcronine），奎規尼丁（Cinclconidme）無晶植物鹼（Amorphons alcalcalaul）（即不能結晶之金鷄納霜）等五種。

植物含有植物鹼很多，不過金雞納樹所含的鹼能治療瘧疾，可以特別使人重視，它含鹼的部分祇有皮層，然不限皮之部位，幹皮，枝皮，根皮，均可爲材料惟幹皮霜含有第一種規寧鹽極富，即爲名滿寰宇之金雞納霜，按規寧鹽有殺滅瘧疾菌之力，故規寧鹽可稱爲正霜，市上所售之金鷄納霜丸或粉便是。

取霜的方法，極爲簡單，普通將樹皮用微火烘烤，霜即自現，因爲藥用的不同，所以提霜方法也不同，大半經營金鷄樹的商人，都將金鷄樹皮整齊的劈下，相接運往市場銷售。

爪哇自從荷蘭人經營之後，對富產極力開發，金鷄納樹當初全屬國辦，對規那樹改種不遺餘力，至第一種樹的價値發現後，私人遂亦銳意經營，結果樹立了荷印政府金雞納樹的經濟基礎，而今不僅出品量佔世界首位（約當世界出產百分之九十一，國庫每年增加七百四十萬盾（荷幣）收入，且因之而減少舉世瘧疾的死亡率，造福人類。

（完）



英吉利之印度支配

只要殺人的經濟制度仍在繼續，英美或印度人的醫生或宣教師中的理想主義者，祇不過徒然繼續着無益的努力，政府雖然些許顧及到病院或醫藥，也祇不過爲顧全英國體面上的一點裝飾。下院議員或上流婦人的抗議，也只能成爲軍人的國際政爭的把柄，或抬高個人的聲名，或僅能取得自已良心上的滿足而已，其他，一直到現在，一點功効也沒有。

英國一方面自稱爲印度民族的保護者，對神說過擔負完全責任，巴因，黑德 蒯說過：「遺憾的却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從印度撤退這事完全不可能。」却這樣爲了印度民族的健全化上一些也沒盡力量，由如此飢餓的勞貸煮起了悲慘貧困飢饉，以致使人民得病或死亡，只這點事情，已殘酷到極點了。假設歷史在幾時能受到究極的審判的話，只拿英國在印度所做的「惡」一點說起來（今且不論英國其他的「惡」），已經非常的重且大，對抵這「惡」的秤皿，而打算平衡的在「善」的秤皿裡放些什麼的話，恐怕在英國絕難找到吧！然而，英國以無限的「忍耐」不單使印度的這樣衛生狀態存續着，更對之不講求任何對策，而導入專門以商人的及國家的利得破壞印度人心身的兩種害毒於印度民族之間。

這兩種害毒是火酒和鴉片。

【富賊兒火酒】

繞過好望角，方一次由海路到印度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巴斯克，大，葛瑪，（說到這兒想起來，英國人並不是首先發現了印度，澳洲和其他國度的，只不過後來往發現者那兒奪來的罷了。）非常稱讚着全印度民族的『節制』（禁酒）。

還有那暴虐的初代印度總督倭龍，黑芷丁古滋也說過：『印度國民的節制，除去簡單的飲食外，好像完全和火酒及其他痲醉的毒物絕着緣。』葡萄牙人，荷蘭人，法蘭西人和英國人（其後英人將全部外人逐出，而於二百年來支配着這個國土，）等歐人渡來的時候，最初的商人等（在辦事處）運來了蔗酒和火酒而販賣着，到了婪貪的東印度公司時代，火酒的販賣大大的蔓延起來，等到英國政府的管下，這事態便越法厲害，

英國政府豈祇不禁着人民去取締搾取的火酒販賣者，却早已和火酒資本協合而同盟起來了，原來英國如此才能實行了帝國主義的抑壓的計劃，同時在需要着由搾取這個國土即得來的錢。——酒捐祇在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一年間竟收了一二，二八二，〇〇〇鎊（即二億五千萬金馬克），在前一八七四年到七五年間，祇不過一，五六一，〇〇〇鎊左右（約三千萬金馬克），爲了擴充酒類的販賣，英國政府曾使盡了種種方法，英國官吏利用一切的機會，給人民留下狂飲的例子，像印度總督，或州知事，或大都市市長設饗宴的時候，傾注着多量的香檳酒葡萄酒利克酒威士忌，報紙上又詳詳細細的記載着，柯總卿在當印度總督時，僅在一個月裏他的官邸曾飲用了一百十五瓶香檳酒等事，曾在阿爾奧夫羅納爾得侯之著書柯總卿之生涯」裡記載着。在努力博得英人賞讚的富裕的印度人，染成了好酒的風習，而把這又傳播起來。

一般大衆裡，好飲火酒的風習之所以非常擴大，當然不是爲了模仿那些豪綽者的奢侈，悲慘的印度勞働階級竟學得豪綽者的飲酒癖，是爲了醉後在暫時之間可以忘掉自已的悲慘，也正爲了這，他們甚而喝起混有有毒的「富賊兒油」的火酒來。

「不論走到街上或鄉村，在隨處可以看得到。不論訪問工塲或鑛山，也仍然可以見到。諸君到炭坑去過嗎？由於火酒而起的悲慘事簡直目不忍觀，每週爲了得到僅少的錢從朝到晚辛辛苦苦的勞作着，到了開支時，領到那微細的勞金，但一出門就可以看到那賣着誘惑的火酒的小酒店，他們結果得意氣沮喪。於是爲了暫時趕走心頭的沮喪而信步走了進去。誰知在不知不覺間把辛辛苦苦掙來的工錢化費了一大半。時常有許多人把一星期得來的工錢，化得一光二淨，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哭着的妻和餓着肚皮的孩子在那兒正等着他。統計起來，做了那小酒店的犧牲的，在普通的職場上據說占勞働者的百分之八十。

以上是孟加拉禁酒同盟的書記的報告。至於小酒店賣的是甚麼酒，我們可以從印度人傑發，哈桑的話裏聽一聽：

「印度的火酒飲料，因爲質料太惡，惡名特別高。普通的東西歐洲人甚至不能喝下一杯去。歐洲人時常飲用印度火酒這事，到現在還沒聽見過一回。不論多們不好的歐洲火酒，總要比印度的火酒飲料要略勝一籌的例如印度的「生吉酒」「航酒」「干加酒」「茶拉斯酒」，不論那一種，都是同樣的壞酒，它們的害處都帶有破壞的性質，其他不論拿起甚麼酒來，都是同樣的壞法。拿幾句話而把這些酒的惡質的慘害表現出來，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情。

在印度最被人常飲的「脫地酒」的強烈的異臭，只要在稍遠的地方嗅到一點，便可想像到這是如何惡劣的酒。若是歐洲人，即便對酒是多們無智的兵士，也不喝印度酒，從這事實，足可證明出印度酒質是如何的惡劣了。」

英國政府自然會辯解着：「我們是需要稅捐的，因爲沒有稅捐一切事都不能辦理，所以不得已才這們做。」同時，却又擺着嚴肅的面孔說：「然而，我們並沒有強制的使誰喝酒，同時也在希望着人們不會喝得這麼多。」最後，他們更以他們所愛好的古典的自由主義這樣說：「我們不打算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人民可以從心所欲的飲食去。」然

而當印度的愛國主義者興起禁酒運動，而收到若干的成功的時候，他們却又憤然摘下假面具來，亞美利加的神學家桑達蘭得曾說（奴隸之印度——一九三二年版）「政府把印度各地數千名禁酒運動者拘留投獄是極顯然的事實，他們的罪過，是爲了站在小酒店前，勸導他們的鄰居或朋友不去買那悲慘的毒物。在那時他們並沒有施行了甚麼暴力或威嚇，祇不過很馴良的說明飲酒的害處。——況且這酒祇能給飲酒者一種慘害，只要沒有小酒店，是誰也不會來買的東西——）另外英國神學者C，F，安得流又曾說「據我所確認，政府把印度比較範圍小的一個地方——即阿桑地方一處，監禁起了八〇〇名完全爲和平的禁酒運動的人。」

一九三二年，印度總督威靈頓卿竟立下規則來：倘有忠告中止購買火酒者，依法律治罪，或監禁二年，或罰以徵役云云。

鴉片

印度是世界第一的鴉片產地，產量的一半消費在印度，所剩的一半輸出，爲了確保印度的鴉片輸出，英國曾對中國打了兩次仗中國爲了徵服鴉片之毒而努力，終于成功了鴉片輸入的禁止，

印度自己年年消費鴉片大約爲一百七十萬磅，製造和消費都不是靜悄的在密秘裏施行的。印度的英國政府本身，在惹人注目的地方開了七千個舖子販賣着。製造也純粹是政府的工作，政府並不是爲了限制人民而製造，像以後所說一樣，是爲了使民衆中毒鴉片，在英人到印度以前，印度極輕微的使用鴉片，而且只限於某小範圍，印度的宗教非常最重的禁止着，把這看成罪惡，各政府也同樣反對着，甘地說過：「在英人到來以前不論印度甚麼樣的政府，也沒曾像英人一樣的獎勵鴉片的害毒，和以徵稅爲目的的組織」，鴉片的使用，是在最近十年來才越越增加起來的。

英國政策是十分明白鴉片給人體以如何可怕的毒害，及給印度民衆以如何的悲慘和痛苦的，在一八八〇年緬甸長官對英國政府曾有以下的報告，那時他就任的日子尚淺，對一切都非常謹愼。

「若習慣的使用這種藥，身心之力傾還神經破壞，肉體空洞，容易染病，使全生活倦怠，汚穢，破壞了自尊心。鴉片實在是悲慘貧困，犯罪的可怕的根源。監獄裡充滿了虛弱到極點的鴉片患者，他們非常容易得赤痢和霍亂。因之農耕不能擴大，對地租的增徵感到困難。自然人口增加也會停止，後代人的體質因之而虛弱了。」

以上的話，只不過表示出了鴉片之害的最小限的概略。可是到了一八九五年，政府派遣委員竟往倫敦政府發送了以下的可驚的報告，今把主要的部分揭在下面。若把它精讀一下，可以從這若有其事的文章裡，看出了官吏的詭謊來。

「在印度的鴉片的消費，並沒有甚麼惡害。（！）……在印度，鴉片多量的被「醫藥用」和「非醫藥用」的使用着，有時是有益的，即在許多場合，也不會有甚麼被害。英領印度的鴉片之栽培，製造，和消費等，并沒有單單限制「醫藥用」的必要。印度人由於多年的經驗，十分知道把鴉片怎樣使用處理，雖也有誤用的，但這并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印度鴉片消費者的大多數，並沒有成了這種習慣的奴隸。他們只購用所必需的一點點，在不必要的時候，並不採用。……鴉片是人民入手最普通的，而且最寶貴的家庭藥，他們爲了避免疲倦，或減少疲倦而使用，在他們，是一種可以忘却肉體的痛苦的特效藥，又可當做糖尿病的預防藥更時常爲了減少糖尿病的糖分而使用，一切老人階級爲了緩和痛苦而一般的使用着。少量的使用鴉片，對病兒的治療最有效果。（！）……鴉片的販賣若祇限制醫學而禁止，眞是莫大的笑話，對幾百萬人說來，簡直完全是非人性的（！）作爲（！）

像這樣可驚的，如其說糊塗勿寧說玩弄人的報告，在當時，並不是報告者不充分認識鴉片所及於身心的慘害。在這時前三年，即一八九二年，英國五千名醫師曾發表宣言說鴉片的飲用能破壞肉體荒廢精神，而主張印度之鴉片當與英國內地同樣以毒物辦理之在英本國，除去嚴重的醫藥用外，嚴禁國民的鴉片販賣及消費，在印度，却不僅以之爲家庭藥，幾乎同食糧一樣的允許着，更用盡了各種方法獎勵着這樣無限制的危險的使用

據日內瓦聯盟的一委員的確證，醫藥用的鴉片消費量，普通平均一萬人口只不過六公斤以下——即每人不過〇，六克，但在阿薩蜜的若干地方，年平均鴉片消費量，一萬人爲一〇，六乃至二二七公斤（即前記的一七倍乃至三八倍）在加爾各答一萬人爲一四四公斤，以此推算每人的用量，是個巨大的數目，判霞卜的住民，原來在全印度中是最健强和最勇敢的。同地在大戰後勃發了擾亂，遭受了阿木利查的殺戮而被鎮壓，但這些人民的氣力將爲鴉片打倒了原來在一九二〇年代，從阿木利吉事件以來，鴉片可怕的侵入當地，十年前的雅片平均消費量，拉荷爾一萬人已達四〇公斤，路加拿已達四九公斤了。

英國需要着金錢

英國已宣言英國政府對鴉片稅的收入不能斷念。一九二三年政府的財政委員會上，在某一報告會力說印度的販賣鴉片爲國庫收入的重源泉，有保存的必要，更明瞭的宣言不能把他減輕，有一個聰明人想出了巧妙的辦法。那是從最小量的鴉片的使用，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稅收入的方法，——新領土鄰接地倘有未飲用鴉片者，在那兒擴張販路。

亞美利加的宣教師蔣，利金士在關於鴉片的小論文冊子裡，如次記載着：

「緬甸（東部印度）在被英人權力征服以前亦即緬甸被印度合併以前，在緬甸任何地方都像現在日本一樣的嚴禁着鴉片。日本人和中國人都深深知道鴉片除破壞人體外一些好處也沒有，但英國人自從掌握緬甸的支配權英人下級官吏都在土着民間販賣鴉片而獲起利益來。」

在印度並非沒有反對運動，牧師G，F安得琉士氏曾有如下報道：

「一九二一年基督教宣[illegible]，N，羅易在阿薩密立法會議上，曾提出於阿薩密鴉片販賣之年平均宜減少一成之議案。

這個提案被絕對的多數所採用，對於反對的只有政府的官吏，他們拒絕了歐洲人及幾個英國人的實行。

如此，其後允許了鴉片使用，更進而加以獎勵的阿薩密政府，便把印度最優秀民族之一的阿薩密人民的肉體破壞了。

在阿薩密地方，甘地一派對火酒及鴉片曾施行反對運動，他們單單向着道義心勸說着，同地方成功了減少百分之五十的使用。然而對此政府加以怎樣的處置呢？六十三名的演說者中，捉住四十四名投到監獄去了。

英國的辯辭

對於英國的這種鴉片政策，若有什麼輿論的非難之聲興起，英人總是拿以下的遁辭答覆，在別國製作鴉片的時候印度也跟着製作不爲太過，所謂「改革」並不是一國所能做得到的事，祇禁止印度的鴉片販賣也是無用，假設政府若不給民衆鴉片，他們一定要秘密輸入的，所以，政府滿足了人民的需要而徵以稅捐乃是當然的事，但無論此彼，東洋那地方已經是這樣的地方，對東洋人說來，鴉片是完全無害，即便有害也是些微的等等。

（待續，本刊論說部）

義大利的輿論指導者

莫首相曾公然喝破「余常於獅子吼後保守沉默。」

凡是法西斯蒂新聞，常揭載鬥爭性的口號指導國民。

意大利在政策上站在重大立場的時候，莫首相一定保守沉默。而且國民 知道那是意示着甚麼。在此期間，國內的紙報一齊向國民的要求大目標整備體勢。這個目標便是為意大利民族的安全保障和民族的發展而要求領土。

國內言論機關在莫索里尼獅子吼後，一定同張銳利之論陣，並且表示着整然的內的統一而鮮艷的展開，這實在是巍然壯觀。

在壯觀上，確實駕乎德國之上。在德國，似乎被那其斯黨機關報紙賚基施爾、波與巴哈塔所統一，其他國內報紙或政治雜誌似乎是墮於從屬的活躍，然而在義大利，以莫索里尼之機關報波波羅，的義大利為中心，與此並行的法西斯蒂報或政治雜誌，豪華的展開大活動。「波波羅的，義大利」因為是莫索里尼一手造成的報紙，所以經濟基礎異常鞏固，與意大利財界巨頭也有不少的聯絡。現在已經不單是莫索里尼個人報紙，尙且是法西斯蒂黨的公報，正和德國的賚基施爾，波與巴哈塔報一稱。

關於知道代表「意大利的呼聲」之國內言論機關的布陣，換句話說，就是他的性格，也決不是沒興趣的事。如前述，况且因為在外面的形態和德國大不相同才有更值得知道的價值。

莫索里尼的巢窟

德國一切都被黨機關報賚基施爾，波與巴哈塔所統一，然而意大利是以「波波羅，的義大利」為中心，呈統一的割據狀態。卽對和齊亞諾外相有緊密關係的的列克拉弗 報或哥利列，的拉，謝拉報，最近戰死的巴爾波元帥機關報哥利列，巴塔，發利那西宣傳相所據之列地那，發西斯蒂報，其他名政論家凱塔氏主宰之蕭爾那列，的義大利雜誌等與以有力之活動力。政論之所以展開壯觀也是因為這個。

莫索里尼首相一九〇九年以來曾為記者而活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波波羅，的義大利。一九二二年讓主筆之地位與其弟阿爾那爾特，莫索里尼，然其弟於一九三一年逝去，遂再為波波羅裏面的主宰者致力其發達。如果莫索里尼在同報紙發表論文，一定不署名。然而意大利國民從那種銳利的論旨和明快達意的文章，便測知是莫索里尼所寫的，莫索里尼首相尤以政治的諷刺勝於他人。若寫這種文章，在意大利的言論界恐怕再沒出乎其右的了。

現在成為波波羅社的紀念物，更是國民的紀念物而不斷巡禮者，卽稱為「莫索里尼之巢窟」的房屋。是在苦鬥時代的波波羅編輯所的莫索里尼主筆室。現在仍舊保存昔日的面目。

凱塔氏

意大利言論界的代表人物，聞名於各國的「蕭爾那列，的義大利」的主筆便是維爾地尼奧，凱塔氏。這個政治雜誌每月發行二次，「意大利的呼聲」週刊和牠是姊妹誌。揭於兩雜誌卷首的論文，論旨異常透徹，牠的論旨常為海外電報而發表在日本有力報紙上。美國認為凱塔氏的論文不過是世界情勢的最上報道，然而以歷史的論證為基礎的論陣確實可觀。他最近發表 顯示地中海與意大利的歷史的，必然的關係的長篇論文，力倡謂，不認識地中海之支配者意大利，則不能建設歐洲之新秩序。

安撒爾特氏

基鄂巴尼，安撒爾特氏是和外相齊亞諾有甚深關係之「的列克拉弗」的主幹 每星日以無期線電向軍隊放送，一手擔當軍隊之政治的教育，因這種關係，他極力强調在世界鬥爭裏 勞働者與祖國的利害關係決不可乖離，並謂由意大利的精銳化方能得到勝利，在這時候意大利勞働者能完全實現社會的正義。意大利言論界最先提倡參戰者之一安撒爾氏，由四月旣以激烈的論調力倡參戰謂；「對將來之命令我們已有萬全的準備，準備已完整！這句話才是意大利的運命，同時是我們對歐洲的干涉權。」

阿利那修氏

主宰列地美，法西斯蒂報的羅俾爾特，法利那修氏為現國務大臣亦為法西斯蒂黨的老黨員，曾與莫索里尼首相同甘辛苦。舉全力當排擊猶太人與撲滅秘密共濟組合之重任。因為是實際政治的鬥士所以設有很深的理論，雖然如此，然而有迫力的雄辯，在現在意大利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他的職責正恰當德國的宣傳相戈俾爾斯氏，然因沒有戈俾爾斯那樣高的理論，所以目下對內對外都沒有十分露臉。

因為意大利參戰，意大利理論一時頗見餘裕，然而德意聯合對英攻擊將要開始。又今後對一敗塗地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站在不同的立場，所以「意大利的呼聲」將再以數個擴聲機向全世界盛行放送。（本刊論說部）

羅馬尼亞樹立親德政府

前國王卡羅爾二世退位

這是九月三日晚上的事情，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列斯特的王宮廣場前面的咖啡館，華燈初上，音樂悠揚顯出十分熱鬧，一般追求享樂的青年們，談笑自若，茫然不知祖國之即將解體，這些活潑的遊客之中，有一群青年，面帶緊張之色，其中也有間諜，聚集在一塊兒，他們是假借外交團，外人記者，商人，遊覽者等名義，從事活動，在這號稱小巴黎的布加列斯特，佔據了咖啡館之一隅，都是態度鎮靜，毫不慌張，不多一會兒，其中有一人，好像匆忙似的，從燦爛的燈光中，走到橄欖樹的背後去了，在那有騎着軍馬的卡羅一世的銅像之廣場上，邁開小步奔跑，直向對面的王宮鐵柵，好像着了魔似的，不管那裏的衛兵喝問「有什麼事」，突向王宮闖入，衛兵大吃一驚，立刻撲上去，不料那男子之後，還有三人跟着，那衛兵就做了他們的手鎗的犧牲了，當時王宮內的衛兵，聽見鎗響，立刻出動，搜捕暴徒，可是有一個暴徒，已經乘着黑夜混亂之際，突入輝煌奪目的王宮，亂開手槍了，那時，王宮前面的熱鬧地方，也以這種槍聲爲信號，撒發了許多小冊子，那小冊子裏頭，寫着「卡羅爾二世，退位罷！」等字樣，還有鐵衛團首領霍利努，希馬的署名。

騷擾紛亂，充滿了布加列斯特全市，數百警官隊，坐着「跨子車」，四處出動，非常警戒，在市街各處，與鐵衛團，親德份子衝突，首先被捕的青年，當晚被警察訊問了

你們究竟要幹什麼事？

——都是我們的世界了。

——什麼!!!

——打電話，就可以知道了。

警官拿起聽話器，可是打不通，因爲各處電話線，已被割斷，布加列斯特無線電台也被暴徒侵入，於是叛亂不只限於首都了，康倫休塔特康斯坦查等全國主要都市，同時發生騷動，那分明是親德份子與鐵衛團的有計劃的政治變亂，他們與樞軸，一脈相通，不言而喻，且與羅馬尼亞軍部之一部，有相當連絡，並且因爲達琅西瓦尼亞割讓而表示不滿的該地方住民，發生反德義暴動，羅馬尼亞全國，充滿不安，親德份子與鐵衛團，利用這種人心的動搖，發生暴動，於是翌日基古爾次，提出總辭職，五日親德派安特內斯克將軍奉命組閣。

安將軍，要求卡 羅爾世退位，卡羅二世遂於六日，宣言退位，由王太子密加爾殿下，代之而即位，前次大戰後，不勞而獲周圍領土，立刻成爲大國的羅馬尼亞，其國王卡羅爾二世，自一九三〇年，即位以來，適滿十年，現在似被四圍國家所凌虐而退位，不論公的或私的，都已步上了苦難之途了，否，這是因爲王侯之故，私的方面，與公的方面鬪爭而被造成今日的悲劇。

在私的方面，說起來，卡羅爾二世，與溫莎公爵。都有「王侯的苦惱」，卡羅爾二世，是一八九三年霍汗查爾林王家的後裔，他父親是斐迭南多王，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美莉王后，據賢明素著的美莉王后日記中所載幼年時代的卡羅爾二世，極好整頓，凡事求徹底而專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喜歡小孩子，由他母親的這種觀察，斷定了卡羅爾二世的生涯，他的徹底的性格，在卡利奈斯哥首相的暗殺事件之後，鎗斃了目爲反徒之鐵衛團員三百八十名，這是盡人皆知的，可是喜歡小孩的「愛情」逐漸長成而強盛，所謂「愛之絆……」這是對王之王太子即新近即位的密加爾一世而說的，王雖與海麥女王分別後，還是在王宮裡表示父子之愛，午餐必二人共食，午餐後，二人作打球之戲，並由密加爾殿下，駕駛汽車，時常往來於布加勒斯特王宮與希那伊亞宮，又因使密加爾殿下，受教育之故，設立特殊的學校，由全國的一切階級中，招收學生，藉以通達下情，然而卡羅爾王雖有這種父性愛，而其熱情，却傾向於異性，這種對於女性的愛情，實在是支配了王的運命。

卡羅爾王在青年時代，曾與一將軍之女結不解緣，且舉一子，可是誇耀舊家系的斐迭南多王，終不允許，因而演成「棒打鴛鴦兩離分」的慘劇，那位女人，現在巴黎，與卡羅爾王的長子密爾塞亞同住，卡羅爾王每年寄給生活費一萬二千元

這種傷痛，終于助長了卡羅爾王的人類的弱點，一九二一年，由其父母作主，迎娶希臘王室的美麗王女海麥，爲正式王后，這是爲他的前途幸福着想，海麥女王生一男，就是密加爾殿下，可是這種婚姻，是含有政治的意味的，對於女性的純情，竟超過政治以上的卡羅爾，對於美麗的海麥女王，也認爲不過是美麗罷了，愛的源泉，一點也沒有湧出來。

於是，運命把麥克達，羅佩斯哥夫人，交給了卡羅爾王，人類的歡喜和桎梏，都臨到王的頭上來了，那位女人（在布加列斯特說起「那位女人」來，就成爲羅佩斯哥夫人之代稱）與王在軍人俱樂部相識的，她的父親，有人說是乘海船的行商人，還有人說是放款人，或是汽車部分品商人，傳說不一。

她生性直爽，有丈夫氣，鮮艷的皮膚，配以金髮，顯出十分美麗，當時她是鄧佩亞努中尉之妻，已成熟的她，竟把濃厚的愛情，毫不吝惜似的，貢獻給卡羅爾王了，她是從下級向社交界發展而來的，所以她的好勝的特質，彌補了海麥女王的一切缺點，而透知女性心理的卡羅爾也終于成爲猶太系女性的俘虜了。

愛子心切的斐迭南多王，對於卡羅爾十分憤怒，於是卡羅爾說是到英法去遊歷，悄然離開母國，與羅佩斯哥，繼續鴛鴦之夢，一九二五年，卡羅爾在威尼斯，忽然接到母國的電話，命他捨棄那位女人，立刻回國，

聖馬利諾參加德義戰線

義大利半島亞得利亞海之濱，有聖馬利諾共和國，爲世界最小最古之立憲共和國，其與德國取對敵行爲，已歷二十有五載，近於九月十八日，決定拋棄反德態度，參加對英 戰爭，並下動員令，總兵力計有士官三十一名，兵九百五十一名，合計之猶不盈千也，國土全位於 義大利國 內，境界全長二十四英里，面積三十八平方英里，人口一萬四千，世以顯微鏡獨立國呼之，其建國歷史，長至六百五十年，且以特殊國情自閉於世，全軍奉命而動，士氣極盛，大有奮鬪以須，不可一世之概云。

卡羅爾好像熱戀的青年，竟置王太子的位於不顧，這樣一來，斐迪南多王，因憤怒而減滅了父子之愛，把王位讓給他的孫子密加爾，可是卡羅爾，於一九三〇年，離開愛巢——巴黎——回到布加列斯特，被議會所迫，繼承其子的王位而開古今未有之例，這種苦難的青年時代的磨鍊，自從做了卡羅爾二世以來就大有用處了，卡羅爾二世，是擁有十二萬三千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九百萬之富有人望的羅馬尼亞國王，羅軍的華麗服裝，都是他親自製樣的，羅國是東自蘇聯國境，西至何牙利國境，物產富饒的國家，且是巴爾幹半島之一富國，可是異族雜居，實爲羅國之累，這是因爲前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首先主張由四國，割取他國土地，好像組成一個木框子似的以爲對德包圍陣之一翼，所以與本國有關係的異民族的妄動，就成爲羅國內憂的種子了。

蘇聯的手段，一聲不語，貿然攫取比薩拉比亞與北布哥維那，何牙利（在德國勢力之下）保加利亞也以收回失地爲名，大肆活動，德國眼看蘇聯伸其赤手，很不願意，因爲如果蘇聯取得羅國中部的油田，則德國必受妨碍，所以薩爾[illegible]會談之後，再開維也納會談，使何牙利佔領薩琅西瓦尼亞，完全築成德軍的進擊路，一直到羅馬尼亞油田，並且利用羅國不安，使其前衛部隊——羅國鐵衛團與親德份子——攻取羅國德國的手段，是異常鮮明。

德國歷年在羅國的內部工作，煞費苦心，有人竟謂布加列斯特，是各國間諜的巢穴，而以德國的「第五部隊」的活躍，最爲顯著，利用羅人之憎惡猶太人而策動驅逐英法勢力的宣傳，乃是司空見慣的事，卡羅爾二世，受過英國教育，所以爲適應時代潮流，而採取「由義大利的組合國家，向德國的那其斯國家」之形態，然而他的神髓，即是英國派而且居住布加列斯特郊外的最愛的羅佩斯古夫人，在政治上，經人倫太無勢力，這是卡羅爾二世的對德工作的障碍如果卡羅爾二世，沒有羅佩斯古夫人，羅國或不至於有這種現象——那或者只有神仙所能知道罷！可是，無論如何，被强國所挾制的一切國家，都不能希望完全獨立罷！（完）

義大利法西斯蒂之回顧

法西斯黨之前身

第一次戰洲大戰終止後，義利大雖爲戰勝國，而未獲得戰勝之報酬，財政經濟陷於混亂，共產主義肆意宣傳，各地暴動復時有所聞，彼時義國國內情勢如此，沂自一九〇三年以來，焦禮題以義大利事實上之統治者起而收拾雜局，組織內閣，而人民黨及社會黨任意佔領地方自治體，社會黨爲赤色勞動議會所設立，地方大半受其支配，不但恣行惡政且虐殺地主官吏。違反人道非所顧也。

彼時米蘭有政治團體，名義大利民社，莫索里尼爲其首領，一九一九年，社內成立鬪士團，列名者僅百五十人，是即現在法西斯黨之前身，該團主義彼時雖尚曖昧，但其不爲向來之唯物史觀及階級對立所拘束而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則無可疑，且彼時並無標榜國家主義之政黨，非迪循尼所主宰之國民黨，不能與新生之法西斯黨特別協力。

受命組閣

法西斯黨，成立之年，舉行總選舉，莫索里尼以下各黨員，雖名列候補而竟落選，莫索里尼意氣不少挫，反因此次失敗而更努力，於各地悉設立黨支部，開始猛烈運動，於是國內憂國之士，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及知識階級等，漸次均同情於法西斯而表示協助，自中部至北部，悉爲該黨地盤，法西斯乃有不可輕侮之勢力矣。

翌年舉行地方自治體選舉，法西斯與國民黨，自由黨，人民黨等相提携，始獲成功法西斯勢力，至是遂牢不可拔，選舉時，社會黨曾惹起暴動，事後因糾彈該黨責任，乃將各地社會黨機關悉與破壞，並解散勞動議會，封鎖赤色勞動聯合會本部經過此次爭鬪後，法西斯黨對左派團體之爭執，遂日趨熾烈，共產黨致決行全國勞動者總同盟罷工，到處起暴動，國內秩序大爲紊亂，政府束手不知所爲，法西斯乃奮起以實力鎮壓罷工事件，驚倒蘭拉內閣流產後，莫索里尼終奉組閣之命與國民黨聯携而償其素願焉。

第一步改革

法西斯一朝獲得政權，當然特別設法培植政黨之基礎與勢力，各地方自治體：依次均收入掌握之中，繼復組織青少年團，處女團，少女團，以及大學法西斯，婦女法西斯等團體，義大利全國之活動力，今已一舉而歸於法西斯黨矣。

莫索里尼更以種種方法，使法西斯進而爲國家機關，其重要改革方法，爲廢止黨選舉制度，加强總理大臣權限，擴大縣知事權限，禁止秘密結社運動等項，莫索尼以選舉有與「選民」背馳之缺點，故首於黨內行階級組織，黨幹事由黨魁指定，黨幹事長得選任各縣黨支部長及其附屬機關之部長，各部長得任命其下級機關之職員。

改正選舉法

莫索里尼更正下院選舉法，綱要如下：

一，全國爲一選舉區，議員名額定爲四百名。

一，凡二十一歲以上之男子，十八歲以上之既婚男子，有子之鰥夫，及合於下列各條者，均有選舉權：（1）加入企業聯合會交納定數會費者。（2）每年納直接國稅一百利拉以上者，納市村稅者年利五百利拉以上之公債所有者。（3）由國家或公共團體受有俸給或年金者。（4）迦特利教僧侶。

一，被選舉權之條件，與上項同。

一，候補議員總數一千名，內八百名由公認之企業聯合會選定，此種聯合會共計十三，資本家聯合會六，勞動者聯合會六，一爲自由職業及藝術家聯合會，八百名候補人中，農業占百分之二十四，工業占百分之二十商業占百分之十二，船舶及航空輸送業占百分之十，陸上及內地航海運輸業占百分之八，銀行業占百分之六，自由職業及藝術家聯合會占百分之二十，其餘二百名，則由有國家性質之教育文化或關於社會事業之社團聯合會推薦之，具體言之，則爲初等中等及商業教育聯合會，義大利中央迦特利聯合會，在鄉軍人團，廢兵團及公務從業員聯合會等機關。

由上述各聯合會或團體推薦之一千名候補議員，由法西斯黨最高評議會董其事，（此會爲政治上最高機關，在憲法的法律上政府有首將此事附諸該評議會審議之義務）經該評議會，由此一千名中選拔定員四百名最高評議會如發見候補人中，於政治文藝，藝術科學方面之適當人物有遺漏時，該會得自由補入之。

此種剛毅之意志與組織，爲今日義大利强大之由，自不待言矣，義大利方逐步謀重建地中海帝國，其具有相當之可能性，乃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完）



海國舊話

——歐西舊使——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多十月歸人與臬揖青觀察同在法京時，偶往郊外閒遊談及巴黎城外大小炮台共有二三十座，掩藏甚密，決不肯輕於示人，若有人私自窺探攝影鏡照映，或用筆記錄，皆有厲禁，一經被獲，無論何國之人俱以奸細治罪，於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下旬余奉出 使英法義 仰蘧大臣命請法外部轉移兵部發給執照請示於巴黎武備總督以便察看砲台一所云：次日面謁總督沙降變君，當有文案韋希彥君接見，據謂沙總督現已公出，翌日再行函復，次晨果接總督署文案專員現任都衛宇培斯總戎華業居來函謂欲觀敝國砲台，已由總督選得維爾納福散察爾時砲台一處，即希明日往晤營務處督辦哈貝爾面訂游期。俾可派員照料一切，余次日往謁該處哈督辦，乃陸軍提督也，見略作寒暄握手延坐，遂問何日出遊，答以日內俱可專候尊便派員陪觀，哈督辦遂定於本禮拜六日午後一點鐘，並云所派之員，屆時在礮台門外拱候，余乃稱謝而出，是日余與仰蘧欽使於午前十點鐘，乘坐馬車乃出東南角之茄納門，一路樹木蕭森花香馥郁，街衢寬坦，兩旁房屋亦甚佳麗，不減城中之豪華景象惟是時略有風雪。勢不甚大，然無礙於事，至午後一點一刻已抵維爾納福散察爾時地方，該地乃巍然高阜，亦大市鎮也，隸賽納愛屋沃時省在巴黎之東，行至該礮台門外，已有兵弁數名在彼守候，余等下車即行相見之禮，則所派專員梅得出亦行握手脫帽禮據云沙總督已有電接待，惟管理礮台之工程守備刻尚未到，請入內稍憩以俟，即至守台守備某君之室，該守備某君近賦悼亡，有子女數人俱居住台中，蓋國家承平時，守台官弁例可挈眷同居，乃體恤下僚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然該守備之室，極有寒酸氣象，遜我國營官之排場煊赫多多矣。未幾守備某君已到，連聲道歉，該守備姓薩雷斯，以築造礮台，是其本業，現在該礮台雖已造竣有年，而不時稽察俾免損壞，是非精明其事者，不能擔負此任，故各處礮台俱有此等專員管理，薩專員先導余等至後面圍牆內牆厚有十餘邁當，中有甕洞逶邐而進，漸覺低深及底則有圓鐵架一座，對經二邁當有奇，高倍之下端有鐵鍊其鍊動而架皆動，四面旋轉如羅盤然，上列兩砲口徑一百二十密里，可及四法里，遙而發之無不中，架頂係圓鐵罩厚四十生的，鐵罩旁有兩孔而微露礮口處，倘欲使礮口對準何向，則礮架下盤有向度尺也，欲開礮至何度，即將架盤轉至何度，自能百不爽一，而礮之後膛，更可略為升降，膛後有盤車能將地隱中之礮彈運入礮架上撳有電鈴，用手一按彈即出轟，緣砲膛後本有電線通接電鈴故也，繼入地隱見有盤車汽爐水龍手架各一具，盤車預備運升礮彈汽爐水龍手架三項，則為動轉礮架而設汽爐生火煮水蒸汽運輪套以皮帶即可牽轉礮架，水龍係在牆隅下端插入水池，抽提龍頭自生水力，其水力至一百二十度為限，否則乃有裂器之虞，故牆上繫有一表，顯明水力度數但視表針，即知水度，手架係用人力祇須一人執其柄而搖之，則礮架自然旋轉，此三件不必同時並用，設三者之中，有一損壞，可以輪流替代耳，旋登礮台之項，見有圓罩如中國之倒置飯鍋，不知者實不料其內藏有兩礮，兵官曰設此礮位，係備禦擊賽納江之來敵設彈中我礮口，原屬可危，然非易言也，若著鐵罩則彈必滑至罩旁，轟土不能炸裂，故此礮位，實為萬穩，嗣由複道至礮台牆之四隅密室內有梅花礮數尊，礮口皆向旱壕，防敵之偷入也，壕寬三邁當，深約二倍，中有大井一口，蓋備缺水時汲飲者也，現在台中之水係由自來水公司接濟，其藏水之處，另有布攏旋至軍器房見有口徑一百五十密里之礮數尊，每礮備彈七百個，彈重四十啓羅，其彈有二種，一係炸彈如竹筒式，長一尺許，一係無烟火藥之彈，底闊首尖，臨敵檢用，因時制宜，更有口徑二百二十密里之開花礮二尊，外洋名之廝耳低哀爾，長一邁當半，用時仰天而放，彈向半空，落地即炸，可轟逼近之敵，據云大小礮位共有二十餘尊，現因無事，故皆收藏，臨用祇須布置齊全，此台對徑近一百邁當，周四百邁當，形作長方，外繞旱壕，內有兵房，軍器糧食火藥各房凡一百餘間，亦有作兩層式者，上層係兵官所居，有事之時，可屯二千五百兵，目下係第三隊之水師步兵二百五十名，駐紮其中，由守備拉弗尼爾統之，每八個月一調換，及期即當拔隊他往，是時該統帶守備拉弗尼爾亦至與余等周旋一同游觀，又至大門甕洞形如京師之正陽門洞，而尤覺黝深，離洞口外牆之三邁當，有鐵門兩扇，厚可二寸有餘，上備長方孔無數，門外有木質地板兩塊，厚可半尺，兩旁鐵機由兵士二名搖機而兩板即自開，向上豎起緊貼於牆，其下露一坎，深約丘邁當，拉統帶曰，此則於敵逼台門時，始用此法，以圖近擊敵人，斷其進路也，遂令閉門懸板如法試行，果見靈便異常，毫不費力，一時仍歸原位，可任人行，即出大門見正中有石區一方，上鐫台名左右有一千八百七十六光緒二年及一千八百八十光緒六年之年號，乃詢其故而知其一係開工一係落成之年也，台牆係用水泥及散石和結，而上面却蓋鬆土，厚約二邁當，俱生叢草，遠望之竟如土山，且旱壕周圍皆是土據比礮台略低，而其長數法里，正門外闢成甬道一條，通至市鎮，閱畢，拉統帶招至其寓款以茶點，並以中國高粱酒紹興酒飲之，又出示中越界圖又有唐詩易經四書頗極高興時已夕陽西墜匆匆乘車而歸，揖青又談克虜伯者，德意志全國第一無上之實業家也，於西曆一八一六年設廠，專造製一切槍礮火藥戰艦魚雷以及水陸軍用兵器之類，以應全球各國政府之取求。故聲名大著，基業日充，而興術之精，尤能與時俱進，德意志全國軍隊用品，十之八九皆取之於該廠也，而德國陸軍能雄視天下，為全歐 側目者，則克氏之利 器，亦與有力焉，如此巨廠，不與異姓合股，而能獨立至八十餘年之久，良非偶然，蓋歐洲創大事業者當以克氏為第一人物也，中國曩年所購德國軍械，大抵皆由克虜伯廠，所費綦頊，不知凡幾，合肥李文忠相國薨，該廠特範銅像一尊，由駐中國代 表滿德贈送李 文忠邸中，藉作紀念，傳之不朽，即今巍然立嚴於滬北丞相祠堂矣。揖青又言有芝加高者，美洲合衆國之第二大都會也，屬伊里女士州，人口約一百七十餘萬，其處有一善會，專以收養失寵無主，無家 可歸之各種 貓犬為義務，會中一切規則，悉由婦女組織而成，會董，則白氏夫人為之領袖，夫人有族伯名倫德者美京華盛頓之巾必丹也。孤老無親，而富有資產，白夫人與之不通音問者有年矣。近忽以金圓五十萬，郵匯贈之，所以嘉獎其善行也，先是數月之前，芝加高新聞報社，曾將善會章程及辦理情形，備載於報，並將總董之照片攜印報中，故倫德因得悉其始末喜其慈祥，立即嗣以為後，而以家資五十萬圓分贈焉，夫人得之大喜，即分其大半，捐入會中，遂與諸女同志謀所以擴張之法實行一切慈善事業，蓋初僅收養貓犬之類，不過婦人女子煦煦之仁耳，倫德在美京，頗有聲望，因與大總統友善，卜居首都，年近大耋而精神矍鑠，猶如五十許人，此次慨分巨金人咸欽佩而白夫人佈施多金尤以為難能也。

强國必先强身

强身之道，首重强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纒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爲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强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爲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爲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繁殖之要素。

强力維他命A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鷄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猪肝二斤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碍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定價（壹百粒…貳元玖 伍百粒…拾貳元伍）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批發處 北京 田邊公

(12)II—43

談螢

暑氣漸消，竹簾高捲，晚風由窗外吹來，躺在冰涼的簟上看往來的流螢，在屋角牆頭怯生生的飛舞這是如何充滿了詩意的一剎那呵！「輕羅小扇撲流螢」，早已喻爲千古的韻事了。

流螢不單作了詩人的主題，也作了點綴夏夜唯一的出色品。繁星在天，青螢遍地。明光閃爍，上下爭輝，這是如何的神秘之夜呵！

流螢是最能引人發生美感的，自然是因爲牠攜帶着那盞小燈籠了，而這籠中的燈光又是那麼溫柔，那麼慘淡，那麼晶熒，恰像月兒滴下的一顆顆溫良的淚珠。所以希臘人便給牠取了個很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名字，叫作「拉恩批蕾」這意思就是「攜燈夜游的詩魂」，而我國的文人却也給牠取了許多的名字，如「挾火」，「耀夜」，「夜光」，「自照」，「丹鳥」等等的名稱。螢，對於人類還有許多用處，有的自然是利用牠的光來作燈，有的還別開生面的用牠作裝飾品。昆虫漫話中說：「墨西哥海上從前是海盜出沒的地方，所以航海的人不敢點燈，竟用螢火代替。專重實用的英國人，總比別人會得利用些，他們把螢裝在玻璃瓶裏，塞好口子，沉到水裏再用網去捉羣集光邊的魚類。日本夜裡釣魚的人常把螢火裝在浮子上；這樣便可以知道有沒有魚來吃餌。西班牙的婦人，喜歡把螢包以薄紗，插在頭髮上，和我們戴花一般；青年們更有把牠裝在衣服和馬鞍上，作爲一種飾物。這些都是連螢自己也想不到的利用法。」這利用螢虫的法子，我覺得都是很富有詩趣的。

有誰知道螢火的狀態及其作用嗎？研究過這東西的已經有不少的人了，有些化學家 們將牠們 捉去很殘酷 的實驗過，看看是否牠們的身上帶有多量的燐燐和氧氣化合便會發出了青色的光；那知實驗的結果完全失敗。後來法國的昆虫學在法布爾將螢的光用薄片樹葉輕輕的掃在一張白布上，然後用顯微鏡去看便看見極細的沙礫似的一粒粒發光的物質，將它再裝在眞空管裡，而這一粒粒的物質仍舊發光。但究竟這是什麼物質至今還沒有曉得。只知道不是從前一般人所肯定認爲的燐就是了。

螢光的强弱要以雌雄來分別。本來從幼虫起，無論雌雄，尾端都有一朶微弱的火。可是到了成長，雄的便生翅膀能夠飛翔，這時牠的尾端後三節上節節都發出强大的光，這光一直照徹過背部所以腹背二面，後三節明體明亮。雌的到了「青春期」，不生翅，不能飛，可是尾端三節左右增加了一條帶，帶上發出比雄性還强大的光；然而這光是不能透過背部的。

螢的光，在牠們本身有什麼作用？裝飾嗎？照黑路嗎？不是，都不是，這光是牠們結婚時的神聖的火炬呵，牠們靠了這光，使他們的愛人有模索的標的，不致失望找不着。不過，牠們的光所在的部 位不同，雌的火 光既在腹下，又是爬着行走的，雄的怎能看的見呢？本來雌的火光不透明，是因爲牠不能飛行，若背上有光，便容易被敵人侵略，但對于牠的愛者當然有另外高妙的



貂蟬畫傳 七

任率英繪

王允又私約卓來家飲筵，不帶隨從，允和蟬即施行惑卓手腕，令蟬執壺侍飲，歌舞獻技，喜得卓心癢難搔，醜態百出，不由自主地談到求婚的話，允亦慨然允許。

方法，雌的往往爬在沒有敵人的所在便跳起「草裙舞」來，扭尾巴，擺腰肢，使牠腹下的光易於給雄的看見，以達到牠們熱戀的目的。牠們結婚的時候，火光暫時熄滅；這大概也爲的是要保持着男女性行爲的神秘吧？

火光的明滅，牠們自己有主宰之權。無論雌雄，在發光帶的旁邊都有一根小小的管子，這管的一端可以隨時分爲許多小管，經法布爾的實驗，知道這條管子不屬於呼吸器官，而是專管空氣的出入，用以吹燃尾端的燈火以招誘異性，或熄滅這盞小燈籠好躲避敵虫。

螢的形態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美麗，牠完全和甲殼虫一樣，背上披着堅硬的外皮，呈粟色，胸部微帶粉紅色，尾端每節的兩側有兩小塊亮粟色的甲。六足，口旁有一雙小鉗。雄者體小，能飛，雌者體大，善走。

我國古代的傳說，認爲螢是腐草變的。考察這傳說的起源，無非是螢喜歡居在敗葉腐草之上的緣故。大家都知道螢的食料是蝸牛。這種食品只有在潮濕腐敗的地方才容易獲得。螢捕食蝸牛的方法，眞是再有趣不過的了。牠看見一隻蝸牛停止在地上或正在爬行，便輕輕的走上去用它的脚表示親愛似的拍幾拍，蝸牛的身體趕快往殼內一縮，不動了。牠便用牠的雙鉗，將鉗內特有的一種麻醉劑向殼內注射進去，這隻蝸牛因而就毫無痛苦的駕反西天了。外科的醫生們，你們別靠着你們的以太，哥羅芳，哥加因等等的藥而驕傲吧，在你們連作夢還沒有想到有什麼麻醉劑的時候，昆虫界便已有了這麼高妙的手術了。蝸牛死了之後，捕獲蝸牛的螢，便展翅飛去，遍邀賓客；螢的羣于是各各灌注一些胃液，使蝸牛屍身腐爛，他們等腐了之後，才來暢飲着這鮮美的蝸牛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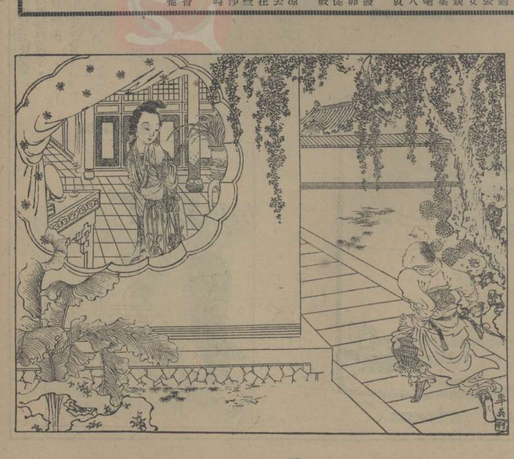
在菲洲有一種不發光的螢，常常的停在蝸牛的殼上，耐心的等着蝸牛探出頭來呼吸或覓飲食時，便一針注射過去，不動聲色的便得着了一餐盛筵，螢有朋友之愛，夫婦之愛，可是缺乏子女之愛。交尾後很快便產卵，未來的母親從來不選擇產卵的地方，有時產在樹葉上，有時產在潮濕的土上；產後也絲毫不問牠未來的兒女如何或何時降臨人世。可是螢的孵化得很快，一孵化後就能自立，不需要母親的什麼襁褓。

奇怪的很，螢的卵白而圓，也能發光。法布爾有一次破開了一隻將要產卵的母螢，一串亮晶晶的閃着光的東西從他的指頭上流下去，他說恰像給他打破了一隻盛着氣化燐的瓶。

螢的活動期在盛夏及初秋。天氣涼了，發葉飄下時，牠們便爬進地窖裡去躲避嚴冬。法布爾曾經捉了幾隻螢放在一個銅碗內，碗內盛了很厚的沙和一些破葉，在最冷的時候，看見牠們鑽入沙內有三四寸深。雖然在深冬，蟄居的時候，牠們的尾端還是一盞微弱的燈。

多去春來，萬物復蘇，在鳥語花香的四月左右，牠們又爬到地上來進行牠們的蛻化繁殖的工作了。 羅霜

科學小品



八

呂布聞蟬又婚卓，勃然大怒，直奔允宅抽出寶劍直衝而入。蟬在窗內見布，即裝成哭泣模樣現出無限怨恨，又欲自刎謝布。居然將布哄過，蟬又述卓之威迫表示眞心是愛布，引起卓布不合之導火線。

漫畫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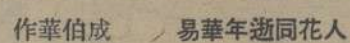


阿莓作　窮家夫妻無寧日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晝長正好眠，
秋又淒涼冬又冷，收拾書包好過年。
青梅作





成伯華作　人花同逝年華易

攝影師之幻想　王西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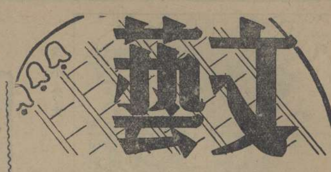
為小失大　王仲作

「孩子別用功了，留神累著。」　陳芸作

防人害己　達文作

老師！你不應當給我及格的，因為這是我父親給我做的。

摩登僕歐　林同明作



漫談結婚

胡秀

近來一連幾天，觀了幾家婚禮有新有舊，彷彿白話文言似的，體裁各有不同，趣味也就各異。爰有所感，隨便寫出。只是閒談，並非討論問題也。

人類懂得結婚，大概在遠古時經過許多次爲搶奪女人流血之後。荷馬歌詠的伊立亞特，當是搶奪女人時代流血的故事。以後這種搶掠婚姻慢慢的文明了。只留下一點搶奪的痕跡，當是婚禮的雛型。我們由詩經上的百兩將之和易經上的匪寇婚媾，便可看出古時類似搶掠之一種婚禮儀式。又「婚」字古即係昏字。古人結婚時必在黃昏，正因搶掠方便故也。古詩孔雀東南飛，寫新婦待娶的時候：「冉冉黃昏後，寂寂人定初」。這時新婦便在「青廬」里等待對方來娶。我們由此便看出古時婚禮仍是掠奪方式的。

據說南洋有一種野蠻民族，在結婚之夕招待賓客，新郎要把新婦交給尊長和至友們姦宿的。這里我們看出婚禮是一種得到勝利品的饗祝，新婦如同一塊肥肉是要大家嚐到的。中國相沿的一種鬧新人的風俗，也便與此相同。只是被了文明的外衣，不會認眞嚐鮮罷了。當初結婚也許是民族間爭鬥的焦點，兩部落民族爭一個女人得到之後是不能輕易放過她的。我們由野蠻的輪姦新娘和文明的鬧房可以看出。

談到嚐鮮，新婦的貞操便連帶種要了。所以中國人對新婦是否處女一節特別注意。據說廣東某處結婚之夜最重要的一件工具便是一方絲帕。在婚後一同張開那絲帕，上面有了處女的血證，親友們才肯正式道賀。有的地方要在祖先祠堂里供獻了那一方手帕，使祖先生知道這獲得勝利品是新鮮的。

我到了天津，初次參加天津人的婚禮，便感到一點異樣。天津人道喜是在結婚前一天的。所以如明天結婚，今天道喜，並招待來賓。彷彿勝利品沒有得到先來個預祝似的。假若時令不正，新郎或新婦在當夜的一個急病而亡，喜是白道飯是白吃的。再不幸一些，結婚之夜發現勝利品見新鮮，雖然覺到喪氣，喜已道過，也無法收回了。

但是我們對於天津婚禮有一點是應當注意的，第一天道喜待客便是表示了第二天結婚不成問題，這里面有一些「信用」在內。西洋人結婚叫Betrotllel、troltl 便有信用的義意，可見結婚須有信用的。由此可以看出掠奪婚姻到買賣婚姻的階段。天津婚禮原是典型的買賣婚，我們明白這一點，也不會感異樣了。天津商人甚多，我們佩服他們把經商的精神放在婚禮上。

新式的婚禮是要雙方同意的。故登報結婚的啓事開頭是「我倆」，「我倆」者言其是志同道合，不是搶奪也不是搶掠。不過這種「志同道合」常是有時間性的，經過一個時期以後，便會發生齟齬，於是又登報離婚，離婚啓事開頭也用「我倆」，最通用的是「我倆意見不合」。據此近代婚姻是合則聚不合則散的局面。去古已遠了。

一根煙捲

一

九年來我沒有見着我的爹娘，也沒有絲毫的音信；九年來我過着挨打受罵與孤兒無異的生活。但在今天我忽然接到了親生父母的信息，還要在數日內來接我回鄉。我該要多末的歡喜！差不多我要喜歡得昏過去了。

於是我想像着爹娘的面容，一定會蒼老了許多罷。我憧憬着將來的光明，興奮得流出淚來。那些我所憎厭的東西，這時都能討我的歡喜。我很想抱住店裏的每一個人，告訴他我的好運的轉來，甚致那個使我恨得咬牙的掌櫃。

這時我好像已然看見了爹那零亂的鬍鬚和娘那帶着縐紋的笑臉；我好像已經回到家鄉與父母坐在爐旁正敘別情呢！

「喂！說你哪，釘鞋去。」掌櫃衝着我怒聲地喊。他大概已喊過了我幾次，我沒有聽見。

我興沖沖地坐上了矮皮凳去釘一雙舊鞋。

二

說起我的身世，是十分平凡的；童年雖在窮苦中生活，但也平安的過得去。我也同着一些有福分的小學生們在一起念書，我時常地遭受到奚落與欺侮，因爲我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我有着襤褸的衣服，露着腳趾的鞋，還有一個沒有裝着銅元的口袋。在九歲的那年，父親失了業，遂同了母親到遠方去謀生，於是便把我寄放在我舅舅開的一家鞋店裡，爲了使我能學點手藝可以糊口，可是我的厄運就漸漸地展開了。我整整地在這家店舖裏長到十八歲。

三

我與我爹娘分手的那天早晨，破天荒地坐了一回人力車；母親緊緊地把我抱在懷裏，車在一家一間門面的靴店前停下，我一眼便看到店門旁擺着的一雙大得出奇的靴子。進了店門，許多隻眼睛齊集在我們身上。父母親叫我向一個高大的人行禮，告訴我這是我的舅舅，將來的主人。又含着一句眼淚千叮嚀萬囑咐地與我分了手，我也不自主地淌着淚。

我呆呆地靠牆站立，不知所措。舅舅對旁人說道：「瞧這孩子一身的骨頭架子，又傻氣。媽的，不用說，又是一個賠錢貨」。

這位生有一臉橫肉，和牛樣的身子的舅舅拉我向前。

「你叫什麼」？

「三！舅舅」。

「呸！管我叫掌櫃，不許叫舅舅，聽見沒有。」他說話總是嚷，臉上的肉也隨着顫動。

他指着那邊坐着的四個人對我說道：「這是王師傅，小王師傅，李師傅，張師傅。媽的，你不會行禮呀。」我發着抖連珠似的鞠了幾個躬。

「記着點，好好的幹活，別偷懶，你可留神打。」他舉起一隻靴底向我晃着。

『瑞兒！』一個矮小蒼白的孩子，稍有一些傴僂，迅速的跑過來；他的小眼睛很有神，儘在我身上轉。

「這是你的新伙伴，他該幹什麼就教給他。你也得留神，帶他去罷」。

瑞兒領我到了後屋中，他指點每一件東西給我看。倘若不是他告訴我，眞會不認識我們的床榻：這是一張佈滿了油泥的大桌案，晝裏是做飯食用，到晚上堆上些乾草便變成床榻了。屋裏有一個小爐灶，緊挨着我們的床。還有許多臭味的破舊皮塊堆滿了屋角，牆上也掛滿了一雙雙修理好的皮鞋，屋中全被黑暗，塵土和臭氣味籠罩着。

這一天我得到特別的寬待，可以暫時休息，看着他人工作。我想我的父母，心頭上感到一陣空虛。

轉眼到了夜晚，我與瑞兒同睡在有乾草的大桌上，我們都因爲有人新伙伴而高興。我又打開娘給我的布包袱，把零用什物分了一半給他，立刻我們就變成好友了。

當然，我們做學徒的是應該對于掌櫃及師傅們的命令絕對服從。第二天早晨尚在昏黑的時候，我與瑞兒便在操做了。我是個生手，如果沒有瑞兒的幫忙指點，我至少還得多挨一百次訂罵。我們的工作雖不是太艱難，却很繁苦，一整天沒有一分鐘的閒暇，幾乎在吃飯的時候仍要給掌櫃的到街上去買東西。乏累使人喘不過氣來。

每天我們天將亮必得起來，生火燒水，這時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爲不能有響聲，在外屋睡覺的掌櫃和師傅們如果被吵醒，那末我們的頭頂就將要和生硬的皮鞋底接觸了。等到他們起床之後，得小心翼翼地侍候他們梳洗，仍要抽出時間迅快地給他們收拾好床舖。以後的工作便是做兩餐的飯食，購買零碎物品，或去取送貨物。到夜晚是學手藝的時間，他們給我們粗糙些的活計練習，在這時間裡我們最容易挨打受罵。睡覺之前要給他們摺舖被褥，刷清尿壺。

我和瑞兒就如此像機械似地起早睡晚地操做着。夏天我們與汗水從未分離；冬天裡我們的手指紅腫得和紅蘿卜一樣，一條條的龜裂嚴密地排列在上面，裂隙裡面常常含有凍得乾涸而變色的血。我們整個身子的骨節都要裂開來，但我們極力忍受着，因爲我們的命苦。

四

那眞是難忘記的一天！

我與瑞兒吃過了夜飯——涼窩頭與冷水——之後便坐在小凳上工作了。我們腿上舖着一塊破布，兩膝用力地夾着一隻破舊而粗大的皮鞋。我那每天與鐵錐摩擦千百次的手指，已經隆起許多肉繭；當每一錐戳下去時，我會感到一陣疼痛。

瑞兒睏得打盹，被掌櫃一脚。

「二更來呀，二點哪……兩人攜手上牙床哪……」小王師傅一邊用小鎚釘着鞋，一邊怪聲怪調地唱着。

大家全都哈哈地狂笑起來。

瑞兒又打一個盹。掌櫃舉起鞋狠狠地落在他的頭上罵道：「畜牲！要找死就再打盹。」

「小鬼，前輩子你他媽是睏死鬼。」張師傅嘴裏罵着。他却連連地打幾個哈欠。

「把烟捲拿來」掌櫃對我說。

我忙遞給他。他用大姆指和食指捏起烟盒，瞇着一隻眼睛對着盒口小聲地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他的聲音停住了，對我獰笑，目中透出凶光。

「哼，好畜牲！別的你沒學會倒學會偷；今早我點了數，整七根怎麼會少了一根。說！」他抓起一隻底上有釘子的鞋拋在我的臉上，立刻一陣澈骨地疼痛，使我全身抖戰釘子把臉上的肉都掛去了一塊，熱辣辣的鮮血，順着兩頰流下來。他又握住皮鞋底子逼着我認罪，堅硬的鞋底在我頭頂上很響地敲着。

我們明明看見小王師傅拿了一根烟捲去抽，但我忍受着，因爲我要是說了出來，明天更得挨小王師傅的打。悲憤和寃誣擁在我的心頭我開始落下淚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悲慟。

瑞兒實在忍不住了，哭喊着替我辯馭：「那是小王師傅偷的！」

「什麼，胡說八道，誰拿來着。」小王師傅暴雷樣地喊，跳過來照瑞兒的臉上就是一拳。

「你打我！」瑞兒憤憤的嚷。

「打你是好的，踢死你個臭學徒的！」小王師傅揪過他來狠命的亂踢亂打。

瑞兒底恐怖過了最高點，其他的感情接着來了。他瘋了似的反抗着，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

「好，你敢打人。」掌櫃急燥地向他衝來，抓住他的肩膀，不顧命的打。

瑞兒跌倒了，他的頭被捧住向磚地上碰，一滴滴的血從他的頭滴下頸子。

掌櫃打得勞乏才住了手，迫着我倆跪着給小王師傅磕頭賠禮，然後還罰我們在他們睡後要縫好五雙要修理的舊鞋。

岑靜的深夜，我們僵硬着兩隻手把修拾好的五雙鞋掛在牆上；死屍般的倒在床上。我撫摸着他頭上累累的傷痕，驟然地，我們擁抱在一起悲傷的嗚咽起來。

五

沒有多少時候，瑞兒出了師，他算在苦難中熬出來了。他又在一家別的鞋店做了夥計，每個月除了吃飯外尚能掙幾塊錢。

過去如幻夢一般的飄渺，我似乎做了一個噩夢。

瑞兒走了以後，他的工作全加到我一人的肩膀上，我的生活更不如前。在這囚牢似的店房裡我永遠看不到光明，希望。他們永遠不想叫我出了師，去做夥計，除非我供他們一生一世的使用，他們才滿心願意。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等待我的父母會來救我出店，我反而咬牙的忍受着，不想逃跑了。我祗天天地祈禱着盼望着光明的來到。

現在居然我的願望不久便要實現，我要多麼的喜歡！但我立刻又被悲傷攫抱住了，我好像又看到瑞兒的背影，瘦小傴僂的後影在我滿蓄淚珠的眼睛前面顯露出來。

（果子）　（完）

致燕子

寒流

『呵，燕子姊姊，秀麗輕靈的燕子呵，』
將你想成我一般的艱苦寥邈原是我的想像，
明知你的居處爲光明溫暖永恒的春之循環。
聞道此時你正在銜泥椽間築造結婚的巢，
却如我痛苦的想像一般苦念着你，
何日鼓起雙翼越過悠長路途尋你呵。

× × ×

「呵，燕子姊姊，隨遇而安的燕子呵」
你寄來的信息道是：『此地和暖，
怕冷的你來了當不覺得冷了』。
生命中沒有寒冬的人怎了解寒多深入生命？
越是瑟縮冷酷反而是更深一層痛苦的安慰。
就像那詩人謳歌詠頌的夜鶯，
心臟刺着樹枝最深時完成了她的傑作。

× × ×

『姊姊，我的姊姊，敏捷可愛的燕子呵，』
我滯留着；
我永遠渴望着異鄉，
永不要把遠方成爲目前；
永久的想像就是忍耐的橋梁，
光明與黑暗原出自一原。



悔的故事

（下） 伯仁

以後我們不短相見，她就呼我大舅，我本來不願意也不好意思承諾這尊稱，但又無法推却，便藉二嫂子家的小姑娘的稱呼，叫她二姐自己在說不出來的意思裏，以爲這樣或可補償一點心中的缺陷似的。至於缺陷是什麼，可也難說，總而言之，我總不贊成年歲相上下的人，尤其女子，不該呼我舅舅叔叔，只該叫我弟弟哥哥，不過俗例既不能改，我只好管比我歲數小一點的她叫作姐姐以贖她叫我舅舅的缺陷罷了。——我「牛憨子」是不是，請您們別笑——不然我不說了。——以後？

以後我們倆越來越熟彷彿不像「舅舅」兩個字聯帶而來的那點嚴肅了。我們有說有笑。

以後？再以後？我們不過比較熟習一點而已，再以後，再再以後我們，嗦，先告訴你們結果：我倆始終沒正式表明過誰愛誰。

是，您問得對：「既沒有正式表示過誰愛誰，爲什麼還朝夕回憶永遠不忘此人呢？」可是，有事呀其中有過一點極微小然而又是很重要的事，這才加深了我對於她的印象，別催，不要忙，慢慢說，話長着哪！以後——

我們雖然談話非常隨便了，不過終於因爲有「舅舅」兩個字在頭裏，對於我簡直是迎頭一棒。每逢說着笑着，我稍微往「愛」上一想時，就差不多過去吻她一下才合適問她爲什麼有這麼大的誘惑力？而且我以爲那映靑映紅的臉上掛了一層霜，顯見沒經過男人的手撫摸過男人的嘴吻過，又像一個蘋果不甘於老在樹上那麼需要人摸吻，可是蘋果不會說出那樣的話來，但態度已經表示出來了。然而，「大舅您瞧那個喜鵲！」一聲大舅，把我燒愛火的薪撤去，又無異從上面澆上了一桶冷水。我是她的舅舅呀，什麼越「理」的話可也別說，可是，天哪！我爲什麼是她的舅舅呢？我每每這麼想，每每這麼向冥蒼質問但她仍管我叫舅舅。舅舅，好個使人頭痛的兩個字喲！

她總喜歡藉孩子來向我說話，也喜歡抱那個孩子玩，說不定也許因爲想藉孩子說話才愛抱的孩子呢

那一天晚上特別熱，雖已入了秋天，却仍有酷夏的風味，所謂，「秋老虎」者是。我一個人在大門口外的槐樹底下乘涼，樹尖一動也不動，心中煩燥極了，心中一煩燥某一器官的活動更烈，這是諸位大哥所經驗過的，我不必細言了。這時候，我想要是有個異性並肩一坐，情話喁喁，能消熱是一定的，或者還許有身入廣寒宮的飄飄之感呢。肉挨肉固然在冬天暖和，在夏天我以爲也是涼快。如若不信，她一出來還沒肉挨着我的肉，我就覺得涼風習習，這是怎麼回事呢？

「瞧瞧那是誰？」

是她的口音，我快回過頭來。

「你說呀！那是馬志强！」

她這是教給小孩，也照例的是和我說話。馬志强是我的名字，今天她會叫了我的名字，好榮幸了。

「叫志强您準不願意，非打我們小孩不可。」

她笑着說，隨着走近來，小孩的臉是新洗的，天生的紅撲撲，她的臉，在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向我一瞧，偷偷斜着眼一瞧，也和才會說話的小孩一樣剛剛洗的，紅撲撲！兩隻黑眼珠特別亮，有神，彷彿她一看誰，那個被看的人的心思，她就完全明瞭一般，於是，我的臉也發燒了。——不是紅撲撲，是像才喝完了酒。——

我說：「叫我馬志强最好，我最愛聽。」

「那麼，」她撅着嘴說：「你就叫罷！馬志强，志强，志强，馬志强！」

小孩也彷彿明瞭了她的話，呀呀的學叫，但「馬志强」並不是好說的三個字，學得總是不像，不過因爲大人希望她學會，所以聽來也很像似的。於是，小孩也馬志强馬志强的叫起來。

突地，她把彎着的兩肘往前湊低下頭來吻那個小孩：「好乖乖，嗯，好乖乖！」

用力，嘖嘖的吻。

吻完，她抬起頭來，在垂在眼角的一綹頭髮往上一帶，又露出烏黑溜亮的大黑眼珠來，而且，也許我覺得，那是注視着我。

我有些呆了，像兩隻脚登了兩塊石頭，不知究竟邁向那一塊好。

天是還沒有風，不過我的毛孔可的確覺得涼颼颼了。

「叫啊，再叫一聲！」她低下了臉命令小孩。

小孩又呀呀了一聲。

「好乖乖！」她又低下頭去吻小孩：「好乖乖，嘖嘖！好乖乖，嘖嘖！……」

這般甜蜜的吻，這般親熱的態度，這個人在我眼前表演，尤其在這只有我們兩個大人一個小孩的地方，朋友，我眞情不自禁，準備突然過去將她擁抱一下，不然，身上的熱度會使血管爆炸了。

這時，可惜她又抬起頭來。揚一揚頭，把頭髮抬上去，又露出了晶瑩的眼珠。可是，這次我覺得她這眼光有點失望與悵惘。我知道，若是一個女子在一個男子面前，盡力地用無言的動作以表現她的心曲而結果居然得不到一點反響時，羞愧的程度當有多麼深呀？

於是，我再向前一點，伸出了手，本來打算擁抱她，然而她的熱度似乎退了，抬頭去看天上的白

一剪楳

高炳華作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李淸照詞——



雲，我伸出去的手只好搭訕着去抱那個小孩。

「二姐，我抱抱小孩」。

這話我極力說得溫柔，企圖讓她知道我並非不明白她的心意，而且表示她如再給我一點顏色，我將給她的希望以滿足了。但她這時似乎不能再興奮一次了，只是從天上把眼光收回來，默默地把小孩交給我，然後低下頭看着她自己的脚尖。

——是的，你說得對，這也是表示親近的另一種態度。——於是我的冷下一點的熱度又升起來。我忽然也想表示我的熱情，就把她的方法再用一次，我和小孩說：

「叫你二姐，（吻）叫啊，叫二姐！（吻）怎不聽話呀；（吻）我的話你聽着：叫二姐！（吻）……

……」

末後，我狠狠地吻了她一下，閉着眼，彷彿吻的是旁邊的那個人但小孩不明白我的美意，禁不住大的力量吻，哭了。

「給我孩子吧！」她張手來接，鼓起嘴唇，整着孩子，使我詫異，不知她的熱度爲什麼降得那麼快。

我只好無精打彩地把孩子送過去。這次深深地嗅她的髮香。

她接過孩子，出乎我意外地狠狠地吻了她一下。仍舊是鼓着嘴唇說：

「得了，好了，走吧！叫大舅一人在這里，好不駭怕！」

於是她摑了孩子往家門去了。後影婀娜孅孅，好個窈窕的身材呀

過後，我明白了，那最後一吻是諷刺我的無膽量，深悔她從先的估量我太高，殊不知我原來是這麼一種怯貨，這殺沒用！

我很想跑過去追她回來，向她申訴自己的過失，向她陪罪，然後狠狠接吻以慰尉她，問她爲什麼這等刁鑽古怪。然而這只是想想罷了，諸位當知道在方才那種情形下還不敢作親近的表示的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再挑起女人的熱度的勇氣，於是我就只有痲木在那里了。

月亮才升起來，溫柔地吻着我的頭髮，無可奈何，我只可閉上眼睛，極力想像那月光就是她的嘴唇，給自己一點空頭的安慰。

無論怎麼開通的女性，只要是女性，她絕對不會在第一次親近時向你要求，她雖百般需要，只是向你暗示，在她想，作到熱烈一點的暗示也就可以了，男子再不試相，也只好罷休，即使罷休後她有多少苦痛，她也不顧。在沒人時，她當着你來吻小孩，你別辜負她，否則便是傻子了，更何況一邊叫你名字一邊吻呢，雖然吻的是小孩。瞧：又笑不是！我眞後悔，現在，假定再有這樣的機會，我可是不再這麼傻了。

過幾天就開學了，我上我的學校，她也上她的學校去。我本是住校的。但盡可能的多回家幾次，希望多見她幾次面，可是她改了原來的宗旨，她住校了。住校就自然不在這裏住，放假也回她家的時候多，我馬志强的名字不能再聽她叫，更不用說再接近她。我馬志强好苦哇！

後來？——後來也遇上過她幾回，都是在院裏，有許多人的地方，說幾句客套之外的話的機會可沒有了。而且遇見的時候她總極避免和我多說話，彷彿有什麼短處被我知道似的她那麼害羞。也是，一個女孩子對我那麼放蕩還不能引我的反響，在她本身是如何的難堪哪！可是，她可不知道我的後悔呀。我現在可是眞後悔，眞後悔！

後來？——後來不用說了，什麼都完了，因爲我已經看見她和男人並肩在一起走，不管是同學是變人，都人總比我勇敢，而我們的二姐可是最厭煩怯弱的人哪。

完了，什麼都完了。這個故事當然也完了。

馬君的眼睛射出了閃電似的光芒，對週圍的人一望，每人心中就彷彿被他窺視了秘密似的，都很不好意思。

只有劉兄把拳起四指，伸出拇指的拳頭在他面前搖，半天，劉兄才說出話來：

「好兄弟，眞坦白！不過，還有第二個故事講給我們聽嗎？」

（完）

看雲樓襍話

江寄萍

談蚊

蚊子是夏末秋初時一種最討厭的東西，它不僅吮人的血，而且可以傳染瘧疾，雖是一種小虫可是爲害於人却很大，現在蚊子正在猖獗的時候，每晚睡眠，都被它擾的不能安寧，支蚊帳又嫌氣悶，有時被叮吸幾口血去，心中眞是恨極了，它吃得紅紅的肚皮，像一塊小紅寶石似的，便急去用手將它拍死，雖然可以解恨，但這無異浪費了自己的血，因此想起了古人詠蚊的詩句「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須從此去，不必問前途。」眞的，蚊虫的生命眞是渺茫不可靠了。

東方朔傳中有一則描寫蚊子的很有趣的文章，云：「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來，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墻垣，遊戲中庭，一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攦攦，格鬥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常復脫褌。」這是用蚊子來打謎語玩的了。不過蚊子的擾人是人人痛恨的，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中有一則云：「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咳若嘻，謂且且，久之無復。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苦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詩云：任君鎔鑄窓中，十幅輕綃圍夜玉。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爲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眞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年饑時蠶匪寂然，田家占不妄，是一喜也。」貧人爲蚊所苦，不得安眠是最苦痛的事，因此想起古人「才得放脚眠，蚊虫又衞出」之句，殊令人奈何不得也。痛恨蚊子是人之常情，文人則將它寫入詩歌，以抒其厭惡之心情，淸人葉聲木有譏蚊詩，讀之實人心中大快。詩云：「虎狼偶食人，人猶疑其皮，猶怪蚤蝨蚊，嗜人甘如飴。蠛蝕我自生，自孽將怨誰？蚤出壓土間，跳梁亦暫時，爾蚊何爲者？轟轟聲殷雷，訂盟如黠將，歃血復以飛。聚昏更爲市，利析秋毫微，穿衣巧刺繡，中膚驚卓錐。深入石飲羽，潛侵劍切泥，三伏涼夜好，淸風吹滿懷。時方愛露坐，鳴鑼一聲來，謨憤自批頰，悵望空徘徊，亦或中老拳，礫裂殲渠魁，無奈苦搔癢，汗黏變瘡痍，咄咄麼虫，陰毒乃如斯！長喙不擇肉，呼吸若乳兒。怪底入夏瘦，毛孔成漏巵，安得通身手？左右時交揮。」這一詩寫入被蚊子所苦惱，眞是幽默極了！

蚊子是水中的孑孓所化，但古人缺少這種常識，有的以爲植物所生，有的以爲是鳥的口中吐出的，這與腐草化螢之說是一樣的不可靠。如嶺南異物志上說：「嶺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這許多的記載當然是不可靠的了。

古人形容蚊子的聲音，爲「蚊雷」，的確，蚊子多了聲音是很大的。黃昏於窓下小坐，蚊飛成陣，嗡嗡之聲，閒坐聽之亦頗有趣。因此想起浮生六記的閒情偶記中有一段談蚊子的趣味的，說把蚊子放在帳中，以烟薰之，靜臥而觀，則如白鶴飛舞於雲霄，靜中觀物雖蚊虫之微，亦可獲得奇趣也。　（完）

中秋雅叙

同人

金風送爽，玉露迎秋，一色碧天，滿山紅葉，秋景之宜人，正勝于春色之腦人者多矣。於茲佳景，騷人墨客，提壺攜酒，尋勝吟詩，一滌塵慮者有之，隨喜，怒，哀，樂之殊情，發抒蘊藉，作大塊文章者更有之，四時之景不同，而個個之胸襟與風格更不同也。況逢「月到中秋分外明」之良夜，不免逸興遄飛，大發其遊趣與詩意矣！

吾社同人，固非騷人墨客者流，然素日埋頭案卷，少作閒情逸放之遊，矧無把酒清談之機遇，惟每值秋節例有一日假，社長武田公，每有召飲賞月賦詩之盛會，客歲吟風弄月於北海五龍亭，得佳句頗多，今歲復召飲於什剎海濱之會賢堂，臨水望月，以勝景而召勝會，宜乎同人皆淘醉矣！

吾社長，固漢學家也，於詩則做唐律，每吟成章，酒後詩興大作，一手提管，一手把杯，飄吟數十章而後已。斯夜有田中顧問，角田秘書長，金主任，暨編輯及徐君等十餘人，共席而餐，餐罷田中顧問由袖中出其自作賞月詩一首，交社長，請爲修正，得成佳構，社長因執筆略改二字，便成佳吟，且步田中顧問原韻，自賦數首，又命置酒，同人齊步原音，以勸盛會，轉瞬間，金君景君各吟哦成章，惟徐君混場而已。時月明星稀，水波不興，四圍之管絃聲，謳歌聲，與同人之吟哦聲，混然一氣，少頃，詩成酒竭，社長命歸，曰今夜可謂興盡而返矣。爰濡筆述其顛末，聊爲今年中秋節之紀念！

中秋賞月 田中敎夫

今宵明月古仲秋，與客相攜共談遊，可賞無難清一碧，忘然自失悄幽愁。

和田中先生原玉 孤血

萬緣縈洄變此秋，高樓明月照同遊，天風一陣開寰海，滿眼清輝更解愁。

琉璃滑笏一泓秋，萬綺都從閬世游，騎倚危欄吹玉笛，時人漫談曲中愁。（田中先生攜竹笛來而吹明月曲故云）。

和田中先生原韻 徐日章

暫離塵務賞仲秋，明月幾荷共話遊，仰仰太空眞軼蕩，三杯入腸解千愁。

中秋叨附北海泛月之遊詩以誌之 天溟

珍珠露滿月金波，幸附賓筵雅士多，夜照紅牆微有鄉，雨聲綠蓋已無荷，同舟李郭神仙美，落箸曹劉笑語和，遙望長安親思切，故鄉是否洗銀河？

又五律

今夜滿洲月，開樽意氣同，光華虛室白，賓主醉顏紅，闌閣更新後，樓臺倒映中，扶桑觀日出，共樂海天東。

又七絕

連日陰霾似暮秋，令宵喜見月當頭，中天大放光明象，四海同登安樂舟。

銀河朗朗水澄清，月到中秋分外明，折桂嫦娥誰捷步，摘星最後有長庚。

自述

宦海浮沉二十年，不堪回首話從前，一腔憂憤望星斗，五夜凄涼泣杜鵑！七聖俱迷天豈醉？六朝極盛鼎終遷，茫茫禹域已甌缺，浩刦紅羊爲慨然！

和田中先生原韻 天溟

一年容易又中秋，知己二三耽玩遊，如此風光如此夜，陶然共醉解千愁。

和田中先生原韻 南陽生

團團明月滿大秋，應對清風試清遊，有酒可呼呼可醉，三杯於我不關愁。

顆荷浮水水浮秋，明月團團月下遊，呼酒三杯無一絕，漫然對月拂千愁。

一碧晴開月下秋，呼酒高樓事吟遊，稻浪颯颯和明笛，不識何人遺世愁。

和天溟君五律原玉 南陽生

團出團團月，今宵月不同，長天晴一碧，滿地亂千紅，拋筆稻浪畔，呼杯款曲中，橫斜數行雁，題字斗牛東。

庚辰中秋節夕約九時許明月破雲而出同人隨社長飲於十剎海會賢樓上詩以紀之鄙亦效顰步韻二則錄供一笑 金自任未是草

其一

懷從秋盡賞中秋，雲灑常娥何處游，抑爲隱居師戒滿，古今世事本同愁

其二

月色十分一半秋，登樓不減泛舟游，去年今夕同歡飲，陶醉人生竟忘愁

謹步田中顧問教夫先生原韻 易爾康

碧天淨鏡好中秋，良庭欣從良友遊，勝國勝才尋勝蹟，更留勝句破人愁。

閱盡興亡不解愁，年年明月一中秋，遙知此夜人多少？共望團圓悵遠遊。

（完）

妬的故事

洪偉明

妬是人類的天性，一般人以爲女子嫉妬性大，其實男與女都是一樣的，不過在封建的社會中，以男子爲主體，便把女人的妬性，認爲是有缺婦道的一種劣行，其實我認爲，這是女人的一種美德，在一夫一婦的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下，男女雙方如無妬性，則家庭之間，往往紛亂不可收拾。女的妬是偉大的，在妬的時候，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在唐人的筆記中有兩則很幽默的故事，可以錄出以見女子妬性之偉大。隋唐嘉話云：「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滕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尙畏見何況於元齡。」又唐人的諸皐記中曾載有這樣一個有特殊嫉妬性的女子。云：「臨淸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女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粧飾而渡，亦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這段明光因妬而斷送了她的生命，在我們看來也許認爲這是很愚笨的行徑，可是在她却毫無畏懼的投下水去；這與梁公夫人可以互相媲美，而成爲妬的佳話了。相傳介之推妹亦妬，是否可靠則不可知，唐人張泌的粧樓記中有云：「幷州有妬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云是介之推妹。」又壽林雜俎載妬女詞一段云：「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鎭，俗傳妬女介之推之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欄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人傑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其傳說如此，則不必問了。艾衲居士所編之豆棚閒話，有『介之推火封妬婦』一則，他以石尤爲介之推妹，尤爲不經，不過石尤也相傳爲古之妬婦，古人有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其實妬性是人人皆有，不必非段明光和石尤而已也。

（完）

街坊（二）

六郎

樹葉動了動好像說「別鼻嚼了！作晚飯去吧！」二嬸沒理小媳婦，看了看天，「要下雨！老天爺該下點了，這幾天熱的，莊稼都壞了。」二嬸根本不懂莊稼事，可這麼說着，想起了房子漏，又似呼熱點也不必下，話沒說出來，掉了幾個雨點，隨着一陣風，樹葉猛烈的搖動，雨點大了，緊了，二嬸們顧不得說聲「回頭再說話兒」，各自往家裡跑。二嬸到院裡先把盆拿進屋去，爲是接水，走到屋裡，雨站住了，地皮還沒有濕，太陽從雲彩裡。出來，對二嬸笑。

四利跑着進來，一腦袋雨與汗，到後院去。二嬸由香油想到作菜，把火挑開，坐上了鍋。

三利回來了，帶回些青菜，二嬸看了一眼，鍋裡倒上水。

二嬸把飯作熟，要吃了，後院已經吃完，刀尺着出來。

「您還沒吃哪」大利問。

「沒哪您娘兒三個上街！」二嬸說。不由已的往外送，一直送到門口，門口有不少「賣單」的眼光都射過來。

臭他媽直丁着老摩登，由頭上一直到脚下，又看了看自己的脚，趁勢欠了欠脚後跟，理想自己穿高跟鞋的樣子。

「一點不像抽大烟的，娘兒倆像姐倆是的」。四禿子的媽問臭她媽，臭他媽答了句「可不是……」身子一仰，忘了脫理想中的高跟鞋。二丫頭揪着她媽衣襟，「媽！您瞧二毛子的鞋！」媽沒顧得瞧。

小媳婦可瞧够了二毛子的鞋，白的綁上淨窟窿。

三隻手

二嬸跟小三兒吃着飯，四利旁邊坐着，玩着小三兒旁邊的玻璃球

「你吃拉嗎？四利！」二嬸掰着窩頭。

「吃啦。」把一個花球彈出去，碰着地下擺的藍球。

「吃甚麼？好的吧！」把久仰的話流露出來。

「好的！」花球又出了手。

「她們吃好的，我吃窩窩頭。」

二嬸一怔，差點把一塊窩頭整咽下去。

夾道哼了句「四利！」

四利一哆嗦，站起來跑進去；二嬸要問「姑娘早吃啦！」沒容出口，夾道的板門關上了，吡嘟——扣上了吊。叭——肉與肉的嚮聲。

「誰叫你出來的！」二嬸聽出來，這是二利管四利呢。

天上來了，說掉雨就掉下來，二嬸與小三兒忙着往屋裡挪凳子，嘴裡刁着窩頭。

到屋裏，小三兒一數，發現了短兩個球。「我球丟啦！剛四利玩來着——准他拿去了，准的！」

二嬸先往院裏看了看，地下沒有，「也許是他拿去了，回頭我給你要去。」二嬸萬不敢想人家孩子是三隻手，哄着小三兒。這要是二丫頭是嫌疑犯，損着，二嬸也要撂兩句。

小三兒不識哄，原故也是太心疼這兩球。哭。二嬸勸着，哭得更有勁。

二嬸把接水的盆倒出去，又放在漏的那兒。打着破雨傘去到後院，一半是照臨照臨去，一半是惦記四利挨打。要球，根本沒往心裡去，寵孩子那得分人，得是自己看不起的，不如自己孩子的。

吧——吧——打了兩下板子門

「誰？」門開開。四利淋成了水雞子。「喲——寶貝！」二嬸大慈大悲的走進去。二利在屋裡坐着，大概是着下雨玩呢。二嬸又覺得二利有些孤單的可憐，忘了四利。「媽跟姐姐一定趕上了雨，怎還不回來？」

「大概快回來了，街門沒關吧？」二利問。

「沒關。」二嬸知道她的意思，怕開門可自已分明記得方才進來是關上了，拿話搪一下，回頭出去再開開。人情兩盡，多叫人喜歡。進來就走，怎麼說呢？一眼看見桌角擺着那兩個玻璃球，瞧瞧四利沒在屋裏，二嬸就勢拿起來。

「姑娘歇着，我不坐着了，小三兒爲這球直哭，這孩子太渾，兩球算甚麼，太不講理。」二嬸出去。

二利叫二嬸的話臊得臉直紅，連話也沒說出來。看着二嬸出去。把四利哼過來。雨住了，院子存了不少水。

四利知道自己的罪名沒判決，二嬸來是暫時被臊，他到西屋裏，又跪在原來的地方。

「這邊來！」她在牀沿上，伏着桌子。四利忙着頭過來。她擰着拳頭對着他。「這倆球是誰的？」

「我的。」

「你哪兒的？」拳頭一張，叭！一個嘴吧。「哪兒的？說！」叭！又一個。

「我——」四利含着淚，看桌角，球沒了，拳頭是空的，有些納悶。

叭！「說！」叭！又是兩個。

「撿的。」

「撿的！」手過去，「躲！」大指與二指擰住了四利的嘴。「說實話！」

規矩，挨打不能放聲大哭，寧可挨打不能說實話，也是規矩。

放聲大哭，越打，越打的重，說實話，越打的不輕。不哭，而不說實話，倒能減輕一點，四利自小的訓練，扛着。

她也明白這個，只有眞打，沒有眞口供手鬆開。「你等着！回來見，誰教你拿街坊的東西！」踢了一脚「那邊去！」

走露了吃窩頭與偷街坊，這都是十大不赦之罪，只好認命，等候着宣判與執行。

外面的雨時大時小有時還停一會。掌燈後，三利回來，回來睡大覺；三利睡醒個覺，大利與媽才回來。一進門，二利馬上據實報告，誰也不說甚麼。

娘兒倆把大衣裳脫了，把東西放下，四利打了一盆水，媽媽洗洗手去抽烟。大利洗着脚。好天，土往鞋窩縫裏鑽，下雨，泥順頭噗往裡擠，不出門就上車而穿這鞋，雖然涼快，却得勤洗。

鞋，襪子，扔過來，四利拾起，把媽的也脫了，到一邊兒去刷洗。工作得熟悉而快當。

四不像

二丫頭，兩隻雪白的脚，像兩隻褪了毛的鴨子，坐在一塊石頭上，擰着水淋淋的鞋，眼冲着鞋尖上的破窟窿出神。

門口成了一片汪洋，雨才住，孩子大人們總動員都從漏房裡跑出來，孩子們齊集到大土堆上去，有的穿着爸爸的破皮鞋，有的光着脚，還有只穿一隻帶花兒的，花兒早就沒了。

（未完）



清末記述伶工之著作
京塵雜錄諸書頗著名

公聊

前清道咸年間，北京歌舞鼎盛，文人墨客，操觚述作，動及梨園，故專記伶工之書甚衆，茲就所知者言之，以見一斑。

楊掌生撰京塵雜錄四卷，卷一爲長安看花記，卷二辛壬癸甲錄，卷三丁年玉筍，卷四夢華瑣簿，自卷一至卷三，皆述道光太平景象，以及一時風月之盛，卷四則舊聞軼事，旁見側出，大致均以伶官爲主，金樽檀板，翠海香天，薦彼柔情，消我豪氣，低徊慨歎，不禁有令人蕩氣迴腸者，顧當時伶官，均出私坊，侑酒徵歌，宛如名妓，以致書中所記伶人，皆寫成女性，斯亦吾國歌場之一大變態也。

乾嘉道諸年間，士大夫文彩風流，昭耀當世，其記載伶工之書，余所見者，有揚州畫舫錄，燕蘭小譜，及上述之京塵雜錄等，此外尚有金臺殘淚記，明僮小傳諸書，皆揚風於雅，蔚爲伶史，惜其書久佚，余頗以未得寓目爲憾也。（明僮小錄，余曾見某君抄其序文）。

楊掌生長安看花記，謂「但據目前爲斷，綴鶯花小譜聽春小詠日下看花記之後，與之別行，」又辛壬癸甲錄云，「物換星移，風流雲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菊部中老輩存者，寥落如曙星，昔乾隆年人，得吳太初郡丞，撰燕蘭小譜以傳，嘉慶間雖有鶯花小譜之作，今寂無聞矣，傳不傳，固有幸有不幸耶，近年聽春新詠，日下看花記，及時品中人物，余已多不及識，以余所識諸人，今亦半成老物，倘不及今撰定，恐更十年後，無復能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此雖爲感慨之言，而當時此種著作之多，幾如汗牛充棟，由此亦可想見，顧所云鶯花小品，聽春新詠，日下看花記，今不但已無人見其書，且將無人能舉其名，則此類著作，至多亦不過與明僮小傳，金台殘淚諸作，徒供後人之想像而已。

燕蘭小譜以伶工分爲花雅兩部，而以弋腔梆子等，爲花部，崑腔爲雅部，蓋當時戲劇之分類如是也。揚州畫舫錄卷五云，「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此可與燕蘭小譜相印證，當時戲劇分爲花雅兩部，雅部卽指崑腔，花部則指亂彈，所謂亂彈，又包括京腔秦腔梆子弋陽各種之腔調，此與今日劇界情況，自大不相同矣。

道咸年間，記述伶工之作，亦尚不少，余又曾見菊部羣英一書，所錄諸伶，早成異物，惟其中徐小香梅巧玲汪桂官等，則今顧曲家，尚耳熟能詳耳。

以上所述，皆爲揄揚伶工之書，尚有靈台小譜一種，則專以攻擊戲劇爲務，指伶業爲誤人子弟，戕害青年，立論非常激烈，實爲清人所著怪書之一種，容俟得閒，當將其內容，略爲介紹茲不多贅矣。

梨園行話

童伶學戲，此謂之「作科」學後三月，登臺演唱，此謂之「打戳」。六年學成，謂之「出師」。作戲求生，謂之「作藝」每日鷄鳴而起，登高吐納，謂之「喊嗓」。日中入室，抱本讀劇，謂之「念詞」。夜就濕寢，身生瘡疥，瘡癢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詞」。初學成調，琴師和之，此謂「上弦」。閉門教演，師弟相效，嚬笑扭動，皆按節式，謂之「排身段」。凡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乃配角充兵，謂之「擋下把」。如爲人執役，謂之「潤場」。管理後臺，謂之「看衣箱」。奔走前臺，謂之「拉前場」。

（永霖）

藝人小事

程長庚與徐小香

程大老板（長庚）爲一代宗匠，小香則小生之佼佼者也。昔年共隸「三慶」。無程固不能叫座。無徐小香亦令人不歡。可見二人之地位，甚爲重要。一日，因細故而不合。小香則請假不演。自此，座日見少。至「封箱」之期。例應貼「全本三國誌。」無徐小香之周瑜，卽不能演。而彼時，程徐又正犯意見，誰也不肯低首下氣。故遲延多日。後台管事人，明知其事，然亦無可如何。至臘月初一日。再不貼卽引一般戲迷企望。管事人是晚乃至程寓。乃僞言曰：「徐老板已允出台演三國誌矣。然老板因多日未與您見了！故訂明日下午六時，至宅設宴，請您必須前往」。說完，呈上請帖。程一見請帖，遂點頭認可。管事的復至小香處，云：「近日班中因無老板，故生意不佳。請老板速銷假。」小香曰：「程大老板若能至我寓來請，卽時銷假。」管事的當卽曰：「大老板明日午後六時來，但見面勿談此事。」小香曰：「只要他來！那就行！」翌日，大老板至。落坐後，只說些閒文。管事的曰：「徐老板請老板吃飯。千萬不要推辭。」遂令人安設桌椅。大老板首坐。管事及小香相陪。席間拋去前嫌。談笑風生。散後。大老板以爲小香陪禮。而小香則以爲大老板降位親約。此皆管事之把戲耳。可見一班中之管事，亦甚不易當也。

（曲工）

五星小記


麥唐娜

一九〇七年生在美國的費城中，今年已經三十三歲的中年婦人，但仍度着神密的生活，她本是舞台上的一個紅歌女，後來被好萊塢聘去，初進公司並不出名，只做配角的地位，後來與薛發黎合作，如「璇宮豔史」，「風流寡婦」等片，一躍成名，爲好萊塢內歌唱女星，她的成名完全是中國導演劉別謙一手造成。


嘉寶

她生於一九〇六年，大麥唐麥一歲，她的出身很微賤，曾在商店中充過女招待，又曾替帽店充過模特兒，後來被名導演斯帝拉發見了她的神密，待「大飯店」問世一舉而成爲世界上最紅的女星，她每天的生活差不多都迷在戀變中，關於婚變這一類的事她發生的最多；天性是富於感情的女人，所以因爲情感時常會挑動了她的靈魂的苦悶，她最善主演變情的悲劇，據說現在已改變作風了。




柯爾柏

這個名子影迷均能熟習吧，她最善飾女王的角色，自「傾國傾城」一片演出，便轟動了好萊塢，她



謬誤百出之「四郎探母」

不論劇情或唱詞都有矛盾之處

白水

戲劇也有走運不走運，就有失傳的，就有大受歡迎的。四郎探母眞走運，生演也賣滿座，且貼也能滿座，老男少女，誰不會哼幾段楊延輝，大街小巷，時飄着那聽他言，眞是勝極一時！當然生且並重，情節生動，自有其長處，但是，其中謬誤百出，矛盾橫生，却也使人啼笑皆非。如今揀幾點明顯的寫來，以見一般。

（1）「金井鎖梧桐長嘆空隨一陣風」，這個引子的用意澀晦，前人早已論過，這且不言，就字面講來，却明明是冷爽清秋時候了；可是作怪，公主出場時却唱「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艷陽天春光好百鳥聲喧」，這不明明又是春天嗎？倒是春天還是秋天？多虧小阿哥和宮女了還沒開口，他倆若開口就該唱：「六月天荷花放清香滿院」，和「朔風寒雪花飄銀裝乾坤」了吧！

（2）公主唱詞不但和四郎詞春秋不合，並且不合北地風光，漠北天氣是荒沙翰海草木荒凉的地方，前人詩詞文章，數見不鮮，像公主所言，乃是中原景色，而非漠北風光。蠳翁戲詞演究（八月七日新北京遊藝版）說七郎被射芭蕉有誤，說北方無芭蕉，自是有理，可是這一段也不合實際情形呀！就連「金井」「梧桐」也非漠北所有呀！

（3）佘太君運糧。遼强宋弱，軍事失利，自是實情，這歸罪於宋室的無良將則可，若說連個運糧官也遴選不着，必要請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押糧到北番，未免是笑話吧！

（4）秦樓楚館還能勝似皇宮內院嗎？這是公主說的，若教我答嗎，一定說：「秦樓楚館自然勝不過皇宮內院，可惜番邦住的牛皮帳，臥的馬革，那裡像大宋天朝，官家有高樓大廈，皇家有宮庭殿閣呀」！公主說出這話是向誰吹牛哩！

（5）懷抱琵琶另想別彈。彈琵琶的典故，在淺學如我——只知道兩三個，如王昭君如白司馬的琵琶行所吟，俱是女子遭遇不辰，命運嶮坷，不見抱琵琶別彈是改嫁的意思，何况男子三妻四妾並不希奇，也用不着說別彈呀？

（6）「我本是那楊……」，在駙馬爺唱到這句的時候，公主急止之，又到外邊瞧瞧有人竊聽沒有，回頭才唱「我本是楊……」。這眞多此一舉，楊四郎先說父，又說母，又說大哥二哥三哥是誰，再說五弟六弟……是誰，公主怎會還不知道他是四郎呢？窗外有人偷聽也早明白了，用不着多此一舉了。眞不知是公主呆憨呢？抑是編劇人憨呆呢？

（7）木易是楊嗎？楊延輝被擒就該死節，方不愧楊門的英名，他却貪生怕死。爲駙馬之尊，居然改名易姓，已够洩洋氣得了，却又把木易改作木易，把自己的姓也弄錯了！

（8）四夫人八姊九妹何來？編劇人爲教四郎得見母親，硬派佘太君押運糧草，六郎延昭掛印爲帥，宗保巡營瞭哨，竟成了楊家軍隊，重要將官都由一家子包辦了，眞聞所未聞的奇觀，這還不算，連姐姐妹妹也都帶着，寡嫂四夫人也隨軍出征，却所爲何來？六郎之來，當然不知道四郎探母，也使他夫妻見一面，則寡嫂且隨軍中，六夫人更是來的，大嫂二嫂三嫂……也是來的，不能厚此薄彼呀！這那是打仗，簡直開家族會，古今歷史眞少有呀！

（9）九龍谷和雁門關。據徐嘉雲考證，九龍谷和雁門關相距足兩千餘里，而且雁門關在西南，四郎探母決不能經過雁門關。編劇者對當時地理毫無研究，就如同由滿洲國到北京來決不會走庫倫似的。

總而言之，這齣戲生且等角色，整齊均勻，可以說是够討人喜歡的，祗是謬誤之點太多，質之高明，以爲如何呢？

小情報

×…滿映新片「流浪歌女」，是北京小姐李明和哈爾濱代表小姐陶滋心。領銜主演，劇情描述一對流浪姊妹，靠着賣唱過生活，尋找她的生母，曾經受到金錢勢力的壓迫，吃盡了多少艱難困苦，結果，一對可憐的流浪女，找到她的生母，得到了幸福，李明在本片中，扮演一盲女「雪玲」，演技頗佳，陶滋心扮演「雪琳」歌唱的大鼓，亦頗悅耳，此外李顯廷，周凋，戴劍秋，王宇培，馬旭儀等表演均有相當成績其中袁敏（徐聰太太）係初次上鏡頭，因其有舞台經驗，故其成績亦有可觀。

該片自七月下旬，開拍以來。在積極拍攝之下，已於日前全部告站，即將公映各地云。

×…滿映周曉波首次編導的「風潮」，爲一社會片，劇情曲折纏綿，出演者均係滿映一流演員，該片現已完成不日當可公映。其第二回編導已決定爲「都市的洪流」，女主角由鄭曉君（見圖）及「新生」中之孟虹擔任，男主角由王宇培，杜撰擔當。一切俱籌備就緒，大約十月初旬即可開始拍攝云。

今年已經三十五歲了，看來很年輕，她生在法國而長在美國，她學過藝術，並且能繪很好的圖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星，「好萊塢的女王」，這是好萊塢影人所公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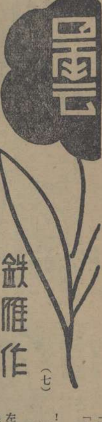
海萍

她也是三十幾歲的婦人了，「小婦人」是她的成功偉作，凱薩琳海萍是富於情感的，她沒有禮貌，有人說她是瘋子，其實海萍並不是這樣，她是具有表演天才的女明星，她喜歡運動每天的生活都在網球，高爾夫球，以及滑冰，游泳上，有人說海萍的生活過於放任，更過於浪漫，其實她正是在這些浪費時間內學得的藝術，練就的表演天才，她並富於一條好嗓子，現在已經與導演變得華同居了。

狄安杜萍

近年來大顯身手的狄安娜杜萍，已不是幾年前之童星了，她生於一九一九年，今年已經是二十一歲的少女了，一切的表情都步入了春情期中，像「初戀」，「三朶花」「花月佳期」，這都是她近來的偉作，雖然極力表現童星的姿態，但是已不是童星時代的活潑了，近年來在好萊塢佔有一部份的努力，是最有希望的一顆女明星。

（紀澤）



鐵雁作（七）

「喂！你是誰？你敢打我，你也不打聽打聽……」

說着，他提開那人的袖子，只一見面，他的氣更大了，刷的打了那人一個耳光。

「你這小子，不學好！你上這兒來幹什麼！……連老子也打起來，罵起來……」

「爸爸，爸爸，是寶玲告訴我，有個流氓欺侮他，我纔……」那人哀告起來。

欣齋向寶玲看了一眼，見她正在笑着，寶玲見欣齋看她，就趁勢站起，夾着她身旁的皮夾走過來，微笑着說：

乾爹！咱們是一家人了！今天下午我就和乾弟弟訂了婚，你瞧，還有婚書哪，」說着，她打開皮夾，拿出一張滿是墨跡的紙，亮了亮，又收進去。「他還蓋有指紋呢！……」

「他纔十六歲，沒到法定年齡，我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欣齋搖着頭，瞪着詫異的眼睛。

「沒關係，我等着，等他到了年歲再結婚，好，你們爺兒倆談會兒吧！我走了！」

八

秋天，一切都可愛了，半枯的草，將焦的葉，幾朵白雲，兩三灰鶴，都可愛！更不用說，蕊放菊花，香飄丹桂了。就連風，也薰颯得惹人喜歡，太陽，也軟得使人愛。

老詩人白戴杜，獨坐在西山脚下的茶舘中，耳聞驢聲，目送駝鈴，詩意盎然，此刻本應該來一篇：『斯時也，日朗氣清，西風和錫，……』的詩序，和洋洋數萬言的古體詩，誰知他並不如此，時時現出焦灼，彷彿因爲招摇不來靈感，有些着急似的。

『嗚嗚……』一陣塵土，開來汽車戴杜直着那雙短視眼，只見下來對對的紅男綠女，手中提着大包小件，嘻嘻哈哈的，有的直接上了山，有的就到這個茶舘裏坐下。

『嗚嗚……』汽車又走了，戴杜不禁廢然的歎了口氣。

不一時，第二輛車又來了，戴杜因爲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跑到車旁，結果仍掃興而返，他不禁輕歎着：『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他旁邊正有一對情侶，暢談着『野晏』的樂趣，在『野晏』喝醉了酒以後，外國人如何如何，戴杜聽了個滿耳，突的拍了下桌子，笑微微的，囔着：『……爲白髮者一吐氣也！……』

漸漸的，遊人們都上了山，茶舘頓時清靜起來，只餘下了戴杜，怔怔的看着喝淡了的茶，和自已提來的幾包東西。

忽然，他眼前一亮，一位裝扮淡雅，——穿着身藍布大褂，白氈底鞋，頭上繫了個白處女帶，臉上薄施香粉，淡淡的搽着杏黃胭脂，——的女人，在向自己微笑，他連忙站了起來，拱着手說：

「寶玲小姐，久違了！久違了！」他笑得把臉上皺紋，都擠到了一處。

寶玲也學着他，拱了拱手說：

「並不久，並不久」，然後，坐到他的對面；「我覷你買的東西，買了沒有？」

「預備已齊全矣，」他指了指桌上的東西，「你爲何不乘汽車？」

「坐洋車舒服些……好，我們上山吧！」寶玲站起來，

「你不再事休息？」

寶玲搖了搖頭，戴杜連忙拿起手杖，用左手提着大瓶小罐，麵包蒲包，累累贅贅，跟在寶玲身後。

他一想到今日，居然也能携俊侶以遊山，大可以一驕那些年青的遊人們，更盼着能遇到幾個知交，使他們羡慕着自己的艷福假設再在報上一代自己宣傳，其樂有甚於融融洩洩者！

他越想越高興，就把山道，覷成了坦途。

誰知，山下道還較寬，愈上愈狹，愈上石頭愈多，就愈顯着崎嶇，而且，寶玲又專擇不常經行的羊腸小道走，沒多遠，戴杜漸現出，「步履維艱」起來。

「白詩人！咱們聯句好不好？我起「扶筇遊山一樂哉！」你續下去吧！」寶玲笑着說。

「我，……我，」戴杜喘着氣，「顧不及聯句了！」

寶玲笑了笑，又向上走起來，最初，她還在戴杜身旁，不一時，已距離很遠了，她就坐在石上休息，及至戴杜到來，她又走一段，再休息，很好笑的看着戴杜趦趄的樣子

這樣，戴杜竟也掙扎着，爬上一個山頭寶玲又要向上走，戴杜却頹然的倒下，啞着聲音叫道：

「寶……寶小姐！吾……休矣！」

「咱們上鬼見愁登高哇！要像這樣，今天就到不了了！」寶玲笑着說。

「鬼見愁？我未嘗作此想！此處平坦，大宜野宴！」戴杜拚却新馬褂，睡到草上。

寶玲見他實在走不動了，也就坐在他身旁，打開了他帶的水菓，慢慢的吃着。

戴杜閉上眼，大有睡去之勢。半晌，他甦醒過來，一見有美在側，就蹶然坐起：

「來，來，我們其野宴哉！」

他起勁的打開藤包，拿出玻璃杯，刀，叉，筷子，而且加以說明。

「筷子是我特備的！你未嘗說過！」

打開酒瓶，取出菜和麵包。

端起酒杯，看着寶玲，他心中先暖融融起來。

幾杯酒過：寶玲已然面泛桃花她先嫣然一笑道：

「戴杜！你以後別再文縐縐的了！怪肉麻的！」

「戴杜」聽她呼自己爲『戴杜』，簡直有些不知此身在何處 ，靈魂兒飛上九霄了。

「是，是，以後決不再文縐縐！」

寶玲又吃了一口酒，夾了筷菜！

「戴杜！你天天上我家去，是什麼意思呢」？

戴杜一聽，却怔了起來，自已去的意思，是所謂『怡性陶情』，可是這怎麼能說出口，就假作羞赧，低頭吃着酒。

「是不是打算和我交個比較要好的朋友呢？」寶玲烘紅了雙頰，更進一步的問。

戴杜連忙點着頭。

「你打算和我交朋友，可不知是不是眞心呢」？

「要不是眞心，我是王八蛋！」戴杜痛快的說出了這句誓。

「是的，我早就知道老年人比年青的可靠，老年人纔肯以眞心見人，老年人都知道怎麼體貼人，年青的不行，年青的心性，都是浮燥的，今日這樣，明日那樣，我對年青的，簡直的灰心透了……就想到年紀大一點的，一定好，可是，我的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就只有你一個，不知你……對我，…

……」寶玲低下了頭，羞澀得像一個不懂風情的少女，初懂了風情。

戢杜雖然打着名士的旗號，提倡些什麼『醇酒婦人』作着綺麗詩詞，其實，他在年幼的時候，因爲家中貧苦，那能尋花問柳，以後，十載寒窗滿，幸得中舉，又比了十幾年，纔博得兩榜出身，幾年京官，當然不會得意鼎革以還，，幸有幾個老同年，加以提攜，境遇纔漸好，這時已然子息滿腮了，雖然曾吃吃朋友的鑲邊酒，花叢也常入入，只是還他意欲染指，怎奈人家騰挪有術何！所以，他眞是地地道道的不二色的君子，也只好，作一點艷體詩，幻想着才子佳人的美事聊以自慰，誰知，今日竟得美人垂顧，可謂巨眼識英雄，他焉能不粉身以報！

「啊，啊，我，我，恨不得把心掏出來給你看看！」他想起了紅樓夢，「……你眞是我的知己，士爲知已者死！女……」他一想下面的一句，不好出口，就嚥回去了。

「好 你既然是這樣誠心，你可有什麼辦法呢？」寶玲揑細了嗓子說。

「當築金屋以……」

拍的一聲，寶珍摔碎了杯子：

「我眞沒看出來，你是這樣混帳的人，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她氣得混身都戰挪了。

戢杜一見她生了氣，纔想起自已的話說錯了，就急忙拿出看家本領——長跪以謝了

「安小姐！怨我該死！不會說話，您只當沒有聽見……何必跟我這個胡塗人生氣再氣壞了您，我更不成人了！」

半晌，寶玲的顏色纔逐漸緩和：

「我也知道你的困難，本來，你的夫人還健在，……眞是除了你剛纔說的那條道……」

戢杜聽至此，以爲寶玲答應了呢，就一躍而起，那知寶玲又接下去：

「可是，我也要保持我的身份，我不能這樣下賤……你能不能再想更好的辦法呢？」寶玲斂目低眉的說。

戢杜心中，亂似秋草，發了半天怔，也沒想出所以然來。

『唉！我只有怨我的命薄……好吧！大家都丟開手，你以後不要再找我去了！』寶玲淒然的說着，聲音顫抖，似乎要哭。

戢杜低着頭來回的 着，仍沒有辦法，忽然，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寶玲，對待的，想起了家中雞皮鶴髮的太太，假設寶玲能取而代之，其不大佳；跟着，又想起現時青年人常鬧的把戲，於是得了主意，通的一蹬脚道：「對！」他自已先笑了起來。

「離婚！離婚！寶，寶玲！我先跟家裡的離婚，然後……你看這主意好吧？」

寶玲不置可否的微笑了一下，戢杜自作聰明的認爲懂了她的微笑。跟着高興起來。

於是，他們又痛快的飲起酒來。

太陽只要稍偏，山風便增起威力來，呼呼的，吹得幾乎要使人立不住脚，寶玲現出『衣單不勝寒』的神氣，打了個冷戰，又瞧了瞧錶道：

「哎呀！洋車許在山底下等急了吧!?對不住，我先下山了！」

戢杜點點頭，笑哈哈的看着那窈窕的後影。

九

時間，是毫不容情的傢伙，牠一秒一分的滑過去，却不管滑過去後的影響，北京城什麼也沒改變，不論是宮殿，是房屋，是花或是樹，雖然樹裏而加了年輪。

所改變的呢，只有人了。

韓蕙君，已然有了兩個小孩，她和薛佑臣，夫拉婦唱的，過着陶然的生活，若蘅，也嫁了蔡復生，平日，上體育場打打網球，也頗有意思，並且，她也懷了姙。

這日，她們都得到了寶玲的邀請，就相約着一起來看她。

到了門首，她們看着那剝落的大門，不禁生起些感觸，一到寶玲的屋裡，猛覺得空落落的，再一看，地下堆着幾捲行李，這時，寶玲已知道她們來了，就由她父親屋裡走來。

「誰要上那兒去？」蕙君和若蘅一齊問

「我要回家了？」寶玲淡然的一笑說。

蕙君和若蘅一看，寶玲已不是以前的寶玲了，臉上起了顯明的 皺紋，面皮也 黃黃的，顯着是很憔悴了。

「你回家？老家嗎？家裡還有什麼人」

「誰沒有老家？家裡雖然只剩下些叔伯們，可是我們還有自己的田產呢！」

「你還來不來呢？」蕙君又問。

「許不來了！我早離開這裡一天，覺得早舒服一天！」

「唉！眞快呀！回想起以前來，眞不堪回首了！」蕙君感歎着。

「是呀！以前玲姊多少朋友，這裏多熱鬧！」若蘅接着說。

「朋友？你是說那些惡魔嗎？」寶玲冷笑着說，「惡魔到我手裏，我總有法支配的！」

「玲姊！你也太怎麼了點，那個時候，你要早尋了歸宿，這會兒，我們還可以在一塊兒，也說不定。」若蘅看着她自己的肚子說。

「其實，現在也還可以，我給你介紹個朋友怎樣？」蕙君眼中射出熱情的光。

「你們要我陪伴撒旦？笑話了！我回家去，」寶玲眼注視着遠方，好像遠方正有快樂等着她，「家裡有一個園子，可以種花，田租又夠吃了，謝謝天！我還可以幸福幾年！」

她們都沒話了，屋中寂靜得像個古井。門外忽有個瞎叫化子，自彈自唱起來：

「三十三天天降天，寒來呀暑往啊，又是一年，日月穿梭催人……」

「王媽！給他點錢讓他走吧」！寶玲氣起來。

瞎子剛走，遠處又有一個叫化子唱起二簧。

「眞快呀，又使我想起你末次唱戲的事來！」若蘅歎口氣說。

「提牠幹嗎！」寶玲向上推了推她的亂髮。

「唱完了戲，你說起公園的事，我還誇獎你會玩，……」

「會玩？這幾年可玩得夠瞧的了，把姓莊的傻子弄得神經失常，更可憐的是，那老名士白戢杜，因爲你，整天和他太太打架，不但受着太太氣，還受着兒女的白眼，終于……」若蘅接過她姊姊的話。

「你幹嗎？打算代他們來罵我嗎？實際告訴你，還有多少你不知道的呢！」寶玲冷笑着，「你們就看見了他們，不知道我，」她眼睛又空空洞洞的注視着遠方，「那北戴河，那一夜！我永遠記住的一夜！」她用牙咬着上唇，塞起了臉。

她們又無言起來，好一會。（未完）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濃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八

但張秩如追隨風氣，竟遭失敗，因爲他一模仿西洋式的泰山，倒弄得村氣盡露，變成莊稼漢的模樣，漂亮女人誰也不肯和他挽臂同行，張秩如在交際場鬧秀隊中，連遭敗衂，精神大受打擊，竟改口詛咒女人，宣言要終生抱獨身主義，就好似伊索寓言哀的狐狸，吃不到高枝上的葡萄，就罵葡萄太酸，本不要吃，可是暗地一直饞涎長滴，而且葡萄遍地生長，餐着誘人的芳香，他過了沒有多久，又饞得忍不住了，就又宣言說把獨身主義改爲玩世主義，對那些該詛咒的女人，加以報復了，於是理面薰衣，重去徵逐歡場，無奈那些女人仍沒一個肯獻身作他主義的試驗，莫說受他玩弄，就連肯玩弄他的也苦不甚多，他撞了許多釘子，遺了許多笑柄，又復鎩羽歸來，這次可傷心透了，先是變爲頹廢一派，整天拿本頹廢詩人的集子，倒在床上讀着，讀到感傷之處，便哭上一陣，罵上一陣，由此得了神經病的綽號，更有刻薄的人，將他的相貌併合計算，借用神經麻痺的病名，將痺字諧音，總稱爲神經麻皮，但他再向頹廢的深處追求，又覺這樣只犯神經，沒有事實表現，還不成頹廢的家數，必得醇酒婦人，作慢性自殺，才足以上追往哲，無奈醇酒易得，一提到婦人，又遇到難題，若能得到婦人，起始就不致頹廢，如今因頹廢而需要婦人，直如在實胡同裏打轉，又回到碰壁的地方了，好在頹廢派的先覺，已在詩文集中替他開了先路，提示着得到婦人的便宜辦法，就是去嫖妓女，閨閣中人對男人有着選擇權利，所以不及格的男子，常遭失敗，勾欄中人却完全受着金錢支配，只要照章付價，並無拒絕主顧之理，就像無論何等大商店，坐汽車的闊人固然能購買貴品，就是乞丐，只要出錢，也照樣能買，商店中人萬不會因他長得醜陋，穿得破爛，而加以限制的，神經麻皮得了這條捷徑，就去實行，果然到了秦樓楚館，得着畢生未享之樂，雖然妓女對他這樣的人，不會特加優待，但只不虐待，他已有受寵若驚之慨，這就好比多天在露天地挨慣凍的人，一旦住到有頂蓋的房內，就覺四體如春，若是有了煖汽火爐，恐怕就要受暑，而且他也未曾想像及之，神經麻皮自從新闢了這世界，就好比狂蜂浪蝶，受香氣引誘，翩翩躚躚。將要老死花間，最初認識了個名叫大金翠的妓女，連報効了三四個月把褲子都進了當舖。才得着肌膚之親，他樂得逢人便告，說那大金翠對他如何鍾情，如何疼熱，並且曾經海誓山盟，訂有終身之約，簡直不愧現代的蘇三，言下隱然以王金龍自命，那知正在得意，現代蘇三竟隨着一個毛夥同逃，把現代王金龍抛得好苦，他哭了好幾天，作了幾十首新詩，給副刊添了不少材料，又對人說這次心靈上受了絕大創傷，恐怕永遠不能彌補了，便有同人勸他仍以彌補得爲是，他問如何彌補，那人說你既在女人身上受到創傷，自然仍要女人彌補，這就似你腳上穿的破皮鞋，頭上膺穿一孔，自然還要用皮子來補，絕不能用鐵片嵌上，紙片貼上，是一樣道理神經麻皮看看自己的皮鞋，立刻言下大悟，就又去妓館重訪可意的人，這一次不知他尋着的是否足以彌補創傷，但由經濟恐慌的情形看來，便知道他又遇着現代蘇三，使王金龍不得不用盡白金三萬兩了，只是神經麻皮的月薪不過六七十元，自從踏入花叢，不特寅支卯糧，惹得會計部職員望見他就頭痛，以致發出不再通融的警告，而且他本是典質一空，除了身上所穿衣服，連被褥也早已入庫，夜間只睡在光板上，近來更變本加厲的向同人借錢，連聽差都借遍了，但是有借無還，自然都不肯再敷衍他，他又奇想天開，向好便宜的同人商量，以月薪作抵出厚利借款，例如現在是四月，由同人借以六十元，到五月就代領七十元的全薪，六月份的月薪，就只能抵押五十元，七月份更減爲五十元，這樣連十二月份的，也抵押出去，至於來年薪水，同人却因日期太遠，雖只抵押到五分之一，也不肯收受了，所以這位神經麻皮在舘中是一個怪物，是一椿笑柄，九芝和他隔室而居，較爲親密，雖然很反對他的行爲，却看着他自討苦吃的狼狽情形覺得有些可憐，每逢他開口借錢，常常不忍拒絕，因此神經麻皮和九芝感情很好，認爲是惟一的朋友，但九芝本身所入也很有限，日子一久，既覺供不應求，而且把本身的錢財救濟朋友艱困，尙在情理之中，若把錢供朋友狂嫖，誰也感到不合算，於是九芝對他也就漸漸疏遠，雖偶然求借一次兩次還是照舊敷衍，實際也只於敷衍了，今日九芝下班以後，聽神經麻皮在隔壁又發神經，知道他必是又窮到床頭金盡不能去訪他的相知，相思欲狂，就實行了詩經上的求之不得，展轉反側，和西廂記上的五千遍長吁短嘆，一萬遍搗枕捶床了，想着覺得好笑，就倒在床上，吸了支紙烟，

卻由劃火柴的聲音，惹起事端，神經麻皮聽是劃火，知道九芝回來，就過來拜訪。九芝正在倒着休息，忽見房門一啓，由外面探進一張麻臉，急忙起身讓座，叫道，秩如你的工作早完了，還沒睡麼，神經麻皮走入。搖頭說道，我今天整晚上沒有事，直在房裏膩了這半天，眞悶死了，九芝心想你既不肯看書，也無心談笑，只有守着女人才能不悶，而又沒有錢購買女人臨時厮守，那就只可悶下去吧，想着不好直說，只有微笑，張秩如才坐在椅上，說了句話，好似椅上有釘，扎了屁股似的，猛又立起，在房中來回踱了兩步向這邊墻上看看，那邊墻上瞧瞧，彷彿他的靈魂已經出殼。在滿屋亂跑，他的肉體遍地追趕靈魂，卻不能追上，忽然走到桌前，伸手取過本書，打開看看，眼睛瞪得很圓，卻並沒有看見一個字。只發怔的似有所思，忽又把書本合上，向桌上一擲轉身坐到床上。向九芝說道，你回來這麼早，怎不在外面逛逛，在這春天，但有一線之路，也不能在房裏悶着，大好的春天，春風暖得像在女人懷裏，春夜軟的像跟女人接吻，春天的月亮！啊啊，今兒正有月亮，……說着向窗外望了望，又道，這時候和一個女人在樓上倚欄望月，或是在馬路踏月閑遊，才是人生的眞樂境，更不必說明月香衾，噯喲這四個字就教我銷魂死了。九芝故意調侃他道，你既有此樂境，怎不去享受呢，神經麻皮將手一張，作個無可奈何的姿勢道，樂境本放在那裏，無奈沒錢買門票。進不去啊。九芝聽着心想糟糕，自已這一提頭兒，他定要趁坡兒借錢了，那知神經麻皮竟不如他所料，又仰天嘆道，蒼天蒼天，你莫非有意悶死英雄也，我再在房裏呆一點鐘，準得腦冲血，說着拉住九芝道，老弟，你同我出去疏散疏散，繞個圈兒就回來，九芝本不顧和他同走，但覺不好堅卻，又因月色甚佳，天氣尙早，就點頭道好，我陪你去，可不能遠走，我就要睡了。說着就穿上件駝絨長袍，隨神經麻皮到了他的房內，那房中可稱空無所有，除了屋頂電燈，地下的桌椅床榻，因是館中公物，得保安全。他私人的東西，都已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只有一隻掉了底的破網籃放在床下，一頂灰塵蒙蓋的破草帽掛在牆上，以外就只一件舊灰綢的夾袍，很熨貼的舖在床板之上。這件夾袍，在這春風斜峭的夜裏穿了出去，似乎還差着一月節氣，定要凍得難過，但是神經麻皮的棉袍，已在十天之前，因著調劑金融而和他分離了，他這夾袍本在當舖收存，當價只一元五角，而他的棉袍能當到三元，他在那天因爲急欲往訪相知，最少需籌一元作購劵入門之費，就把棉袍當了三元，花一元五角贖出夾袍穿着，除去利錢，還剩了一多元，連坐洋車的錢都有了，但只樂幾十分鐘，那知隨後天氣轉寒，又需穿棉袍，想用夾袍去贖，卻是價格懸殊，萬不可能了，這時他把夾袍穿上，挺了挺腰，向九芝道，你怎這樣乏，現在春暖花開，還穿得挺厚的，也不怕熱，我可就是怕熱，穿夾的還出汗呢。九芝笑着也不答言，及至一同出了館門，到了街上，三月裏的午夜春風，還像剪刀一樣，由身旁掠過，神經麻皮立刻聳肩縮頭，口中也微發唏噓之聲，這時明月當頭，人影在地，九芝雖然不冷，卻也有夜涼如水的感覺，心頭斗然清爽，就和他載言載笑，信步所之。本來這是無目的的散步，但神經麻皮心中卻有目的，脚下向着目的地行去，口中只東拉西扯的談着，他是三句話不離女人的，說着就又把女人抬出來了，先罵閨秀自高身價，冷酷油滑，不堪承教，又稱讚風塵中人倒常溫柔多情，不端架子，接着誇張自己的豔遇，說得天花亂墜，把九芝當作渾沌未鑿的人，儼以識途老馬自居，對他講說一切，九芝雖然未曾沉溺歡場，但是年來隨着各位名士，詩酒之餘，也不斷風流到花月之場，縱未深探玄秘，但也稍有閱歷，這時神經麻皮信口開河，只覺暗笑，及至走了一會，九芝便提議回去，神經麻皮要求再走一程，九芝只得奉陪，那知走來走去，忽見街頭燈火輝煌，馬龍車水，顯出一派繁華景象，九芝注目一瞧，認識是南市中平康曲巷的匯集之區，不由心中詫異，怎糊裏糊塗走到這裏，就向神經麻皮道，走得太遠了，你怎領我到了這裏，大概來得太熟，好比老驢認槽一樣，順腿就走了來，快向後轉吧，神經麻皮拉住他叫道，可不是，我也沒想走到這裏，不過既來到了，你樂得跟我到個地方歇歇腿兒，順便看看我認識的人兒，來來，走走，說着就揪住他向一條巷裏硬拉，九芝這才恍然大悟，自已上了他的當，他以散步爲名，騙自已到這裏來，便拉着同入妓館，若是早說，我當然壓根兒就不肯來，但他何必這樣勞心費力，騙我同來，難道只爲教我看他的貴相知，當然不是，他是要我作財東，替瞧入場劵啊。想着就搖頭道，不成，謝謝，我得快回去睡覺，你請自便，神經麻皮拚命拉着，苦苦哀告，九芝既明白他的心理，覺得可笑可憐，又恐這樣拉拉扯扯，被人看着不成體統，就直說出來道，你不必拉我，若是用錢給你兩塊，你自己進去，放我走，神經麻皮被他說破隱衷，羞得滿面通紅，更不好意思起來，口裏雖像含着塊熱豆腐，咕咕嚕嚕說不出什麼，但拉得更加着勁兒，九芝沒法，只得答應道，好，我去坐一會兒，你放手，放手，神經麻皮仍不肯放，直拉入巷內，到了一家懸燈掛牌的妓館門外，方才放手。讓九芝先走進去，九芝無可奈何，只得先舉步入院，眼角一掃，看見門旁掛的牌子，寫着眉月樓三字。到了院內，神經麻皮才轉到前面，引領他進了樓門，門內坐着三四個毛夥，早已隔了玻璃窗看見了他，但沒一個人過來開門，到他自走進去。

（未完）



十一

「那是我們的責任！呵！那是應盡的責任，不用分心。以後關於敝校籌款的事情，還得求你老關照，以後呵！請您幫忙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于校長在周倜的後面搖搖擺擺的口口聲聲的呼周倜爲董事長。陪着繞了全校參觀一週。等到把外賓們送走，他才挺起腰來，擺上了校長架子。於是一羣襤衫的教員又圍上了于校長。

「諸位！今天很受辛苦。以後呢！還得諸位幫忙。今天沒有預備什麼，請諸位別屈，大家聚會聚會。啊！請！請！」

于校長很大方的樣子，在辦公處裡一桌酒席前伸着手，向着一些教員們讓座。於是，教員們很高興的都脫掉外衣大衫，挽了袖口。是準備狠嚼的神氣，同時還露出「先吃他一頓再說。」的心情，大家落座了。筷子，匙子，碟子，盤子裏的菜，酒，還有什麼………桌子上的東西都動了。圍繞桌子坐着的人們的臉由黃白而漸漸的紅潤了。尤其是趙明，他坐在大肘子的面前，嘴嚼與筷子的動都成了正比。眼睛不斷的尋肉。有時手要攏一攏頭髮，似乎多攏一次頭髮便會少吃多少肉，居然他沒有攏頭髮。

「諸位！都是教育界中的鉅子，關係呢！不是同學，便是朋友。好在都是咱們自己，所以自己人說自己話。」于校長手中擎着酒杯。「請大家先乾一杯再談也痛快。」

於是大家伙兒都一仰脖，同時把杯子倒置着，表示已喝罄了。在注視着于校長。

「兄弟一向是以教育爲事業的。關於錢的問題，總有時忽略了。因爲我們辦的是教育，而不是爲錢。如果，我們要是爲錢，不如去做一種投機的買賣。或是找門去子做官。要不怎麼能表現辦教育的精神呢！所以我想，我們在少數的經費開支下去完成我們的夙願。如今我辦這個學校也就是要造一完成我們夙願的機會。現在咱們該談一談正題了。最要緊的便是諸位的鐘點費。」他說到這裡一頓。大家的頭也隨着一怔。他繼續的說：「我原想咱們辦教育的人本來就苦。在教書的時候再得不到相當的報酬。那簡直的苦死了。」

「是呵！還是于先生明鑑。」坐在趙明身旁的喬老先生聽見于校長這麼一說，高興極了。因爲他幼小讀古文古典爲的是中舉做官，沒有想到變了國體，如今祇有一個廩生的頭銜。一家大小八口祇有教些小孩子餬口。一向是清苦，時常恨天怨地的過悶日子。並沒有一個人同情過他。他家裡的人每天還得跟他張嘴要吃食。簡直的把他揉攪壞了。又恨時機。他常說：

「哎！這年頭兒不古。這年頭兒諸葛亮滿街要飯，您說這可怎麼好？哎……」

後來。一個朋友認識趙明，這纔把喬老先生聘到治平中學擔任國文教員。今天聽見于校長說到他的心病。如何不高興呢？

「所以我想每位每小時三塊錢最合適。」于校長繼續着說。

喬老先生屈指一算。第一個月薪不但可以換一換季，購置一套新裝而且還能給老婆買一條新褲子。又看了看晨從自己多年的藍布大褂。

「但是如今呢？却使我失望。按着我們每月收入的學雜費用跟各機關的津貼除去本校的消費所剩下的錢平均起來。連三毛錢一個鐘頭的錢都不够。所以……我們祇好暫定每小時二角五分錢……。」

諸位先生都在洗耳靜聽。希望聽見每小時五角，一元，一元五……的。于校長的一遍話沒有說完，剛剛的說到二角五分錢的時候。先生們的神色都有些變了。好像一些大發明家費了平生的力量，結果却不免於失敗的那種的失望。

喬老先生的臉上驟然顯出來無限的愁苦。他的希望隨着于校長的話飄去了。祇賸下些失望的痕迹。如果于校長根本就說每小時二角五分錢的話，也好過些，也就甘心認命了。這樣一來，把喬老先生的計劃——那些新衣服，老婆兒的新褲子。都被于校長的話給說沒有了。

于校長的話並沒有斷，然而先生們的耳朶不靈敏了。並沒有聽見，即或聽見反而覺得有些憎惡。

「………那麼將來學校闊了起來，咱們就好了！也補償補償諸位今日的辛苦。咱們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就是那句福禍共之的意思。好在咱們都是以教育爲事業的人想大家不會不幫兄弟這個忙。諸位有什麼話只管儘量的說。不防我們談個痛快。」

喬老先生本打算問問學校闊了怎樣同享，還是平均分呢，還是有花紅呢，幾次想問，但自己跟諸位先生是初次見面，又沒有幹過學校的事，不知道怎樣問法，如果問錯了，貽笑大方，反而不美，莫如不問爲佳。不問吧！心裡又有點悶的慌。於是，他運用了半天腦子，費了半天的勁才想出來一句話。喬老先生站起來了，說道：「兄弟初次跟諸位先生見面，我沒有幹過學堂的差事，教書倒是教過幾年，今天跟諸位見面非常高興，而且是高興的了不得，尤其是我們的前途于校長，慷慨！痛快！令人欣佩，欽佩……」

于校長經過喬老先生一說，臉上浮起了一片得意的顏色。忙着回答，「喬老先生客氣客氣。」

「……不過，關於剛才于校長談的話，就是關於我們將來薪俸的事，已經非常關心了。現在的事，于校長已經說過，學校裡的錢項的爲難，兄弟很知道了，現在我所要談的便是將來的問題，剛才于校長已經說過：將來學校闊了咱們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還不知道闊了以後還是大家學花紅呢？還是按成均分呢？……」

「哈哈！喬老先生的大論敝人已經領略了。至於將來，自不會負人的，再者說，敝人辦的是學校，沒有做買賣，又不是飯店，自然沒有花紅，跟劈成，當然更不是坐地分藏的強盜。怎麼能說到均分呢，笑話，笑話，反正將來大家不至於這樣窮就得了。哈！哈哈！」

大家也隨着于校長笑起來了。似乎他們不同情喬老先生的大論。在譏笑他，又像大家所以到學校來找鐘點，並不是爲的錢似的。

趙明剛存了一個炸丸子，挺燙嘴，聽見大家笑得起勁也隨着笑起來了。大概笑得厲害些，一揚頭，炸丸子往嘴裡滾來，不幸口張的太大了，一下子把炸丸子從嘴裏流出來掉在地上。他沒有工夫笑了。最後的一個炸丸子居然沒有吃到嘴。他連連的說：「可惜！可惜！」又恨喬老先生好說話，於是，失掉炸丸子的火兒牽到喬老先生的身上來了。他惡狠狠的瞪了喬老先生一眼。

喬老先生被人家笑得心慌。覺着自已的

話還是說錯了，於是，他的心裡泛起了羞澁，直撞到他的全身。他覺得自己渺小，但是他又想，諸位先生大概不需用錢的，怎麼沒有一個人來替我問問呢？

大家吃光了盤子，喝淨了酒瓶，算是終結了這次聚會，大家又分配了授課的時間，才算是散了。

「哎！沒轍！」喬老先生懷着「支撑着現在，希望着將來」的心情走回依然空虛的家裡。

× × × ×

秋的清爽逐去了夏日的酷熱與煩燥。桂花的甜香沁人心的深處，使人們沉淪在花前月下，縱情的享受。的確，秋能給從夏季逃出來的人們一個心情的轉換。

建華的環境也隨着節季而轉換了。他在剛搬到宿舍來的時候，不但感到住處彆扭，更厭惜他的同學。他沒有想到同學們的愛好是隨着他們自己發展的。

在每天早晨沒有起床的時候，總會從第三宿舍裏發出一種刺耳的二簧調。比起床鈴還使他厭煩。

「喂！喂！吃飽了撑得了！有點閙油吧幹嗎大 清早晨的人家睡 得挺香，沒事兒抽瘋。」這是他所不滿的球兒將吳稚在被窩兒裡常對他的同屋住的孫謀生發的話。

「得！得！咱們再唱兩句女起解就得。勞您駕，您不願聽，您把耳朵塞上點兒棉花不就完了嗎？您說，我每天早晨，不唱兩句兒，一天嗓子裡脊的慌。」孫謀生常是這樣跟吳稚通融。而吳稚總是不通融。

「不成！在我這兒就通不過。就是不準唱。先告 訴你，你再唱，別說 我對 你不客氣。」吳稚怒了。

「苦…………啊…………」

「媽的！你苦我不苦。你這東西非得管教管教你不可。」話還沒有說完，祇聽見「拍」的一聲響，是扔東西的聲音。

「你看你，眞不通人性，人家愛唱，你不會不聽嗎？幹嗎拿臭球兒鞋打人？還講理不講理？」

「就是不準唱，告訴你，這兒是學校，不是劇台。」吳稚漸漸的怒了。「非得管教管教你不可。看法寶吧小子！」

這次 是「拍」的聲音，而是「乓」的聲音。彷彿是皮球打在肉球上的聲音。

「喂，動嘴兒不動手兒。把人家的腦袋打得挺痛。你要再打我，別說我叫訓育來」

「媽的！訓育是你爸爸！有能力咱們自己鬥鬥，訓育，訓育……哼，竟拿訓育虎人。咱吳稚不怕。先打你一頓再說。」

於是，吳稚跟孫謀生，由動嘴繼而動手。兩個人在天沒有大亮的時候，常打到敲自習鈴。把住宿的同學早已弄醒。

吳稚雖然能管教孫謀生，而却管不了大舌頭魯學文。

孫謀生總是唱，似呼不太好。而魯學文每天在沒有敲起床鈴以前，總是先起來在院子裡運用着他的大舌頭在讀英語。這也是使吳稚所不滿的事。但是，沒有辦法。因爲讀書這件事，是名正言順。

建華每天被他們擾閙得什麼也幹不成，他常跟趙明說：「你想個辦法，把他們幾位另找個地方安置安置不是好點嗎？每天竟打架怎麼辦呢！」

「慢慢的想辦法吧！咱們這兒的房子雖然不少，可是人都住滿了，等着有閒房的時候再說吧！」趙明也沒有法子。並且多少同學會跟校長說過這擋子事。校長先說懲罰他們，可是沒有懲罰。後來同學們一再的說，校長祇好安慰大家，叫大家暫時忍一忍，不料一忍：竟忍了一個月，似乎校長不是爲大家謀幸福，而爲了宿費，並且對於吳稚的籃球的技術非常垂青，有時跟吳稚還表示好感常跟同學們說：

「咱們學校的人材眞不少。就拿吳稚的籃球打的非常好。將來必是體育界的出傑者咱們學校的名譽，恐怕跟他有關係。」

建華跟吳稚，孫謀生，魯學文他們沒有往來。祇是每天把應讀應寫的做一做。有時候找周秀儒趙明他們談一談社會人情，各地的風俗習慣，使建華很高興。他雖曾厭惜周秀儒有些官僚習氣，趙明太下三濫。後來在一起日子久了，什麼也不覺得了。跟他倆都發生了好感。尤其是老李常來找他們三個人玩，雖然老李滿嘴離不開：

「嘿！昨兒我到西單，碰見一個藝專的女學生，眞漂亮。曲線兒嘿！眞美！高跟鞋一動，眞是百媚生，愛死人，我跟了她一道兒。直看她回了學校，才回家。簡直的要我老李的命。」要不就是：「豔春陽的酸辣湯的滋味，眞美。同和軒牛脊髓湯眞不錯。」

可是建華在初聽見老李跟趙明他們談講的時候有些討厭，後來自己一想。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駁倒老李的理論。老李的話漸漸的給了他一種趣味，似乎老李的一切都可羨慕了。尤其是老李的學校的資格。據說在什麼專門法學院明年畢業，同時還在什麼大學畢業。這是使建華奇怪而又羨慕老李的地方。他想：有人做官常有一個人兼好幾個事的。這也許是才能問題。而一個學生每天要把整個兒的工夫分配給受課自習。怎麼能夠身兼兩校去讀書呢？並且老李每天找女人吃小舘。簡直的使建華莫明其中的奧妙。實不知道老李怎樣分配的時間，弄得如此圓滑，祇有佩服老李的神通，似乎他懷疑老李有分身法。

「老李！你眞成。佩服！佩服！」



九

太太似乎在詢問薇薇的意思，又似乎在故意裝做出來她是如何關心着那個先房的兒子，把眉毛皺了皺，臉也索興變成非常的陰鬱。薇薇覺得有點生氣，她明白這付臉，正像她明白每次把錢寄出去就有一次吵罵似的，但是最使她生氣的，還是這女人百般地阻攔着把錢寄出去。她知道這家還很富裕，並不像這女人所說的那樣困難，僅祇老爺一個月裏在外邊的揮霍就儘够丈夫半年的束修，然而別人却寧願把錢浪費在不三不四的女人身上，而使她們因爲這上便不得不忍受着許多的折磨，同時因爲這上，也就使她對丈夫的來信有着被別人難以理解的情緒，她企盼着丈夫的信，但是她還怕丈夫的信上會提到要錢的事從中再給她帶來一份的災難。

然而，這樣的困難是不會被誰原諒的，太太還一直向她追着。

「眞沒有辦法，你有法？」

「太太沒有辦法，我怎會有辦法？還是太太替他想辦法吧，因爲太太無論如何也比我們年靑的人有本事的，而且那一次他要錢不是太太想法子寄去的呢！」

「這可眞是，每次要不是我催着，他父親怕早就放在 子後面了。他父親的脾氣，你還有什麼不知道，從來就不肯把正事放在心上，就是不忘記，也是從來不會那麼通通快快地把事情辦過去，一提起舒嶷的要錢，他更不能爽爽快快的辦，一忘就是一兩個禮拜，才會把錢寄走，這都是老脾氣了。」

「那這一次，還是太太同老爺催一催，恐怕這錢就早些日子寄走了。」

「不中用呵，他這次好像不知從那又犯了脾氣，一口咬定說不管，其實也眞沒有錢這家也不是紙包紙裏的東西你還不知道？」

「我有甚麼不知道的。」

不錯，薇薇不僅明白這些，她還明白老爺爲甚麼不敢把錢寄出去，也是同樣的怕她冷言熱語。說話的人似乎很高興，自已却認爲毫不費力地便已經矇混了我這年靑女人，於是更進一步地把想說的話告訴出來。

「如果你有錢的話，可以暫時給舒嶷寄去，將來家有錢再還你，也是一樣，不然舒嶷也是着急！」

一切都明白了，粱叨的訴苦和淺薄的同情，却完全爲着這件事，薇薇有甚麼話可說呢，顯然這老女人許久前就已經安排了這份心，一直到現在才肯老着臉皮說出來；而且往常對她無理由的咒罵也一定大半是爲着丈夫花錢的事，這時如果肯自動地把錢拿出來，這咒罵也許該會沒有了吧，然而這樣長期的推下去，她將怎樣負擔起這樣花費呢！她完全爲這件事躊躇了，她幾乎就不知道怎樣回覆這問話的人，只迷惘的向太太看一眼，太太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向她不動地注視一回，似乎正在等着她底答覆。

太太這樣期待着，最後終于忍不住又問了一句。

「其實兒子念書，要媳婦花錢，天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不過這並不是一律而論的，你雖暫時把錢給她寄去，將來家裡也一定要還的，不也是和家裡寄去的一樣？按理不說我做後娘的來說，可是還是那句該話，怕舒嶷盼錢着急呵！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一個人在外邊是那麼容易的呢！」

「我也知道太太的意思，我何嘗不知道他着急，但是我也沒有錢呵！」

太太彷彿完全爲她這話不高興了，沒有再說下去，又用力地把眉毛皺着，最後便洋洋地走了出來。

「走就走吧！」

薇薇心上又是一陣忙亂，她想這樣拒絕了這老女人，這老女人也許因爲絕望了而把錢寄出去，但是時光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到來信第四天夜裡了，却仍舊沒有寄錢的消息。她不便催促，自然也不便去問，只讓這一種悔恨的情緒漸次在她心上滋長起來。她恨自已太沒有計算了，爲着一時間情感上的忿激而竟忽略了一個人在外邊的困難。她想這些日子那外邊的人該不會太焦急吧！但是誰又敢相信呢，他是生長在富裕環境裡面的人，也許正爲着這事犯着愁，而且他還是那麼單薄，誰又能保得不因爲盼錢的焦念而病倒了呢！這都是自已太爲齷了，她想那人也許要恨自已吧，在一個人處境困難的時候，那是會憎惡到一切的人。這在她似乎還不太重要，但是最使她擔心的還是憂慮那人的身體。她寧肯受着他的懷恨，然而却不希他病這思想，幾乎每天都在她心上縈繞着，她甚至還清晰地刻劃出來那病中丈夫的形容，一付蒼白的臉，一頭茅亂的短髮，…天，一想到這，她便不禁哀哀的哭泣起來。

「哭有甚麼用？」

有時她也這樣地勸着自己，她知道這不是一哭便會了事的，這眼淚也絕不會洒軟了每個殘酷的人，她開始暗地裡向人們探聽着寄錢的事，總希望會有人給她一個正確的答覆，結果一點也會有用，阿蘋那天很少到她底房裡來，王嫂每天在前院各房裏湊着趣。也同樣的難得有和她說話的機會，淑芳自然是成天的在她底房裡轉着，但是這近似粗野的姑娘，對這事也幾乎從來沒有提到過。

有時薇薇提到這件事，那姑娘也祇是搖着頭。

「誰知道，這些日子誰也不提不念，就是不寄去，也應當去一封信哪！」

「也許老爺太忙了。」

薇薇想從這姑娘的口裏，再得一點更爲她所迫切的消息，但是淑芳似乎有意迴避這件事似的，立時又把話轉到別的事情上去。

「別說那個了，怪膩人的。嫂子你說下季我應當考那一個學校呢！」

有一天早晨，淑芳却老早跑了來，把寄錢的事毫沒有掩飾地告訴了她。淑芳的臉也居然顯示着非常的焦急，氣忿地說；

「眞少見有這樣的老人，父親說一定不能給哥哥寄錢。今天早晨還是那一套，說有本事花，就該有本事想法去找。這樣的事，今後別再麻煩他，而且還說這家裏也不祇是他一個人，老是這樣花起來，弟弟妹妹們的學費却被他一個人花完了，別人還念書不念？他簡直一點也不給老人家想。」

「也許老爺不高興他再念了吧！」

「那可不知道。」

薇薇知道完全絕望了。她不敢向老爺去懇求，也不敢向太太去哀求，那只會無形地加重了偏袒丈夫的罰名，而且無疑地也正給與別人一種吵罵的口實。現在唯一方法，就是自已把錢拿出來，但是這大一筆的欵子她將怎樣設法？自已沒有積蓄，娘家又遠遠地住在另外一個省分，而且在這城裡也沒有一個比較可靠的親戚，而且卽使有可靠的熟人，使義地把錢照數地拿出來，可是她將用甚麼去償還呢，等待丈夫畢業後有辦法時再還？那似乎太渺茫了。既是償還沒有時期，她的確也不好意思向別人開口了。

除了這條路以外，他是沒有一點辦法的。這中間，她還奉託紋小姐和姑太太向老

希幾番的關說，老希沒有理會這被奉託人的面子，仍舊被他拒了。

「正當的學費我供給，別的我不能管。」

姑太太聽見這話，幾乎和哥哥吵了起來，賭氣連飯也沒有吃，便不高興地走了。

薇薇沒有辦法，當天夜裡把自已兩件貴重的手飾找了出來。手飾是自已母親留給她的，她非常喜歡這手飾，但是她也同樣地不喜歡丈夫因為這事而愁悶，故寧肯把心愛的東西找出來，交給門房的老頭子。

「若是送到當舖裏去，至少也會當二百吧！」

「怎麼要當當？」

老頭子驚愕地看看這年青的少奶奶。他在這好幾十年的光景了，却是第一次看見把東西質放在當舖裡，太老希時代自然是沒有這樣的事，到老希成家立業了，雖說家道已經不如從前，但是這樣的事幾乎就沒有聽見過。現在他忽然發現少奶奶這異常的行動，便不覺想到這家裏漸漸就式微的情形來，也同樣感到一種莫名的悲涼。他望着這少奶奶似乎還想說一句甚麼，但是却一句也沒有說出來。

薇薇頹唐地向椅背上碰一下，又看看那已經放在門房手裡的手飾。

「快去吧！」

「怎麼少奶奶沒有錢用？可以向老希要呵！」

「我不用錢，少希來信要錢，家裡沒有錢，才想把它當了。」

「怎樣少希念書，還用少奶奶拿錢？難道老希連一頭二百也拿不出來了，這一被別人傳出去，咱家這臉面還往那裡放？」

「走吧，別說廢話了。」

「明天一早就去，立時給少希匯去。」

「快點吧，信已經來了許多天。」

門房沒有再叨嘮這件事，在第二天清早便把錢寄了出去。

薇薇輕鬆地吐口氣，一顆忙亂的心開始沉寂下去，她還一面在估量着這欵子寄到的日期，和那人接到這錢以後的光景，是不是因為知道是她寄的而發生一種甚麼感想呢！不錯，她想那人更該對她有過分的愛戀吧！但是她還在耽心那人有了錢，便像老希所說的那麼放蕩不肯回來。暑假轉眼就到了，如是不回來，再見面時也許要在年底了。這冗長苦悶的日子她將怎樣打發呢，不，他一定不是那樣的人，他是那樣愛她的，而且就是這次寄錢的事，他也該感激她呵！

想着，薇薇不禁開始笑了，其實夫婦間還用得着感激？她想那人知道了，也一定要笑吧，可是那有甚麼關係呢，儘管他笑好了，祇若他肯回來，他就一切也不計較了。而且誰還不許說錯話呵！她也一定會原諒的！

她整天都在自已這幻想出來的溫馨的夢裡，沒有到前院來，這使太太非常的生氣。她生氣她沒聽自己的話，馴服地把錢寄出去，她還生氣這刁難先房兒子的計劃完全被她破壞了，於是便也整天的哭喪着臉：

「寄吧，不供壞我算沒說，心可高，還想跟出去作太太官娘子吧！」

太太的氣始終也沒有消，這幾天來總是哭喪着臉，把嘴鼓得高高的，好像被誰塞進了一團棉花。她儘量尋找出來一點點不足道的事，把薇薇給先房兒子寄錢的事牽涉在裡面，做為她指桑罵槐的資材。她是富有這種本事的，就是一件極不相類的事，也狠巧妙地會使她從容把寄錢的問題引到上面去。淑芳也對這事感到不高興，這年青姑娘無疑地已經認為薇薇是太過分了一點。家裡不寄錢，而薇薇却不加思索地把錢匯了去，這是他們家裡太失臉的事，顯然寄錢的人是怎樣沒有把這一家人放在眼裡。但是如果沒有把錢匯去的話，在她却又認為在故意和家裡過不去了。

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寄會得到不能避免的疼苦，同時不寄也會得到別人譏怨的。太太最後還居然竟向老希咕嚕起來，她說：

「既是她們自已有錢，那祇好讓她們自已拿錢念書好了，凡正家也不寬裕每年有這些錢，也儘做一點別的用，家裡充裕充裕！」

提起省錢的事，老希從來都是第二個贊成的，但是為着一種道理上的拘束，也同樣和淑芳似的，認為是最失臉的事。

「那怎會行呢？」

「有甚麼不行的，凡正既是打墻動土了，一次也是寄，兩次也是寄。咱們怎就放着寬裕的不走，還要往牛角裡攢呢！」

「那可不像話了，咱們這樣的人能做出這樣的事？當時我也是賭氣的意思，也並沒有認眞要她們去寄，就是寄去，我也想法要還她們呵！這樣一做，要被外邊人知道，你想這多麼丟人呀！」

老希彷彿還沒有忘記一個做父親的責任，而且也還沒有忘記這怎樣不該是這世代詩禮的家庭做出來的事。他想這樣的事那也只應當是一般下層人做的，他是有身分有好門閥的人怎好走這條路呢，在一個有好門閥的人雖然已經窮困到不能支持的地步，還寧肯忍受許多不能忍受的痛苦，讓自已的子弟把這詩禮的家風繼下去，何況他現在還沒有到這種地步呢！

然而太太却永遠認為這是一種不必需的浪費，明擺的，老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還是那麼一個用功肯往書裡攢的人，現在不也是一籌莫展守在家裡？如是不仰賴上一代人給他遺留下這點可觀的財產，這時就不難想像該到怎樣地步了。

（未完）

「走吧！別說廢話了。」

編後話

△……由於歐戰之急遽開展而呈現之新情勢，已趨於最緊張而複雜之尖端，西班牙內長之報聘柏林以及義之虎視埃及等等，均爲此種新情勢顯明之現象，而美國亦由於英國之誘致，前者有美加共同强化大西洋之防備，繼之又有英美澳三國之會談，決定使用星島軍港，澳洲七海軍根據地等，事實已證明美國之必須捲入漩渦，讀「歐洲之新情勢與美國之軍擴狂」一文後，更可證明此說之不誣。

△……繼近衛公再度組閣而發軔之日新體制運動，其勢之所播，已爲全世界所矚目，行見由於此運動之發軔，其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甚至建設世界新秩序將更見具體之表現「箭已離絃之新體制將如何邁進」就是給我們一種更明確的解釋。

△……此次歐戰之暴發以及目前戰爭所得之結果，已在在告訴我們以前英法兩國軍政界之腐敗，「大戰前夜的英法軍政界」是此問題更具體化之暴露文章，一讀此文，當不難推知老大之英帝國步法後塵之必然性也。

△……「鈎心鬥角之德英間諜戰」是目前歐戰緊張聲中比較有趣之文字，根據近代之戰爭，其宣傳戰與機械戰固爲重要，而活躍於敵國之間諜，亦爲不可忽略之戰術之一種，故此文諒爲讀者所樂閱。

△……泰義國本名暹羅，爲亞洲三大獨立國之一，因地處邊僻，故爲世人所忽略，但所受英法兩國之覬覦與剝削，已實非一日，「列國對於泰義國之唶耀」，是極佳之解釋文章。

△……由於那其斯大旋風之吹播，猶太民族之沒落，自爲當然之事實，「猶太黃金王國之末路」就是給予我們此種事實之眞象。

△……羅馬尼亞之樹立親德政府，是德意志此次戰事中所收獲之一，而羅馬尼亞能急轉直下毅然放棄舊有之親英法政策而樹立新政府，可謂智者之舉，觀乎重慶僞政府之執迷不悟，不禁令人感慨系之，讀「羅馬尼亞樹立親德政府」一文後，更增人無限感慨也。

△……本刊量上之增進，已如上期所說而實現，此亦可告慰於讀者者，同時對於質上之改進，亦將依據原來計劃逐步邁進，幸乞注意。

△……名畫家周懷民先生，其作品之珍貴，諒讀者早所洞悉，本期之封面畫係由編者所煩，爲本刊所特作，附此誌謝。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第二十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印刷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illegible]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售處 大亞印書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新民報社支社分社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三角
半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全年廿四冊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七十元
目錄	前後	五十元
封底	內面	六十元
封底	外面	一百元
普通		四十元

△注意，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好友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好朋友
似影兒
不離身
若素是你典型好友
牠扶持你：身體健康
牠幫助你：事業成功
牠保護你：永無災病
若素中瓶：一元六角
若素